

★
鳥
與
文
學

賈祖璋著

廈門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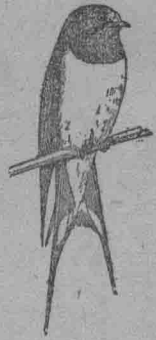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圖書館

黃長
文印

贈
月

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





燕

一名稱與種類

自從春風吹醒了芳草以後，依依裊裊的楊柳垂枝的點點銀色芽苞中，抽放着淺黃嫩綠的新葉；矗立的桃李枯樞間，也含着嬌紅潔白的花蕊。當晶瑩和暖的陽光照耀萬物的時候，在這紅桃綠柳的中間，我們更容易發見一種呢喃軟語，輕颺梭穿的鳥類，那就是燕子。牠是我們最熟知的一種鳥類。你看「燕燕於飛，差池其羽；」「燕燕於飛，頡之頡之；」「燕燕於飛，上下其音。」（詩經·邶風）二千餘年以前的詩人，已經能夠這樣很細膩的描寫牠的生活情形了。不論何種比較爲我們所熟知的鳥類，每每因了地域或時代的關係，發生許多異名，燕也是這樣：

𪇑 「燕燕𪇑。」注：「齊人呼𪇑。」（爾雅）

「燕一名鷦鷯，齊曰燕，梁曰𪇑。」（廣雅）

乙 「齊魯謂之乙，取其名自呼。」（說文）

「燕字篆文象形。乙者其名自呼也。元者其色也。鷹鷦食之則死，能制海東青鷦，故有鷦鳥之稱。能

興波祈雨，故有游波之號；雷敷云：「海竭江枯，投游波而立汎，」是矣。京房云：「人見白燕，主生貴女，故燕名天女。」（本草綱目）

鷓鴣 見駟。

意而 「鳥莫智於意而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，雖落其實，棄之而走；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，社稷存焉爾。」（莊子）

「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，訪以至道。後欲以為司徒，意而子愀然不悅，奮身化作元鳥，飛入雲中。故後人呼元鳥為意而。」（瑯嬛記）

元鳥 見乙，見意而。

「仲春之月，元鳥至。……仲秋之月，元鳥歸。」（禮記月令）

「天命元鳥，降而生商。」（詩經商頌）

玄鳥 元與玄通，故元鳥或作玄鳥。

烏衣 「烏衣澹碧空」（李嶠燕詩）

鷺鳥 見乙。

「燕一名天女，一名鷺鳥。」（古今注）

朱鳥 「廣雅又以朱鳥為燕。」（爾雅義疏）

游波 見乙。

天女 見乙，見鷺鳥。

「昔有燕飛入人家，化爲一小女子，長僅三寸，自言天女，能先知吉凶。故至今名燕爲天女。」（瑯嬛記）

神女 「燕一名神女。」（中華古今注）

這裏只想考查燕的各種別名；引用文詞中，或爲神話，或涉迷信，均所不計。連原名燕，疊名燕燕，並現在通稱的俗名燕子，如是一共有十五個名稱。但所謂燕者，我國所產，並不是只有一種。這在古人，也已經明白再錄一些舊記載在這裏：

社燕 「巢於梁間，春社來，秋社去，故謂之社燕。棲於崖巖者爲土燕。」（廣雅）

土燕 見社燕。

「石燕似蝙蝠，口方，食石乳汁。」（廣志云燕有三種，此則「土燕乳於巖穴者」是矣。）（本草綱目）

石燕 見土燕。

越燕 「燕有兩種，紫胸輕小者是越燕，有斑黑而聲大者是胡燕。陶隱居曰：「越燕多在堂室中梁上作巢；胡燕多在檐下作巢。」」（本草綱目）

胡燕 見越燕。

漢燕 「世說麤泥爲窠，聲多稍小者，謂之漢燕。」（酉陽雜俎）

紫燕 「紫燕來巢，主其家益富。此燕與烏燕同類而異。凡名曰含胡兒，又名黃腰燕子。營巢卻與烏燕

絕不相似。」（田家雜候）

烏燕 見紫燕。

含胡兒 見紫燕。

黃腰燕子 見紫燕。

沙燕 明顧璘有沙燕賦，別無記載。

歸納上列十一種的名稱，可得四種燕子：

1 社燕即越燕或漢燕，亦名烏燕，就是我們最習見的普通燕。形體稍小，巢於梁間。

2 胡燕即紫燕，俗名含胡兒或黃腰燕子。巢長，作壺形，不似普通燕那樣作兜形。今名爲赤腰燕者是。

3 土燕即石燕，巢巖穴中。

4 沙燕自爲一種，今名穴沙燕。

普通的燕是 *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* Scop. 古來關於燕的種種記載，大半是指這一種；形態

和習性，且待下文再詳。

赤腰燕和普通的燕同屬，近緣有各種，最常見的一種是 *H. auraria nepalensis* Hodg. 腰和下背作橙赤色，以是爲名。胸部有黑色細條紋，所以英名爲 Striated Swallow。背面黑色，尾羽不似普通燕那樣有白點，形體較大。巢作壺形，也是一個異點。此種鳥類是我國長江下游極常見的夏鳥。飛行沒有普通燕那樣迅疾。常翱翔於空中，特別是將雨的天氣，在湖上或空中覓食的時候，最爲常見。

石燕 [*Ptyonoprogne rufestris* (Scop.)] 尾羽較短，邊尾羽有白點。上部灰褐，腹面赤褐，腿部裸出，是牠的特點。分布區域很廣，從太平洋沿岸一直到印度歐洲和非洲北部。大衛 (David) 氏說：「中國西部和蒙古的山上，各處都有。」在雲南的東部，大概牠是居留的。魏爾特 (Wilder) 哈柏德 (Hubbard) 二氏說：「夏季很普通的見於各處山頂和深峽中。」巢和家燕相似，常在突出的巖石下面。

沙燕是較爲小形的一屬，普通所見者爲 *Riparia riparia himae* (Lönberg)，尾羽也短，上面灰褐色，腹面潔白。魏爾特和哈柏德二氏說：直隸平原的泥沙灘上，極爲常見。其繁殖地，則在蒙古邊界。巢築在極低的隄岸下。明代顧璘有一篇沙燕賦，爲關於此鳥的惟一舊記載，序端數字，對於牠的習性，記得很確實，茲將全文照錄於此：「河朔之野，川厓壁起，有鳥曰沙燕，穴居殼化，以陋見全，厥類日夥。人舟過驚，則飛噪憑怒；余與八匡子惡其驕也，並作賦誚焉。嗤彼沙燕，翺翺川涓，不巢而穴，託體何卑？族類冗瑣，毛羽儺儺，大不盈握，弱靡自持；象惡玉斂，棲惴華棖，祥乖元卵，貴失烏衣。堞塊墮戶，鼠壤資譏，朗日弗照，清風鮮吹。童稚攸害，跌轆橫施；莫假繪繳，矧乎網罟。嗚呼，是淫譎而雜處，惡溼而居下者耶？是獯以爲魚，鳶以爲鼠者耶？是泥啄而

風舉者耶？是旅獷羊以爲厲藪者耶？羽不飾旌旄，肉不登鼎俎；狡伏而惡寒，躁動而附暑。譬之人倫，穿窬是伍，請付之鬻釜。費采有一首土燕詩，也似在描寫這種沙燕：「利嘴穿虛壤，卑棲足自支。晚歸先認穴，春哺亦知時。避隼棲林莽，隨蟲掠水湄。畫梁原不愛，於世更何疑。」

二 習性

此種習見的鳥類，形態方面，實亦無庸多事陳說；若引用科學上的詳細記載於此，恐反令讀者索然寡味。李時珍云：「大如雀而身長，籥口，豐頰，布翅，歧尾。」這可算已經將牠的概形完全寫出了；現在就進而記述牠的生活情狀。牠築巢於我們屋內，是在鳥類中爲惟一的例，尤其對於我們十分親近，爲可愛悅。有人會以之和雀相比，云：「黃雀之爲物也，日遊於庭，日親於人，而常畏人，而人常撓之。元鳥之爲物也，時遊於戶，時親於人，而不畏人，而人不撓之。彼行促促，此行伴伴；彼鳴啾啾，此鳴鏘鏘；彼視矍矍，此視汪汪；彼心戚戚，此心堂堂。」（譚子化書）誠然，這是有一部分是眞理的話。野生鳥類，與人若是親近，除燕子以外，再沒有別的了。巢作兜形，從池沼邊或水潭中銜泥，丸成小球，再和羽毛雜草等堆合而成。這個銜泥築巢的現象，古人作爲極好的詩料：

「卷幕差池燕，常銜濁水泥，爲黏朱履迹，未等畫梁齊。舊點痕猶淺，新巢緝尙低，不緣頻上落，那得此飛棲。」（顧况空梁落燕泥）

「前村春社畢，今日燕來飛。將補舊巢闕，不嫌貧屋歸。銜泥和草梗，倒翅過柴扉。豈比鷺丸鳥，迎人欲拂衣。」

「雙燕銜泥日，深堂拂玉琴。不教闌閣戶，乃見主人心。掠水飛殊捷，迎風去已禁。短書猶可寄，聊爾託微吟。」（梅堯成燕）

「銜泥舊燕壘新巢，來往如辭曲折勞。蝸舍雖微足容爾，畫梁爭得幾多高？」（劉秉忠留燕）

「海棠開後月黃昏，王謝樓臺寂寂春。柳外東風花外雨，香泥高壘畫堂新。」（張弘範新燕）

巢築成後，我們長江一帶以及北部，約在五月中產卵。在福建，大概四月就產卵，因為五月的第二或第三星期，已見雛鳥飛翔。日本的燕，據仁部富之助氏在秋田縣調查所得的詳細情形，可作我們的參考，他說：「產卵期為五月和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的兩回。營巢的親鳥數，第二回約為第一回的七成。每產三卵至七卵，平均五卵；第二回的平均數，約少半顆。每巢孵化的雛，二羽至七羽；孵化率和別種鳥類同樣，第二回較第一回為劣。伏卵日數，第一回平均為十四日七，第二回十四日，是因春季較夏季溫度稍低之故。」

不論何種鳥類，哺育雛鳥，總是異常辛苦的。白居易有一首詩，雖然他作詩的本意，是在後半的寓意，而且說燕子的食物為青蟲，不合事實，但描寫哺雛的情況，實在形容盡致，活現紙上：

「梁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。銜泥兩椽間，一巢生四兒。四兒日夜長，索食聲孜孜。青蟲不易捕，黃口無飽期。嘴爪雖欲弊，心力不知疲。須臾千來往，猶恐巢中饑。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雛漸肥。喃喃教言語，一一刷毛

衣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，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，卻入空巢裏，啾啾終夜悲。燕燕爾勿悲，爾當反自思，思爾爲雛日，高飛背母時，當時父母念，今日爾應知。」（燕詩示劉叟）

燕子的腳，甚爲孱弱，除銜泥啄草外，不常下降地面；雙翼十分強健，所以時時迴翔空中。飛翔的速度很大，據說一小時可以行一百八十哩；但因種種的阻礙，或隨時的休息，平均總不過三十六七哩而已。

燕子的歌鳴，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有輕快流利的調子，有清脆婉轉的音節。或隨飛隨鳴，如仙音飄墮；或幽棲低唱，若喁喁私語。傍晚的時候，見牠們並棲電線上，動搖小首，流出微音，這是天然的樂音，也是天然的樂譜。我們細辨牠的鳴聲，有時好像語言，差不多在對我們說：

「借你屋來住，

不喫你米，

不喫你糶，

只借你屋來住。」（你作複數用，照海寧俗音，讀作「奶。」）

所以在詩詞中，就每以「語」字來形容牠的歌鳴，例如：

「湖南爲客動經春，燕子銜泥兩度新。舊入故園嘗識主，如今社日遠看人。可憐處處巢居室，何異飄飄託此身。暫語船檣還去，穿花貼水益霑巾。」（杜甫：燕子來舟中作）

「一年去年來來去忙，春寒煙暝渡瀟湘。低飛綠岸和梅雨，亂入紅樓揀杏梁。閑兒硯中窺水淺，落花徑

裏得泥香。千言萬語無人會，又逐流鶯過短牆。」（鄭谷燕）

「一別天涯十見春，重來白髮一番新。心知話盡春愁處，相對依依似故人。」（李純甫燕子）

「三月巢乾雛未成，茅堂來往日營營。說殘午夢千聲巧，剪破春愁兩尾輕。宮柳陰濃金鎖合，水芹香細綠波晴。畫欄十二無人倚，一半梨花一半鶯。」（朱訥燕）

「江南燕，輕颺繡簾風。二月池塘新社過，六朝宮殿舊巢空。韻頗恣西東。王謝宅，曾入綺堂中。煙徑

掠花飛遠，曉窗驚夢語，忽偏占杏梁紅。」（王琪望江南）

燕子，不但鳴聲悅耳，不但依依可人；而且牠對於我們，還有極大的實利關係。牠到我們這裏來築巢育雛的時候，正是害蟲開始猖披跋扈的當兒。牠雖然僅僅借住我們一些房子，卻與我們許多酬報；牠隨時隨刻，隨處隨地，捕取那些毀滅我們重要農作物的害蟲為食餌，使我們得有較多量的收穫，牠的功勞，真是偉大。美國的學者，當一次蝗害發生的時候，捕取鳥類，施以解剖，僅八羽的燕，發見胃中有蟲三百二十六隻；你想我們整天所見成千成萬的活潑飛翔的燕，牠們所撲滅的害蟲數，將如何計算呢？再想，這無量數的害蟲，假如沒有牠們來撲滅，又將發生何種現象呢？

三 為誰歸去為誰來

「一燕海上來，一燕高堂息，一朝相逢遇，依然舊相識。問余何來遲？山川幾紆直？答言海路長，風馳飛

無力。昔別縫羅衣，春風初入帷；今來夏欲晚，桑蛾薄樹飛。」（吳均贈杜容成）

「雙燕今朝至，何時發海濱。窺人向檐語，如道故鄉春。」（徐璧春燕）

「燕子營巢得所依，銜泥辛苦傍人飛。秋風一夜驚桐葉，不戀雕梁萬里歸。」（劉子聲燕子）

照這幾首詩的意思，以及禮記月令所云「元鳥至」和「元鳥歸」，可見古人已經承認燕爲候鳥，是有來又有去的了。但他們並不瞭解去至何方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反多誤解，或以爲牠去到烏衣國那樣神幻的地方，如李晏贈燕詩云：「王謝堂前燕，秋風又送歸。向人如惜別，入戶更低飛。海闊迷煙島，樓高近落暉。不知從此去，幾日到烏衣。」這當然只可作他是文學的玄想，不能作眞事實看。或以爲牠冬季蟄伏而不渡海，如李時珍云：「其去也，伏氣蟄於窟穴之中；或謂其渡海者謬談也。」文昌雜錄更說：「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，仲春復來。昔年，因京東開河，岸崩，見蟄燕無數，乃知燕亦蟄爾，驚蟄候中氣乃出，非渡海也。」大衛氏說，從鄉人處聽來，大羣的石燕，冬季是失去知覺而伏處巖穴中。賴吐稅（La Touche）氏說，中國人誤認燕子的移徙現象，較中世紀的歐洲更甚；無知識的人以爲鳥類自然是蟄伏的。這個見解，大概起源於蝙蝠的誤認。也是賴吐稅氏所說，蝙蝠和燕子的稱呼，我國北方，聲音極相近似。我們因了這個指示，找到郝懿行爾雅義疏，蝙蝠條下注云：「新序雜事五云：『黃鵠白鶴，一舉千里；使之與燕服翼，試之堂廡之下，廬室之間，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。』王德瑛說：『燕服翼是一物，今東齊人謂之燕蝙蝠是也。』」蝙蝠亦冠以燕名，可見確是極易誤會的了。

對於燕子來去的現象，現在可將科學上所得的材料來轉述一遍，以明真相：原來燕子（專指普通的家燕）的分布區域極廣，據培克（Baker）氏說：「冬季遠至澳洲，並發現在亞洲東南的全境。」是以劉氏說牠「萬里歸」並不爲過；只是牠仍在人世之間，並非如李氏所設想，到一處仙境就罷了。春季就又北行，二月上旬，到我們較爲溫暖的廣東境內；三月初到達福建；中旬就可在長江一帶見其蹤跡；黃河流域，大概要遲至四月初，更北的地方，更在其後了。歸程開始於八月，終於十月；有些特殊的例外，可以遲留到十一月中。又和別種的候鳥同樣，除長江以北的極爲寒冷的地方外，若廣東等較爲和暖之處，有少數是終年迷留不歸的。不過牠們仍是活潑生動，並不伏氣蟄居。

癡憨的詩人，又曾經疑問地說：「翩翩雙燕畫堂開，送古迎今幾萬回；長向春秋社前後，爲誰歸去爲誰來？」（歐陽澥）這雖然只是一首極有趣味的詩歌，但我們假如撥去欣賞的態度，我們可以發見一個燕子何以會移徙的問題。不過這個問題，頗爲複雜，非三言兩語可以結束，讀者如有興趣，請參閱拙著《鳥類概論》一書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裏面有很詳細的解釋，此地不再縷陳了。

四 舊地重臨

現今科學上，爲研究候鳥遷徙的途徑，或飛行的速力等，常設法捕捉野鳥，於其足上，繫以標幟，釋之使去；到了別處，再行捕住，以便考查與計算。燕子的巢居，據最近日人仁部富之助氏的研究，確有回歸舊處

習性。我國證明此事，乃在二千餘年以前；據說吳王宮人嘗翦去燕爪，以驗牠能否重來。這樣遊戲的事情，倒暗合於科學的研究呢；假如被熱心保存國粹的人觀察到，定要擴大其詞，以一概全，說我國本是科學的發源地而自豪了。後來晉人傅咸，也作過一次實驗，他在燕賦的序文中說：「有言燕今年巢在此，明年故復來者。其將逝，翦爪識之，其後果至焉。」這翦爪是用以誌認的一種方法。另有一法，以縷繫其足：「霸城王整之姊，嫁爲衛敬瑜妻，年十六而敬瑜亡。父母舅姑，咸欲嫁之，截耳爲誓，乃止。所住戶有燕巢，常雙飛來去。後忽孤飛，女感其偏棲，乃以縷繫腳爲誌。後歲，此燕果復更來，猶帶前縷。女復爲詩曰：『昔年無偶去，今春猶獨歸；故人恩既重，不忍復雙飛。』」（南史·張景仁傳）這個故事，在賢弈一書中，就演成一個神話：「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。衛溺死，玉京孀居，有燕巢梁間，一爲鷺鳥擊死，一孤飛徘徊，至秋止。玉京嘗儼如告別，玉京以紅縷繫足曰：『新春復來爲吾侶也！』明年果至，因贈詩……自爾秋歸春來，凡六七年。玉京死，明年燕來，周章哀鳴，家人語曰：『玉京墳在東郭。』燕遂飛至墳所，亦死。每風清月明，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。」

這兩種誌認的方法，都爲女子所首先實驗；而且一爲宮人，一爲孀婦。大概燕子翩翩輕颺，呢喃蜜語，其行其止，都似情侶綢繆，因此淒涼幽怨的宮人孀婦，易於觸景生情，感動彌深。以下還有一個故事，可爲現在這個解釋的明證，雖然這個故事，似乎不是完全可信的。「長安富商任宗，爲買湘中，數年不歸。其妻紹蘭，覩堂燕長吁曰：『我聞爾從東海來，往復必經湘中；我婿離家數年，欲憑爾附詩任郎可乎！』燕卽飛下，紹蘭作

詩一絕云：「我婿去重湖，臨窗泣血書，殷勤憑燕翼，寄與薄情夫。」將詩繫燕足，燕遂飛鳴而去。時宗在荊州，忽有燕繞身而飛，止於肩，足有小封，乃妻所書也。宗感而泣下，次年歸。」（開元遺事）在這樣的故事中，我們實在不暇辨事之真偽，只覺這小小的玄燕，乃為悲愁的使者，滿載着生離死別的辛酸，做了離人婦婦希望象徵，所謂「翩翩堂前燕，冬藏夏來見，兄弟兩三人，流宕在他縣。」（古詩）人生不如意，誠禽鳥之不如矣。

「金宣撫使田琢，字器之，從軍塞外，舍中有燕來巢，土人不識，屢欲捕之，琢曲為全護。一日，飛至坐隅，巧語移時不去。琢悟明日秋社，燕當歸，此殆為留別語也；因作詩贈云：「幾年塞外歷奇危，誰謂烏衣亦北飛。朝向蘆陂知有爲，暮投茅舍重相依。君憐我處頻迎語，我憶君時不掩扉。明日西風悲鼓角，君應先去我何歸？」遂為蠟丸繫其足上。又數年，為潞州觀察判官；一日，坐解舍之含翠堂，忽雙燕至；一飛檐戶間，一上視屏，諦視即前燕也，其蠟丸尚在。」（中州集）這雖然不是一個女子，但也是一個塞外旅客，滿含着離緒別衷，無怪他對於燕子，也有這樣真摯的情感了。

五 雙燕與雙燕離

由上看來，雙燕極能動人感興；他那翩翩自如，翱翔無羈的精神，實足為人所羨慕。詩歌是情感的表現，所以雙燕遂為最廣用的詩歌材料：

「雙燕戲雲崖，羽翰始差池。出入南閨裏，經過北堂睡。意欲巢君幕，層盈不可窺。沈吟芳歲晚，徘徊韶影移。悲歌辭舊愛，銜泥覓新知。」（鮑照詠雙燕）

「雙燕有雄雌，照日羽差池。銜花落北戶，逐蝶上南枝。桂棟本會宿，虹梁早自窺。願得長如此，無令雙燕離。」（蕭綱雙燕）

「漢宮一百四十五，多下珠簾閉瑣廳。何處營巢夏將半，茅檐煙裏語雙雙。」（杜牧村舍燕）

「豪家五色泥香，銜得營巢太忙。喧覺佳人晝夢，雙雙猶在雕梁。」（李中燕）

同樣的詩歌，列舉起來，不難寫錄五頁十頁；暫且丟開，再讀一首詞罷：「過春社了，度簾幕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住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芹泥雨潤，愛貼地爭飛，競誇清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，應自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玉人，日日畫欄獨倚。」（史達祖雙雙燕本意）「愁損玉人，日日畫欄獨倚，」這就是詩人見燕而興感的原由了。「歡樂極兮哀情多，」樂極則悲生；雙燕果然是我們所十分羨慕的，但又安能保證牠們永遠平安，沒有變故而致分離呢？分離的雙燕，豈不和離人孀婦，同樣的悲苦了嗎？請預備一些同情之淚，來讀下面三曲的雙燕離之哀音：

「雙燕雙飛，雙情相思，容色已改，故情不衰。雙入幕，雙出帷，秋風去，春風歸。幕上危，雙燕離。銜羽一別涕泗垂，夜夜孤飛誰相知。左迴右顧還相慕，翩翩桂水不忍渡。懸目挂心思越路，縈鬱摧折意不泄，願作鏡

鸞相對絕。」（沈君攸）

「雙燕復雙燕，雙飛令人羨，玉樓珠閣不獨棲，金牕繡戶長相見。柏梁失火去，因入吳王宮，吳宮又焚蕩，雛盡巢亦空。憔悴一身在，孀雌憶故雄。雙飛難再得，傷我寸心中。」（李白）

「雙燕營巢時，雙飛復雙語，輕盈柳陌風，振迅芹塘雨。巢成近繡幃，雙宿更雙飛。爲豪主人愛，不信有睽違。四月溫風起，榴花發紅蕊，拾蟲還哺雛，出入無停嘴。五月教雛飛，繞巢舞烏衣，側避蛛絲過，斜縈柳線歸。六月雛翼老，分飛各相保。脈脈傍珠簾，依依集蘭棧。世事有轉旋，陵谷一朝遷，昆明廢劫火，甲第化歛煙，帶睡驚飛出，塵沙兩相失，生死不得知，孀婉從茲畢。回看舊主人，粉黛成灰塵。天高雲渺渺，海闊波鱗鱗，荏苒朝還暮，惇惇向何處？毛凋半夜霜，淚滴三春露，露寒霜又濃，憔悴不成容。同心諒難隔，魂魄終相從。」（劉基）

「懸目挂心思越路，縈鬱摧折意不泄。」「憔悴一生在，孀雌憶故雄。」「荏苒朝還暮，惇惇向何處？」這些，豈特是燕的惆悵而已。

在詠燕的詩歌中，我們更可以看出古人對於燕的態度，如云：「繡戶珠簾有路歧，別時嫌早到嫌遲。主家只解憐毛羽，澆盡雕梁不自知。」（李東陽燕）「底處雙飛燕，銜泥上藥欄，莫教驚得去，留取隔簾看。」（范成大雙燕）這都是一種欣賞的，玩藝的，感情的，文學的，愛護憐惜的態度。從來對於燕子，不加些微的擾害，任其巢居家屋，一部分的緣故，大概就在於此。另一部分的緣故，則爲迷信。舊記載說：「蛟龍嗜燕，人食

燕肉，入水爲蛟龍所吞。」（本草綱目）因爲這樣，人所以就不會捕虐燕類。現在的俗傳，則以捕燕易染癩瘡爲說，用以禁止兒童對於牠們的虐殺。真正原因，大概還是因爲牠身輕肉少，不足供食用；羽毛等物，亦一無應用；因此我們殘暴的行爲，不致及於牠們。文化程度稍進，迷信的壁壘，卽易崩頽；我們要澈底瞭解燕爲益鳥，真實地加以保護才是。須知要在我們的保護之下，方才能夠見到牠們翩翩飛翔的可愛的姿態呢。

六 趙飛燕

漢成帝時，有一個童謠，云：「燕燕尾涎涎，張公子，時相見，木門倉琅根。燕飛來，啄皇孫，皇孫死，燕啄矢。」據說這童謠所說，後來竟一一應了事實：「成帝爲微行出遊，常與富平侯張放俱，稱富平侯家人。過河陽，主作樂，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，故曰燕燕尾涎涎，美好貌也。張公子謂富平侯也。木門倉琅根，謂宮門銅鑿，言將尊貴也，後遂立爲皇后。弟昭儀賊害後宮，皇子卒，伏辜，所謂燕飛來，啄皇孫，皇孫死，燕啄矢者也。」以飛燕爲名，並且又有所謂童謠附帶着，這是很易於使我們，極感興味地要明瞭其究竟的。但現在我們並不願考證她的事跡，因爲在正史上，關於趙飛燕的記載甚少，留存到現在的傳說，已是文學化的箭垛式人物；所以我們還是一讀飛燕外傳，以認識小說中的趙飛燕罷：

一趙后飛燕，父馮萬金……江都王孫女姑蘇主，嫁江都中尉趙曼，曼幸萬金……萬金得通趙主……產二女，歸之萬金，長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然皆冒姓趙。宜主幼聰悟……長而纖便輕細，舉止翩然，人謂之

飛燕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，善辭，輕緩可聽……

「萬金死，馮氏家敗，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……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一巷……飛燕緣主家大人，得入宮召幸……特幸後宮，號趙皇后……進合德，帝大悅……謂爲溫柔鄉，謂嫔曰：『吾老是鄉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。』……號爲趙婕妤……」

「后在遠條館，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。婕妤傾心翊護，常謂帝曰：『姊性剛，或爲人構陷，則趙氏無種矣。』每泣下悽惻。以故白后姦狀者，帝輒殺之……婕妤益貴幸，號昭儀……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……

兼通昭儀……時十月五日，宮中故事上靈安廟，是日吹埙擊鼓，歌連臂踏地歌，赤鳳來曲。后謂昭儀曰：『赤鳳爲誰來？』昭儀曰：『赤鳳自爲姊來，人寧爲他乎！』后怒，以杯抵昭儀裙曰：『鼠子能齧人乎？』昭儀曰：『穿其衣，見其私足矣，安在齧人乎？』昭儀素卑事後，不處見答之暴，熟視不復言。樊嫔脫簪叩頭出血，扶昭儀爲拜。后泣曰：『姊寧忘共被夜長，苦寒不成寐，使合德雍姊背邪？今日垂得貴，皆勝人，且無外搏，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？』后亦泣持昭儀手，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，乃罷。帝微聞其事，畏后不敢問，以問昭儀，昭儀曰：『后妒我爾，以漢家火德，故以帝爲赤龍鳳。』帝信之大悅。

「昭儀夜入浴蘭室，膚體光發，占燈燭。帝從幃中竊望之，侍兒以白昭儀，昭儀覽巾使徹燭。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，使無得言。私婢不豫約中，出幃值帝，即入白昭儀，昭儀遽隱辟。自是帝從蘭室中親昭儀，多袖金，逢侍兒私婢，輒奉止賜之。侍兒貪帝金，一出一入不絕……」

七 燕子箋

還有一部以燕子爲名的文學作品，也是值得敘述於此的，這就是阮大鍼所撰五種傳奇中最著名的一種燕子箋。這書的內容，大略是這樣：有書生名霍都梁，到長安應試。因安祿山叛，試期展延，留寓妓女華行雲家，爲行雲畫春容一幅，並將自己也畫入了。不料爲棧畫作所誤，此畫轉入主試鄺安道之女飛雲手。飛雲見畫中女子，貌與己若；下端紅衫書生，瀟灑俊秀；又有題詞，「茂陵霍都梁，寫贈雲娘妝次。」於是動了春愁。一天，「聽梁間春燕不住的呢喃，」就寫了一首詞：

「……沒來繇巧相關，瑣窗春夢寒，起來無力倚欄干，丹青錯誤，看綠雲鬢，茜紅衫，鶯嬌蝶也愁。幾時相會在巫山，龐兒樣一般。」

正將這首詞填好，忽然飛下一羽燕子，將她的紙箋銜去了。

「……飛飛燕子，雙尾貼妝鈿，銜去多情一片箋，香泥零落向誰邊？」

這時霍都梁正在曲江散步：

「……韋曲花如人面，你看胭脂雨潤，翠荇風牽，幾時馬蹄踏杏花煙，蛾眉重畫芙蓉面……這燕子飛得好，怎生只管在我頭直上，幌來幌去，似認熟的一般。飛飛燕子，隨風往還；那紅襟小尾，貼楊花舞旋，爲何迎空掉下猩紅瓣。」

「……爲何掉下一撮紅毛衣來了？（拾看介）呀！不是毛衣，是一片紅葉大的箋兒，寫了許多蠅頭的細字在上面，待我看來。叫細看這詞，像是收了春容畫的，怎生語氣筆法，件件精細，分明是個女兒家模樣。」

後來因醫病的孟媽，得知了畫的着落；但都梁爲同窗友，鮮某所搆害，不得不離了行雲，流浪他方去了。時安祿山攻陷長安，亂離中，飛雲與孟媽相遇，爲其父執天雄節度使賈南仲所收留。行雲遇飛雲父母，被收爲義女。時都梁改名無忌，獻奇策而平亂。爲南仲所賞識，遂以飛雲妻之。回師長安，和行雲亦復相聚。

「烏衣小巷多情况，妝次頻來往；銜將一紙箋，勾卻三生帳。從今後，凡有情人，一般的將白鸚哥與那紫燕兒，同供養。」

此書會廣爲人所稱道；但這樣才子佳人的俗套，機巧離奇的遇合，更加一個非神話又非事實的燕子銜箋；照現在的目光批評起來，不論在思想方面，在藝術方面，均未見有任何獨到之處；其實是一種很平凡的作品而已，不知道爲什麼竟享了多年盛名。

八 燕子與楊柳

「將泥紅蓼岸，得草綠楊村。命侶添新意，安巢復舊痕。去應逢阿母，來莫害皇孫。記取丹山鳳，今爲百鳥尊。」（李商隱：《越燕》）

「鎮日雙棲向畫梁，有時飛去爲誰忙？得泥趁暖添芹壘，掠水因風貼柳塘。語重喚回芳草夢，舞輕時
冒落花香。五陵年少傷春恨，書繫紅絲擬寄將。」（葛起耕贈燕）

「清江朱樓相對開，去年燕子雙歸來。東風吹高社雨歇，一日倏忽飛千回。翻身初向煙中沒，掠地復
穿花底出；花飛煙散江冥冥，城郭參差滿斜日。無情遊子去不還，短書寄汝秋風前。繡簾不捲春色斷，空梁
泥墮琵琶絃。飛檣冉冉瀟湘浦，春盡天涯路修阻。一夜相思柳色深，獨上樓頭淚如雨。」（吳師道燕子行）

「燕燕何處飛？相見江南路。賚香細雨春，柳色芳煙暮。纔從箔外歸，復向舟前度。莫入未央宮，身輕有
人妒。」（高啓燕于飛）

「最愛堂前燕，高飛忽復低。趁風穿柳絮，冒雨掠花泥。簾影朝雙舞，梁塵晚並棲。綠窗離思切，腸斷各
東西。」（袁袞燕）

這些詠燕的詩，多是提及楊柳，誠以蹁躚輕颺的燕子和依依裊裊，疏朗柔嫩的柳枝，風韻完全類似。又
如本文篇首所說，燕子初來，適值柳方含苞，江南春色，煥然一新；因之鼓人興趣者，新柳與飛燕的兩個觀念，
亦互相關聯。燕子飛行空中，牠的姿態，固已優美惹目；然而若有二三垂楊，爲之點綴；於是陣陣柳浪，臨風瀟
灑，忽而翩翩輕燕，掠掠其間；或繞越樹梢，如流矢飄墮；或穿行枝間，如梭織往來；出沒無定，形影俱仙。若或旁
臨清流，面對明湖，倒影水中，翠綠瀾漫；間留無數蒼空，瞥視有黑影疾馳，忽隱忽現，與水面上的真燕，上下對
舞；設或輕颺水際，微波頓起，水底綠影，斷續模糊，倏來倏往的黑影，隨之無可確指，只餘水上真燕，獨來獨往；

此種情景，更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致；以前所引的幾首詩歌，也何能道着其萬一呢？

而且柳色總是一種靜景，活潑的飛燕，不但以其翩翩然的舞態為可愛；還有牠的呢喃軟語，聞關輕轉，流放於密蔭之中，豈不是給美麗的春色，奏着霓裳仙音，頻添無數的生氣嗎？

於是燕子與楊柳，不但為詩歌中所習見的字眼，也是國畫中所常用的材料；大概畫燕子必以垂柳為背景，畫楊柳總以飛燕為點綴，好像兩者有極其密切的關係。這樣的畫，多至不可勝數，試舉兩首題畫的詩於此，以見一般：

「三月白門道，垂楊千樹花。君看雙燕子，飛去入誰家。門巷失故壘，時來拂枝斜。春風更相惜，莫與亂樓鴉。」（高棟綠楊雙燕圖）

「綠柳夏依依，差池元鳥飛，蹴花隨別騎，銜絮點征衣。隋渚晴煙暝，章臺夕照微。衡門相託久，應傍主人歸。」（王襄圖題綠柳紫燕圖）

最近豐子愷先生，以漫畫名於時，而尤長於用疏淡的筆致，描寫那一犁拂行人首，「月上柳梢頭，一簾外雙燕歸」等等詩境。雖然也有人批評，以為他的畫，是取材於時事的幾幀較為生動活潑；然而俞平伯先生，終於承認他是豐柳燕。在我們對於圖畫為門外漢的人看來，也確是這些以舊詩詞為題的畫，比較的意思深長，所以「豐柳燕」這個雅號，子愷先生應當樂於自認。如是，關於本文，也就多了這一段佳妙的逸話。

九神話

關於燕子的神話很多，除了完全沒有意義的以外，我們將儘量引述在下面。第一比較最古的，是一個吞卵而孕的神話：「簡狄有娥氏之女，爲帝嚳次妃；三人行浴，見元鳥墮其卵，簡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」（史記本紀）「初高辛氏之世，妃曰簡狄，以春分元鳥至之日，從帝祀郊禘。與其妹浴於元丘之水，有元鳥銜卵而墮之，五色甚好。二人競取，覆以二筐，簡狄先得而吞之，遂孕，胸剖而生契。」（竹書紀年）「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。女脩織，元鳥隕卵，女脩吞之，生子大業。」（史記秦本紀）這些神話的起源，大概是這樣的：爾雅翼云：「以春分來而秋分去，開生之候；其來主爲孕乳蕃滋……荆楚之俗，燕始來，有入室者，以雙箸擲之，令人有子。」視燕有如是生育的象徵與迷信，是很容易興起這個神話的。還有，這大概是母系時代留下的傳說，那時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當然很容易將吞燕卵那樣的事，附會上去。還有，或則當時驚訝於傑出的聖賢偉人，聰穎才能，難於索解，似非人世間所能有，於是求之人類以外，就形成這樣的神話。

第二，說燕能銜土築墳，有三則的記載，都是漢代的故事。這當然是從銜泥築巢的習性上附會出來的：

「燕子塚在縣南五里。漢 吳王濞構七國反，齊王不同謀，被殺，既葬，燕子銜泥塚上，因名。」（東昌府志）「榮爲皇太子，四歲，廢爲臨江王。三歲，坐侵廟墻地爲宮，上徵榮，榮行，祖於江陵北門。既上車，軸折車廢，父老流涕，竊言曰：『吾王不反矣。』榮至，詣中尉府對簿；中尉 郅都簿實訊王，王恐，自殺。葬藍田，燕數萬銜土置塚上，百姓

憐之。一（漢書臨江王榮傳）「漢丁太后定陶共王妃，哀帝母也。帝即位後，迎居京師。以建平二年崩，帝爲起陵，共皇之園，送葬定陶。貴震山東。及王莽秉政，貶號丁姬，遣公卿子弟及諸生四葬十餘萬人，操持作具，助將作掘陵，二旬皆平。時有羣燕數千，銜土投於壙中，復令墳塚巍然。」（曹州志）

第三，說上帝左右的仙童玉女，化爲燕子。只有一則故事，見太平廣記，似乎是受佛學影響的。「後魏元道康，字景怡，居林慮山，雲棲幽谷，靜掩衡茅，不下人間，踰二十載。服餌芝朮，以娛其志。高歡爲丞相，前後三辟不就。道康以時方亂，不欲應之。至高洋又徵，亦不起。道康書齋，常有雙燕爲巢，歲歲未嘗不至。道康以連微不去，有懼見抑，不覺嗟歎。是夕，秋月朗然，清風颯至，道康向月微思，忽聞燕呼康字云：「景怡！卿本澹然爲樂，今何愁思之深耶？」道康驚異，乃知是燕。又曰：「景怡！景怡！樂以終身。」康曰：「爾爲禽而語，何巢我屋？」燕曰：「我爲上帝所罪，暫爲禽耳。以卿盛德，故來相依。」道康曰：「我忘利不售人間，所以閉關服道，寧昌其德，爲卿所謂。」燕曰：「海內棲隱，盡名譽耳。卿獨知道，卓然嘗外，所以神祇敬屬，萬靈歸德。我來日白晝時往前溪相報。」道康乃策杖南溪，以俟其至。及晝，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，一化爲青衣童子，一化爲青衣女子，前來謂道康曰：「今我便歸，以卿相命故來此，然無以留別。卿爲隱志，幽陰見臯，卿之壽更四十歲，以此相報。」言訖，復化爲雙燕飛去，不知所往。道康已年四十，後果終八十一。」

第四，睽車記云：「程迴者，伊川之後。紹興八年，來居臨安之津洋衛，門臨通衢，垂簾爲蔽。一日，有物如燕，瞥然自外飛入，徑著於堂。家人竊就視，乃一美婦，僅長五六寸，而形體皆具，容服甚靚麗，人殊不驚，小聲歷歷。」

可辨。自言：「我玉真娘子也；偶至此，非爲禍祟，苟能事我，亦甚善。」其家乃就壁爲小龕，至於香火奉之，頗能預言休咎。好事者爭往求觀，人輸百錢，乃爲啓龕；至者絡繹。期年，忽復飛去，不知所在。「這和前引瑯嬛記的一則故事相同，大概由它演繹而來。說是玉真娘子云云，是道家術士的口吻。

第五，劉斧摭遺云：「王謝金陵人，航海遇風，抵一洲，其王以女妻之。女曰：『此烏衣國也。』後謝思歸，王命取飛雲車送之。至家，見梁上雙燕呢喃，乃悟所止燕子國也。至秋，二燕將去，悲鳴庭戶，謝書一絕繫燕尾曰：『誤到華胥夢裏來，玉人終日苦憐才。雲軒飄去無消息，淚灑春風幾百回。』燕寄詩來，春復至，尾有小柬，乃女所寄詩曰：『昔日相逢冥數合，如今睽遠是生離。來春縱有相思字，三月天南燕不飛。』」這樣的故事中，有飄渺的仙景，萍蹤的離台，戀憐的柔情，頗足令人低迴吟味。但這個故事，定是作者所捏造，故事中含有七絕詩，可以斷定即使是一個民間流行的傳說，也在唐代以後才發生。而所謂「烏衣」和「王謝」實是用典而稍歧其意。考「烏衣」和「王謝」二個名詞，見於詠燕詩文，乃源於唐代：

「天女伺辰至，烏衣澹碧空。差池沐時雨，頡頏舞春風。相賀雕楹側，雙飛翠幕中。勿驚留爪去，猶冀識吳宮。」（李嶠燕）

「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（劉禹錫烏衣巷）

李詩「烏衣」是燕的別名。劉詩「烏衣」爲地名，「王謝」指晉代世家王導謝安等。王謝非爲一人專名，在北宋時猶然。王直方雜記中，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，就用劉禹錫詩意造成的一楊德逢號湖陰先生。丹

陽陳輔，每歲清明，過金陵上塚，事畢，則至蔣山，過湖陰先生之居，清談終日，歲以爲常。元豐間，連歲訪之不遇，題一絕於門云：「山北松粉未飄花，白下風輕麥腳斜。身是舊時王謝燕，一年一度到君家。」湖陰歸見其詩，吟賞久之。會稱於王荆公，荆公笑曰：「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。」

一〇 白燕之瑞

「故國飄零事已非，舊時王謝見應稀。月明漢水初無影，雪滿梁園尙未歸。柳絮池塘香入夢，梨花庭院冷侵衣。趙家姊妹多相妒，莫向昭陽殿裏飛。」

「春社年年帶雪歸，海棠庭院月爭輝。珠簾十二中間捲，玉剪一雙高下飛。天下公侯誇紫額，國中儔侶尙烏衣。江湖多少閒鷗鷺，宜與同盟伴釣磯。」

這是兩首詠白燕的詩：第一首袁凱所作，第二首時大本所作，袁凱就因此詩而著名於時。據說：「時大本賦白燕詩，呈楊鐵崖，鐵崖極稱珠簾玉剪之句。袁景文在坐，曰：『詩雖佳，未盡體物之妙。』廉夫不以爲然。景文歸作詩，翌日呈之鐵崖，擊節歎賞，連書數紙，盡散坐客。一時呼爲袁白燕，以此得名。」（楊儀驪珠雜錄）白燕係鳥羽淡化（albinism）所致，曾經科學家的記錄；最近也有出現過，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下旬，日本福岡縣絲島郡波多江村，有燕育五雛，其中有一羽羽色純白。我國因其稀見，目爲祥瑞之兆，在讖緯思想瀾漫的晉漢，特別能注意而留下多數記錄。最早一則，爲吳志孫休傳注：「永安六年，白燕見於慈湖。」這

是西歷二百六十二年。南北朝的宋代，自文帝元嘉元年至明帝泰始二年（西歷四百二十四年至四百六十六年），四十年間符瑞志中著錄白燕的出現，有十五次。北朝的魏，亘數十年，亦有十餘則記載。至唐代，僅見於冊府元龜中，有兩處說起：「開元七年（西歷七百十九年）十二月，岐州獲白燕進之。」「大歷九年（西歷七百七十四年）十一月癸亥，福州獲白燕二獻之。」後一則是歷史上最末一次的記載，自後不復聞見。袁凱等雖然吟之於詩，然而他們定是並未見着實物。

前文會說，白燕古人認爲祥瑞之物；他們以爲「妾媵有制，則白燕來。」（西陽雜俎）從這樣的思想上，關於白燕就產生許多神話式的記載。例如西京雜記云：「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，大如指，墜后續篋中。后取之，石自剖爲二，中有文曰：『母天地。』后乃合之，遂復還合，乃寶錄焉。後爲皇后，并置璽箚中，謂爲天璽也。」又如拾遺記云：「魏禪晉之歲，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，時飛翔來去。有司聞奏，帝命羅之，得一白燕，以爲神物。於是以金爲樊，置於宮中，旬日不知所在。論者云金德之瑞，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，檢瑞應圖，果如所論。白色叶於金德，師曠晉時人也，古今之義相符焉。」若是云云，古人自十分相信，我們也不必再多講什麼了。

一一 燕窩

王世懋 閩部疏云：「燕窩菜竟不辨是何物，漳海邊已有之。燕飛渡海中，翻力倦，則擲置海面，浮之若杯，

身坐其中；久之，復銜以飛。陳懋仁泉南雜記：「閩之遠海近番處，有燕名金絲者，首尾似燕而甚小，毛如金絲。臨卵育子時，羣飛近汐沙泥有石處，啄蠶螺食。有詢海商，聞之土番云：蠶螺背上肉，有兩肋如楓蠶絲，堅潔而白，食之可補虛損，已勞瘵。故此燕食之，肉化而肋不化，并津液嘔出，結爲小窩附石上。久之，與小雛既翼而飛，海人依時拾之，故曰燕窩。」而予近聞之漳人，殊爲不然：燕窩國大海中有高山，冬月羣燕來巢其上，燕矢之厚，沒人兩膝；春取小魚，累之窩中。燕窩貧夷，領我中國貧人，取之林中，窩毀子墜，顛覆闌干；燕之雌雄，羣然悲鳴，傷物特甚。嗚呼，誰謂燕窩蔬房哉！生命之苦，過火燻刀割矣！又云：「燕窩茶蓋海燕所築，多爲海風吹泊山澳，人得之以貨。」書傳正誤云：「燕窩俗以爲海味之素食，誤也。係銀魚之初生者，海燕銜以結窩，故曰燕窩。」看了這兩則關於燕窩的舊記載，可以曉得初時乃認燕窩爲植物質的東西，後來方視之爲螺肉或小魚所合成的燕窩。其中泉南雜記的記載，實甚有價值；他的觀察，已經十分精細。現據德人刻尼喜 (König) 氏的研究，斷定燕窩爲金絲燕的唾液所結成，而陳氏的文字中，也已提到津液，不過他誤認以螺肋爲主耳。

現在對於金絲燕究屬何種鳥類，還須略加說明。雖然牠是「首尾似燕」，但和普通的燕類緣極遠；牠是屬於梟鷲目 (Coraciiformes)，雨燕亞目 (Cypseli) 的雨燕科 (Cypselidae)；不若燕爲燕雀目 (Passeriformes)，燕科 (Hirundinidae) 的鳥類。其學名爲 *Collocalia esculenta* L. 其形態是：脚很短，尾也不長，翼羽歛合時，翼尖超過尾端約寸許。嘴色暗褐，顏面有一塊褐色的斑紋，背部也是褐色，現金絲光澤。是一種熱地鳥類，產於婆羅州、蘇門答臘、新幾尼亞、馬達加斯加等處。我國的閩廣沿海，雖然也有，但爲數甚少。



黃鳥

一釋名

「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蓋嘉連這一首伊州歌，真是一首盡人皆知的名作；而黃鸝也正和這首詩同樣，是一種盡人皆知的鳥類。她的名稱，在詩經中，已有多起提及，由此可知，她為我們所注意，由來很久了。她有許多的名稱，大概就因為我們知道她極廣極久的緣故：

黃鳥 詩經：「黃鳥于飛，集於灌木。」「交交黃鳥止於棘，誰說穆公，子車奄息。」

皇 爾雅：「皇黃鳥。」

黃鸝 詩義疏：「黃鸝鸝鸝也；或謂黃栗留，幽州謂之黃鸝，或謂之黃鳥，一名倉庚，一名商庚，一名鶯黃，一名楚雀，齊人謂之搏黍，關西謂之黃鳥。常樾熟時來，在桑樹間，皆應節趨時之鳥。或謂之黃袍。」

鸝 詩義疏，見黃鸝。

黃栗留 詩義疏，見黃鸝。

爾雅義疏：「栗鷓卽離陸，又卽歷錄，文章貌也。」

按留與鷓，音義同。

黃流離 爾雅翼：「秦人謂之黃流離……或謂之黃栗流。」

黃栗流 爾雅翼，見黃流離。

倉庚 詩義疏，見黃鶯。

說文：「離黃倉庚也，鳴則蠶生。」

禮記：「仲春之月倉庚鳴。」

商庚 詩義疏，見黃鶯。

長股 大戴禮記：「二月有鳴倉庚，倉庚者商庚也，商庚者長股也。」

爾雅義疏：「按倉庚不名長股，故莊氏述祖疑『長股也』三字，當在鳴域傳『域也者』下，而

誤竄於此，其說良是。但商庚長股，俱一聲之轉；鶯黃言其色；長股商庚並象其聲；鳥名多是自呼，恐此

亦當爾也。」

鶯黃 詩義疏，見黃鶯。

爾雅義疏，見長股。

楚雀 詩義疏，見黃鶯。

搏黍 詩義疏見黃鶯。

黃袍 詩義疏見黃鶯。

離黃 說文見倉庚。

鶯 本草綱目：「禽經云：『鶯鳴嚶嚶，』故名。或云鶯項有文，故從照，照項飾也。或作鶯，鳥羽有文也。」

詩云：「有鶯其羽」是矣。其色黃而帶鶯，故有黃鶯諸名。……淮南謂之黃伯勞。

鶯 本草綱目見鶯。

黃鶯 本草綱目見鶯。

黃伯勞 本草綱目見鶯。

鸚鵡 格物論：「一名鸚鵡，……一名黃鸚鵡。」

黃鸚鵡 格物論見鸚鵡。

鸚鵡 集韻：「鸚鵡鳥名。」

黃鶯 爾雅：「幽州人謂之黃鶯。」

金衣公子 天寶遺事：「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，呼爲金衣公子，又名紅樹歌童。」

紅樹歌童 天寶遺事見金衣公子。

如是一共可得二十五個名稱；現在再按照命名的意義列表類歸如下：

黃鳥的命名

因羽色	黃——黃鳥，皇，黃鶯，黃鶯，黃袍，黃伯勞，金衣公子。
	有文——鶯，鶯。
因歌鳴	有黑文——鸚鵡，鶯，離黃，離黃，鸚鵡，黃鸚，黃鸚，黃栗留，黃流離，黃栗流。
	鶯，倉庚，商庚，長股，紅樹歌童。
其他別稱	楚雀，搏黍，鸚鵡。

但或以爲爾雅所云「皇黃鳥」者，是別一種鳥類。如馬屬云：「黃白曰皇，此鳥名皇，知非鶯黃之鳥矣。」王會編云：「郭云黃離留非。」郝懿行在爾雅義疏中，更確定地說：「按此即今之黃雀，其形如雀而黃，故名黃鳥，又名搏黍，非黃離留也。」「毛以黃鳥爲搏黍，黃鳥即今黃雀。綿蠻觀院，皆象其形，非倉庚也。陸疏誤合爲一非矣。」然而黃鳥一名，與倉庚等混稱，由來已久，現在且更用牠作最通俗的名稱，過細辨析更改，反多致人誤解了。

一一 種類

這樣別名甚多，記載極早，自來爲我們所極注意的鳥類，在分類上，屬於燕雀目，黃鳥科（Oriolidae）。這一科鳥類，都是林鳥，從不下降地面；飛翔迅速，食昆蟲，亦食果品。歌聲有雄偉，柔和而富變化的音節。籃形的巢，常常懸掛在很高的樹枝上。卵爲白色或粉紅色，有黑，褐，紅等斑點。廣布於熱帶的非洲和亞洲；亞洲的

馬來與菲列濱羣島，各有一些特殊種類產生着。我國所產者，有下列五種：

- (1) *Oriolus chinensis indicus* Jerdon 黃鳥或黑頸黃鳥。英名：Eastern Black-naped Oriole。
- (2) *O. c. tenuirostris* Blyth. 緬甸黃鳥。英名：Burmese Black-naped Oriole。見於雲南西部。
- (3) *O. ardens nigroflavus* (Swinhoe) 黑尾黃鳥。英名：Black-Tailed Oriole。棲居海南島。
- (4) *O. traillii traillii* (Vigors) 棕色黃鳥。英名：Traill's Oriole or Maroon Oriole。見於雲南西部九千呎高處。

(5) *O. l. melirinus* Stresemann. 梅氏黃鳥。英名：Mell's Oriole。見於廣東。

第一種，是普通的黃鳥，夏令遍布我國南北各地並臺灣的平原和丘陵間，亦更有遠及西伯利亞的東部者。我國東南部如廣東等處，並且偶然居留；但居留的根據地，則是印度。古人所有記載，當然都是指着這一種；本文以下的種種敘述，也將專限於這一種。

三 形 體

黃鳥的形體，在舊記載中，以本草綱目為最詳；他說：「鶯處處有之，大於鸚鵡，雌雄雙飛；體毛黃色，羽及尾有黑色相間，黑眉，尖嘴，青腳。」上文說過，黃鳥的命名，本已表示其羽色；尤其是黃鸝、黃等名，更明白地指明她有黑色的斑紋。現在我們再用科學上的記載法，將她說明一下，可以更加細緻地明瞭她的形態；此

地就引用賴吐稅 (La Touche) 氏的文字：

「雄鳥自上嘴基部起，經過眼而圍繞上頸的一線，中央尾羽，邊尾羽的大部分，初列撥風羽，次列撥風羽的內羽瓣，小翼羽以及初列覆羽黑色；而初列撥風羽的狹邊，初列覆羽的闊邊都是黃色；次列撥風羽的外羽瓣，三列撥風羽的外羽瓣並內羽瓣的一部分黃綠色；此外羽毛全體鮮黃。老鳥的上背，微染橙色。虹膜紅，嘴粉紅，腿鉛藍。

「雌鳥極老的個體，近似雄鳥，或完全相同。通例，雌鳥的背部，略略重染綠色；黑色部分，較為暗淡，且亦微着綠暈。

「雛羽冠部綠帶黃；許多羽毛中央帶黑；背部褐色，各羽的邊緣帶綠；下部白色，羽軸帶黑。第二春天的幼鳥，頭部勻綠帶黃，和背部同樣；黑色的頸線極為狹隘；下部混有黃色，喉部則轉變為純黃色。虹膜褐色，上嘴暗堇色帶褐，下嘴鉛肉色。長成的羽色係逐漸表現；大概經過三年，才將有條紋的雛羽完全除去。」

四 生活

黃鳥從她的越冬地到我國來，大概四月八日至十日，到達廣東；同月的中旬，北進福州；十月中，就離開那裏而南歸了。長江下游一帶，據斯丹恩 (SAY) 氏說：「很覺奇怪，以四月二十四日到達為常例。」五月中旬，則為最早達到河北東北部的秦皇島等處的時期。

造巢處所，有時在高竹上；南部大概以巨大的榕樹、松樹或別種高樹爲最習見；長江一帶以及北部，則是柳、楊、澤胡桃等樹。巢作深杯形，甚爲堅固，好似搖籃，掛在枝梢的枝頭；係用蛛絲或別種的絲繫住。普通都在較高之處，若築到小樹上，有時也有不到十五呎高的。關於巢的情形，古人也略有所知，例如楊萬里聞鶯詩云：

「仰聽金衣語，偶窺鶯婦巢；深穿喬木裏，危掛弱枝梢。啄菹雙雙子，經營寸寸茆；何時雛脫殼？新啜響交交。」

巢材用竹葉、乾草、稻藁、草穗等物，由根、卷鬚、蛛絲等紐合。柔軟的中國紙，也是她們適用的材料，賴吐稅氏在福州所發見的幾個巢，就都覆被着廣厚的一層。古人見此現象，以爲神奇；猗氏縣志云：「明萬曆三十四年，黃鸝巢於張嵩村，喬侍御園榆樹。巢以紙結絡，莫辨端緒。兩巢八翼，各哺四雛。人咸異之。」填褥之物，大概都用乾草、松針、草木根和草穗等物。

廣東和福建，五月產卵；長江一帶，六月初旬到七月中旬；北方秦皇島等處，亦在六七月中。自長江以北，或許是每年產生二次的。每產以四卵爲常，但在廣東者三卵，有時僅二卵。卵色淺玫瑰紅，稍有深淡；散布淺蓮灰底的暗朱紅色圓點紋；上層的點紋，邊緣每每隱沒，好似色彩褪去的樣子。卵殼不十分光滑。卵形頗有變化，自廣卵形以至尖卵形都有。賴吐稅氏在鎮江所得的一個標本，幾成圓柱狀的橢圓形。

黃鳥的飛行，甚爲迅疾；對人，當然是須迴避的。她們在叢林中，我們遙遙看她倏來倏往，上下無定，宛似

梭織的往還，我們常以「金梭」兩字去形容她。謝宗可有鶯梭詩云：

「自織春風金縷衣，穿紅度翠往來飛。柳隄暗捲絲千尺，花塢橫拋錦萬機。時見枝頭捎蝶去，不愁壁上化龍歸。羞同杼軸勞紅女，一擲遷喬願有違。」

五 歌 鳴

黃鳥所以惹人注意，主因在於歌鳴的悅耳；本來不論何種鳥類，當她們求偶產卵的時光，雄鳥必唱甜美的婚曲，以引誘雌鳥，或愉樂雌鳥。黃鳥到我們這裏來，她們唯一的要務，就是築巢育雛，所以隨帶就有歌聲給我們聆賞。在舊記錄中，似乎黃鳥鳴聲，是隨處可以聞知的；現在雖然不論何人，叫他寫起關於春天的文章來時，總不免要提及黃鳥，但究屬有否聞知，卻是不必問的；例如杭州的西湖十景，「柳浪聞鶯」一項，現在柳樹果已無存，鶯聲也誰人能辨認呢？這或許古時人煙較稀，自然界中，人工的破壞還少，各處都似山村鄉野，是以隨時得聞黃鳥的鳴聲；現在則和別種生物同樣，為避免煩噪的人類計，黃鳥不常與我們接近了。

「東方欲曙花冥冥，啼鶯相喚亦可聽，乍去乍來時近遠，纔聞南陌又東城。忽似上林劄下苑，繕綿蠻蠻似有情。欲嘯不嘯意自嬌，羌兒弄笛曲未調。前聲後聲不相及，秦女學箏指猶澀。須臾風暖朝日噉，流鶯變作百鳥喧。誰家少婦驚殘夢，何處愁人憶故園？伯勞飛過聲偏促，戴勝下時桑田綠；不及流鶯日日啼，花

間，能使萬家春意閑。有時斷續聽不了，飛去花枝猶裊裊，還棲碧樹瑣千門，春漏方殘一聲曉。」（韋應物聽鶯歌）

「殘鶯一何怨？百轉相尋續。始辨下欲高，稍分長復促。綿蠻巧狀語，機節終如曲。野客賞應遲，幽僧聞詎足。禪齋深樹夏陰清，零落空餘三兩聲。金谷箏中傳不似，山陽笛裏寫難成。憶昨亂啼無遠近，晴宮曉色偏相引。送暖初隨柳色來，辭芳暗逐花枝盡。歌殘鶯，歌殘鶯，悠然萬感生。謝朓羈懷方一聽，何郎閑詠本多情。乃知衆鳥非儔比，莫噪晨鳴倦人耳。共愛奇音那可親，年年出谷待新春。此時斷絕爲君惜，明日鳴蟬催髮白。」（司空曙：殘鶯百轉歌）

「最好音聲最好聽，似調歌舌更叮嚀；高枝拋過低枝立，金羽修眉黑染翎。」（梅堯臣：黃鶯）
 「柳花如雪滿春城，始聽東風第一聲；夢裏江南舊時路，隔溪煙雨未分明。」（李東陽：黃鶯）
 「春歸何處？寂寞無行路；若有人知春去處，喚取歸來同住。春無蹤跡誰知？除非問取黃鸝；百轉無人能解，因風吹過薔薇。」（黃庭堅：晚春，調寄清平樂）

這樣歌詠鶯聲的詩詞，在舊籍中是不勝枚舉的，現在也不再多述。她的歌鳴，究屬是若何聲音，若何節拍，還沒有見過記述。作者於今春在錢塘江邊，耳聞過一次，也未及記下。其聲確係婉轉流利，連續緊密，所謂百轉千回，巧舌吹簧，殆近似之。若以舊籍中的形容辭來說，則有種種，但恐都不過隨便附加，不足置信。

綿蠻 詩經：「綿蠻黃鳥。」

觀院 詩經：「觀院黃鳥。」

交交 詩經：「交交黃鳥。」按：交交或以爲飛貌。

啾啾 詩經：「其鳴啾啾。」

恰恰 杜甫詩：「自在嬌鶯恰恰啼。」

蠻蠻 韋應物詩：「繕綿蠻蠻似有情。」

嚶嚶 禽經：「鶯鳴嚶嚶。」

嚶嚶 朱恬爝詩：「嬌鶯嚶嚶啼芳樹。」

歷落 田錫賦：「初歷落於花間。」

關關 劉莊物詩：「關關也愛春。」

間關 田錫賦：「旋間關於樹杪。」

春暮夏初，舊歷的四五月，即公歷的五六月中，是黃鳥盛行築巢伏卵的時期，也就是黃鳥努力歌唱的時期。但在舊記載中，說於早春有聞見者，於秋季有聞見者，茲錄詩歌六首，以見其時令的一般，但完全可信與否，卻有待於將來的證實。

「朝翼雪裏新，雪樹眼前春。帶澀先迎氣，侵寒已報人。共矜初聽早，誰貴後聞頻。暫轉那成曲，孤鳴豈及辰。風霜徒自保，桃李詎相親。寄謝幽棲友，辛勤不爲身。」（韓愈：早春雪中聞鶯）

「百花開盡見鶯流，一轉能添數種愁；巧舌傍人何太苦，春光隨水已難留。心驚陌上誰家笛，夢破城南少婦樓。柳色萬行聽不斷，莫牽詩思到揚州。」（石瑋：春暮見鶯）

「正愁春去對春風，忽聽鶯啼碧樹叢。無數飛花向簾幕，將愁盡入一聲中。」（孫艾：春盡日聞鶯）

「好音終在恥爭先，谷外寒多故後遷。已過花時亦何恨，不妨夏木綠參天。」（張來：四月聞鶯）

「桑陰淨盡麥頭齊，江上聞鶯每歲遲；不及曉風鶉鴉子，迎春啼到送春時。」

「一聲初上最高枝，忙殺嘔啞百舌兒，老盡西園千樹綠，卻憐槐眼正迷離。」（范成大：五月聞鶯）

「殘鶯何事不知秋，橫過幽林尙獨遊；老舌百般傾耳聽，深黃一點入煙流。棲遲背世同悲魯，瀏亮如

笙碎在絳。莫更流運好歸去，露華淒冷蓼花愁。」（李煜：秋鶯）

以一日而論，似乎清晨的鶯聲，最足以動人，自然，從萬籟岑寂的幽夜中，東方漸漸露着熹微的晨光，而鶯就開始用她婉轉的歌喉，流利的聲調，叫我們從睡夢中醒來；也不繁噪，也不嚙啞，只是音樂似地令人神往，如何不十分感人呢？田錫有一首曉鶯賦，實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。賦云：「煙樹蒼蒼，春深景芳；聽黃鸝之巧語，帶殘月之餘光。金袂菊衣，新整乎遷喬羽翼；歌喉辯舌，鬪成乎一片宮商。嘗以清漢云斜，東方欲曉，華堂靜兮寂寂，珠箔暉兮悄悄。新聲可畫，初歷落於花間；餘轉彌清，旋間闕於樹杪。宛轉堪聽，纏綿有情。伊寶柱之清瑟，與銀簧之暖笙，誰用交奏而成豔聲；未若我臚月澹煙之際，鶯舌輕清，聽者躊躇，聞之怡悅。若清露之玉佩，觸仙衣之寶玦。隨步諧音，成文中節。未若我曉花曙柳之間，鶯聲清切。美夫藻井霞鮮，金盤露圓。語因繁

兮作默，韻將絕兮重連。牕背紅燭，星稀碧天，楚襄王春夢覺來，這應默爾；陳皇后香魂斷處，寧不依然？有時楊柳迴塘，梧桐深井；聲煙裊兮忽斷，意春牽兮自永。新篁宿寒，芳店朝景；關關枝上，帶花露之清香；喋喋風傳，入月簾之靜影。樓閣輕陰，房廊悄深。引萬重之芳意，成百態之餘吟。綠牕夢斷，玉鐘殘，堪憐俊韻；寶帳酒醒，清漏淺，彌稱清音。余以爲春帝之命，敷宣詩令；鄙桃李之無言，嫌百舌之多佞。知仙翰兮善歌，可司花於香徑。巧緒非一，詞端靡定；其聲也，曼曼然端若貫珠，悅春朝之采聽。

總之，黃鳥的歌鳴，是十分被人珍視的；推重之盛者，如雲仙雜記云：「戴顓春日攜雙柑斗酒，人問何之？」往聽黃鸝聲，此俗耳鍼砭，詩腸鼓吹，汝知之乎？」這樣的話，也不是個人的癖見吧。

六 飼 養

黃鳥以其羽色的華美，歌鳴的悅耳，也飼作籠禽。曹丕和王粲，各有鶯賦一首，都是敘述籠鶯，可見飼養的由來，至少已有一千六百餘年的歷史了。先看他們的賦：

「堂前有籠鶯，晨夜哀鳴，悽若有懷，憐而賦之曰：「怨羅人之我困，痛密網而在身，願窮悲而無告，知時命之將泯，升華堂而進御，奉明后之威神；唯今子之僥倖，得去死而求生，託幽籠以棲息，厲清風而哀鳴。」」（曹丕）

「覽堂隅之籠鳥，獨高懸而背時，雖物微而命輕，心悽愴而慙之，日奄靄以西邁，忽逍遙而既冥。就羈

角而斂翼，眷獨宿而宛頸。歷長夜以向晨，聞倉庚之羣鳴。春鳩翔於南薨，戴勝集乎東桑。既同時而異憂，實感類而傷情。」（王粲）

黃鳥是冬去春來的候鳥；永年飼養，因風土不適，難得完美的結果。而就黃鳥的主觀設想，誠不得不如曹王二氏的滿含哀淒愴痛的情調了。黃鳥飼養雖久，到現在還不能成爲一種很普通的飼鳥，大概就因爲她是候鳥的緣故。在上海的鳥肆中，近三四年作者所留心觀察，未嘗見過一羽，其稀少可知。

七 遷喬與求友

詩經有云：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，出自幽谷，遷於喬木。」又云：「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」文中並未指明嚶嚶的鳴聲，屬於何種鳥類；後人因禽經有「鸞鳴嚶嚶」之語，於是遂認爲詩所云云，乃指鸞鳥，而遷喬與求友，遂成爲兩個極通俗的典故：

「芳樹雜花紅，羣鸞亂曉空。聲分折楊吹，嬌韻落梅風。寫轉清絃裏，遷喬暗木中。友生若可冀，幽谷響還通。」（李嶠鸞）

「欲嘯聲猶澀，將飛羽未調。高風不借便，何處得遷喬？」（鄭愔詠鸞）

「幸因辭舊谷，從此及芳晨。欲語如求友，初飛似畏人。風調歸影便，日暖吐聲頻。翔集知無阻，聯綿貴有因。喜遷喬木近，寧厭對花新。堪念微禽意，關關也愛春。」（劉莊物鸞出谷）

「羽毛特異諸禽，出谷堪聽好音，薄暮欲棲何處？雨昏楊柳深深。」（李中鸞）

「雨過溪山淨，新晴花柳明，來穿兩好樹，別作一家聲。故欲撩詩興，仍添懷友情。驚飛苦難見，那更綠陰成。」（楊萬里：聞鶯）

所謂求友，其實不但鶯是如此，別種鳥類，都有同一的現象；蓋所謂求友，就是求偶。春日的鳥，都奔流似地放情歌唱，豈是古人所謂「以鳥鳴春」，就因為春天，所以牠們鳴了；不然，鳥鳴自有牠們的目的和功用，用以求偶就是。我們從生物學上研究起來，鳥類大都是雄鳥有較美麗的羽色，這就是所以取悅於雌鳥；雄鳥又有較悅耳的歌鳴，也顯然是取悅於雌鳥，正和我們對愛人歌唱戀歌一樣。

至於「出自幽谷」云云，各地的留鳥，確有此種情形。蓋候鳥係用南北遷移的方法，適應溫度等環境變化；而留鳥既未作長途的旅行，乃於春季避入深山或高原，冬季下至平地，以為調節；蓋高原和高緯度的平地，風土情形，極為彷彿。惟照詩文原義，似乎「出自幽谷」的舉動，乃在春季，則與事實，適為一個相反的現象。

八 療妒的臆說

山海經大荒西經云：「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日月山，天樞也，有黃鳥。」這一個黃鳥，未嘗說明形態。北山經則云：「軒轅之山，有鳥焉，其狀如梟而白首，其名曰黃鳥。其鳴自談，食之不妒。」這一個黃鳥，其實形態色

彩，都不類於普通的黃鳥，而療妒一說，卻就因之加到普通的黃鳥身上來了。後楊夔止妒論，即敷陳其說云：「梁武帝郗后性妒，或言倉庚爲膳療妒，遂令茹之，妒果減半。」明代楊慎反此意演成一篇倉庚傳，是一則絕好的寓言；雖然文中有一段嚶嚶喞喞，縷述所謂后妃之德者，極爲可厭：

「梁武帝代齊錄，居齊宮，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，損之又損，尙溢乎百數，郗后心妒焉。帝閒居，一日覽大荒經，云倉庚食之，令人不妒。遂下令虞人，收捕此鳥，絡野籠山，佛首爭獻者盈軒墀。乃敕中庖以爲宮饌，且且不繼他肉。后與帝食而甘之。帝心冀其速驗，試問后曰：「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？」后即輟著不食。帝曰：「荒經曷余欺乎？其諸食力尙淺耶？」將盡脯其餘。倉庚中有老而慧者，鼓抵作人語而稱曰：「余西裔之羽臣也。余祖逮事庖羲氏，庖羲之佐有鳥鳴者，主建福，是釐百羽，命余祖曰：「而仁鳥也，其司春候。」繇茲以還，奕世載育。及周文王邑於岐山，西申有鳥鳳者，覽其德而下之，羣鳥皆往從之，萃於岐山下。維時風翔者，露翥者，雨舞者，霜皦者，朝嘲者，夜咬者，以萬計。復有巴人之比翼，蜀山之文翰，方山之孔鳥，善芳不昧，翡翠華首，咸集宮樹。王及後宮，不之奇也，而余族獨著形管焉。其詩曰：「維葉萋萋，黃鳥於飛，一爲有助於德象也。二號警戲，引弓飛土而逐之，后曰：「非所以養童心也。」戒勿彈。周公白文王，命羅氏境內特賞不捕焉。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，欲爲文王，盍赦微軀？」帝曰：「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？」庚乃喜而躍曰：「篤知之……王制膳之，妒亦何能爲周制之燕久矣！而欲委罪於微禽，變性於纖羽，不亦異乎？且荒經之誕，非神農之術也，帝而信之，是不智也；沈昵之專，非周文之制也，帝而行之，是不仁也。」

負此二愆，不可以君羽族，而况君江東乎？」帝聞庚言，憮然側席；鄒后聞之，厭然無色。乃命寫其言於斧扆，行其制於永巷。鄒后幡然更爲逮下之行，庚之力也。帝喜曰：「徒信古陳編，不如倉庚言。」乃放之不殺，封爲金陵郡公。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，卽其後也。」

在我國歷史上，能夠找到不是「徒信古陳編」的記載，已經算是差強人意的了。不過他們總不免有所困；雖然能夠翻案，往往難免愈翻愈糟。

九 日本的鶯

對於生物的新研究，我國學者，初時均係沿襲日人的工作；縱有誤謬之處，亦往往沿用轉錄，不加更正。以鳥類名稱而論，日人每有使用古名而失去原來意義者，例如以 *Pyrhula pyrrhula griseiventris* Laf. 爲鶯，而不知鶯字見於爾雅，云：「鶯山鵲。」郭璞注：「似鵲而有文彩，長尾，喙脚赤。」乃是今日烏鴉科中的唐山鵲 (*Uroissa erythrorhyncha erythrorhyncha* Bodd.) 又以交喙鳥 (*Loxia*) 爲鵲，而鵲乃訓：「狀類雉而大，黃黑色，首有毛角如冠。」(本草綱目) 是則大小懸絕，擬於不倫。日本不產黃鳥，他們卻以剖葦科中小形的日本的特產鳥類 *Horeies camlans* (Temminck & Schlegel) 名之爲鶯；並且以全科鳥類，名爲鶯科；這樣，本來鶯卽黃鳥，與英文的 Oriole 相當，而現在卻以之當於英文的 Warble 了。如此比較，其爲誤謬顯然；此後似乎都應一一加以辨正。

日本的鶯，體大類麻雀，背面呈所謂鶯色，腰和上尾筒，微微帶赤。翼的撥風羽褐，其外緣並尾羽呈橄欖褐。顏面有不明瞭的灰白色眉斑。下面灰白色，喉部兩側，胸，脅以及下尾筒帶橄欖褐。嘴暗褐，下嘴較淡。腳淡褐。誠然，她也是一種善於歌唱的鳥類；她在日本文學上，也是占着重要的地位。日本有許多文字，描寫這小小的歌者。和我們描寫黃鳥一樣；這些文字，試舉有名的古今集中一首詩爲例吧：

「倘不是鶯聲出於幽谷，

恐怕誰都不會覺到春已來臨；

人說春光未曾歸來，

就因鶯兒岑寂沈默，未曾啼鳴。」（陶秉珍譯）

一〇 雜記

古人對於鳥類的移徙現象，漠無所知；當他們不見某種鳥類的時候，每每以蟄居或化生來解釋。黃鳥冬天是到南方印度等處去了，他們卻以爲「冬月則藏蟄入田塘中，以泥自裹如卵，至春始出。」（本草綱目）更有似乎言之鑿鑿者，例如荊州志云：「農人冬月於田中掘二三尺，得土堅圓如卵，破之，則鶯在其中，無復羽毛。」但既然說「無復羽毛」，又何能辨認她是鶯呢？

此外還有兩個故事，在可信與可疑之間；而後一個，或許確是實事，但記載的文字中，總不免有一些誇

大的色彩而已。

「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鶯巢，一卒探取其子，郡守王夢龍，方據案視事，鶯忽飛下，攫一卒之巾以去；已而知非是，銜巾來還，乃徑攫探巢卒之巾而去。太守推問其故，爲杖此卒而逐之。」（鶴林玉露）

「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，養於竹籠中；其雌雄接翼，曉夜哀鳴於籠外，絕不飲啄；乃取雛置於籠外，則更來哺之，人或在前，略無所畏。忽一日，不放出籠，其雌雄繚繞飛鳴，無從而入；一投水中，一觸籠而死。剖腹視之，其腸寸斷。」（玉堂閒話）



畫 眉

一 文學上的畫眉

「鳥之見畜於人者不一，大抵其類有四：或以羽，或以格，或以勇，或以音。然以羽則近於戲，以格則近於豪，以勇則近於博；惟以音則呢喃呢呢，清韻動人，真所謂俗耳鍼砭，詩腸鼓吹也。乃世人輒喜其能效人言；苟若是，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亦何必於黔喙之屬求之乎？鳥語之佳者，當以畫眉爲第一，余每過友人齋頭，聞其音，輒低徊留之不能去。」（張潮：畫眉筆談題辭）誠然，畫眉是我國有名的 Song Birds，和百靈、繡眼等類同爲最普通的籠鳥。宋歐陽修最初以之入詩，在歷史上，這要算最早的記錄了。其他的文獻極少，只有一些詩篇，便引錄在這裏：

「百轉千聲隨意移，山花紅紫樹高低。始知鎖向金籠聽，不及園林自在啼。」（歐陽修：畫眉鳥）

「盡日閒窗坐好風，一聲初聽下高籠。公庭事簡人皆散，如在千巖萬壑中。」（文同：畫眉禽）

「說盡春愁貌不成，翠深紅遠若爲情？江南有客頭空白，腸斷東風百轉深。」（黃潛：桃竹畫眉圖）

「紅杏花開好鳥啼，章臺走馬未歸時；螺青鈿合蛛絲滿，誰畫春山八字眉。」（錢遜：杏花畫眉）

「寶髻蓬鬆錦帳垂，曉晴慵起鬪花枝。濃妝未必能承寵，何事幽禽喚畫眉。」（范言畫眉）
 「雲樹蒼茫一水通，峯頭長嘯海天空。酒籌不惜花枝送，人醉禽聲斷續中。」（郭佐卿焦山絕頂，同郭次甫憑江閣晚眺，適兩畫眉遞轉，因傳籌，即其聲斷處進酒，戲抵催觴鼓節。）

「鳥聲節拍遞相催，借向空江送酒杯。宛轉嬌音人已醉，不須龍女唱歌來。」（郭第前題）
 「隔枝幽鳥響笙簧，一斷清音一舉觴。絕勝花邊催羯鼓，亂峯煙月半斜陽。」（王叔承前題）
 這些詩，都是簡短清快，風韻悠然，正如此鳥是一種可愛的小鳥。

一 科學上的畫眉

畫眉在鳥類學上，屬於燕雀目，畫眉科（*Timalidae*），畫眉亞科（*Timalinae*），大衛烏斯他萊二氏名之為 *Leucodioptron hoony* D. & O. 一八九一年斯丹恩（*Syan*）氏發表於紅鶴雜誌（*Ibis*），更名為 *Trochalopheron canorum Syan*，至今沿用。以亞種分之，普通一種為 *T. c. canorum Swinhoe*，分布我國南方各省。最北，陝西南部，曾經有過記錄。繁殖地是江蘇浙江福建等處。另有棲居於海南島的一亞種為 *T. c. oustoni* (Rothschild) 三月見於雲南東南部的一種為 *T. c. namtense* La Touche。普通種的詳細形態：前頭冠，尾上部和翼面為金赭褐色；頸側較淡。頭，頸和上背略有暗褐闊線紋；一條白色眉線，圍繞眼周，延及後方，越過覆耳羽；眼端，頰和覆耳羽淡褐，但較背面略暗；尾較背面暗，有褐色橫線，尖端則為塵

灰色；腹部中央灰色，其餘下部金赭色，腰部較褐；腿，喉，上胸部有暗褐線。虹膜榛栗色；嘴黃褐，下嘴基部黃色；腿帶黃。幼鳥較淡，褐色略重，頭和頸沒有條紋，尾部沒有橫紋。

陳旌有白畫眉圖詩一首，大概也有白化個體發現過，詩云：「隋家官妓掃長蛾，銷盡波斯百斛螺。化作雪禽春樹頂，遠山無數奈愁何。」

畫眉因她歌鳴悅耳，是以飼作籠鳥；有時也用作鬪鳥。野生丘陵間，每日午後，歌鳴最爲流利。張潮畫眉筆談云：「余嘗欲以鳥語作詩，因細聽畫眉音，似云『如意如意』。嗟乎！苟能『如意』，余又何求？余弟不知畫眉日祝『如意』，果能『如意』否也？」性謹細奸詐，屢至村落附近的短林叢莽並庭園間的灌木中覓食遊行。成爲小羣時，異常喧噪。略爲雜食性，而食蟲較多。在廣東，每年四至七月，生卵兩次；在福建，則五月產卵；長江一帶，也是四五六七月中孵雛的。巢常築在近地的小樹或斷枝上。杯形而大，外面極粗糙，由樹葉、枯草、枝極等合成。卵常四個，爲勻淨的藍寶石色，光澤強，甚覺美麗。

三 飼養法

關於畫眉飼養的方法，我們可以從陳均所著的畫眉筆談中得到一個大概；這是一篇極爲詳贍，極爲實用的舊式的講飼鳥的文字。我國舊籍，對於飼鳥，似乎一部專書也未曾有過；像這樣難得的文字，不妨把它引錄下來：

一色蒼黃，類雀，而眉特白，長如線，有若畫成者；俗名曰畫眉，意取諸此也。雄者最善鳴，雌者則否。性尤嗜鬪，居山中，必獨踞一地，不使他雄或過，過即力鬪，如不欲生，時疾聲震動，爲防閑其雌；故此鳥從未有乘居而羣遊也。

一出入不離林薄，人欲獲之，非羅罟所能致。然因其聲清圓巧轉，恒以竹器置雌其內，設機械誘得焉。但其老者剛不可馴；而稍弱者名爲「串枝」，或可強置諸籠，終不狎於人，每見生人，即決毗裂吻，突躍而不能已，固不若雛飼養者之爲依人而嚶鳴可愛也。取雛之法，先得其伏雛之處；伺雛可離母，即探而歸之籠，日喂以白腐。稍長，即以米粒置几上，用指啄米如啄食狀，日令其見，則俟其味堅時，投之粒米，彼即自粒食。粒用蛋黃傅之者，取其悅雛之口；久而性成，遂非此不食矣。食即思飲，故食旁置飲器，注水其中。俯而食，仰而飲，不必五步十步，而一飲一啄自不易也。非此則必殞其生。人有忌之者，以頭垢雜置食中，食之，即不能發聲。養之之法，尤謹禦外患；但使習與人依，人每挈之與偕出入，使貓、鼠、鷹、犬，雖常見而不致肆毒，則不生恐怖，而飲啄自安。食固喜啖生物，常多殺昆蟲，爲人所不忍；即蝦蟹之類，恐不及猝得；不若日以片肉給之；肉獨與牛相宜，去其油膜；其乾不可溼者，則判碎置食斗；彼得肉食，亦不復他想耳。若與蟹食，則傳火煨熟食之；側置巨石一，爲其刮垢之需。且置一器，滿貯沙磧；彼食肉時，最喜與沙相間；泉石不缺，則山野之性自如。每日中須水而浴，當以盆貯水，置籠其上；斯刷羽修翎，意興更自瀟灑。

一斯鳥也，或當弄晴之時，或值花陰之下，或逢他鳥遺音，或遇人聲調喚，即睨睨如環，矢音不已，度不

自知其置身藩籠之內也。音清亮，能歌詩作人語，亦能作貓聲、雞聲、笛聲以及犬吠聲；皆教之自人。其教之始，於雛時置臥側，每夜分，棒擊其籠令醒，度音使習之，久久即能曲肖。若未吐音之初，欲辨其可否，則先置山澗潺湲，聽其竊自細語，即雄而能鳴可教；否則，雖教之無益也。人教語之外，遇飛鳴者，能竊學其語，此尤巧慧非常，不可多得。

一冬亦畏酷寒，早宜近日，晚以布帷之，置諸室內無風處。時脈其水，勿使凍堅而不給於飲，則不致渴死；蓋此鳥死於飢者猶少，而死於渴者恒多，故惟此最宜加意。至尤可慮者，每歲八九月間，毛希革易時，宜善調護，多與活物食之，勿令發聲，以耗其氣，勿使他雛逼處，以觸其鬪，則氣旺神全，雖木雞之養，無以過矣。

「余館在城中，不能得山林之趣；時蓄此鳥，以爲俗耳鍼砭；因細詢之禽人，一一采其出處，喜好飲食，性情之致，爰筆之左方。竊欲以不忘鷗者善學海翁之忘鷗而鷗不去也云爾。若或以衛懿公之好鶴爲余病，則余豈敢！」（自昭代叢書別集）

杜鵑

一 望帝春心託杜鵑



春暮夏初的時候，我們經過了活潑美麗的春光，踏入一個日見陰密的境地。我們是眼見絢爛的春花，飄零於泥塗，婆娑的翠柳，迷混於綠蔭；芳草萋萋，樹木沈沈，鮮明顯豁的大地，漸漸著上了一重稠密的新裝。蝶舞也爲之隱匿了，鳥鳴也爲之隔離了；只有深林中的杜鵑，她開始來哀訴狂鳴。於是，我們聽着她彷彿深怨幽鬱的鳴聲，我們不禁要憶起了一時遺忘，不知誰氏所作的那一句悲涼哀婉的詩句：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」杜鵑在中國文學上，已成爲一個主要的題材；無論誰，只要稍微涉獵一些中國文學書籍，就可發見這個望帝化爲杜鵑的故事。據說是這樣的：

「蜀之先，肇於人皇之際；其後有王者曰杜宇，稱帝曰望帝。」（寰宇記）

「時荊州有一人，化從井中出，名曰鼈靈。於楚身死，屍反汭流，上至汶山之陽，忽復生，乃見望帝，立以爲相。其後巫山龍門壅，江不流，蜀民墊溺；鼈靈乃鑿巫山，開三峽，降丘宅。土人得陸居。蜀人住江南，羌住城

北始立木柵，周三十里，令鼈靈爲刺史，號曰西州。後數歲，望帝以其功高，禪位於鼈靈，號曰開明氏。望帝修道處西山，而隱化爲杜鵑鳥。」（禽經引蜀志）

「杜宇爲望帝，淫其臣鼈靈妻，乃禪位亡去。時子鵑鳥鳴，故蜀人見鵑鳴而思望帝。」（蜀本草紀）

在這個故事中，我們尙有一點不能明白，就是望帝並不怎樣有恩德於人民，而蜀人卻能「見鵑鳴而思望帝。」杜甫有一首杜鵑詩：

「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，涪萬無杜鵑，雲安有杜鵑。我昔遊錦城，結廬錦水邊；有竹一頃餘，喬木上參天；杜鵑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間。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噉；仍爲餒其子，禮若奉至尊。鴻雁及羔羊，有禮太古前，行飛與跪乳，識序如知恩。聖賢古法則，付與後世傳，君看禽鳥情，猶解事杜鵑；今忽暮春間，值我病經年，身病不能拜，淚下如迸泉。」

這雖然是一首感事詩，所云極爲附會；而且望帝的傳說，在漢代早有了；但「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噉」云云，或許可以作這個故事起源的解釋。

還有杜鵑的鳴聲，自來擬爲「不如歸去，不如歸去」的；由「不如歸去」的哀怨的情感，然後幻想出一個望帝出亡的故事，也屬可能的事。

二 不如歸去

杜鵑鳥的深映人心，啓發無限詩感，全係其鳴聲所致。前面講過，我們或許是擬其聲爲「不如歸去」，是以幻想出一種望帝出亡的故事；後來就因望帝的故事，杜鵑擬作人化，於是我們聽着她清孤冷蕩，綿續反覆的啼聲，愈增一種悲感同情之意。這樣互相遞變，遂產生了许多很淒涼的歌詠：

「蜀客春城聞蜀鳥，思歸聲引未歸心。卻知夜夜愁相似，爾正啼時我正吟。」（杜牧：杜鵑）

「十年冤魄化爲禽，永逐悲風叫遠林。愁血滴花春豔死，月明飄浪冷光沈。凝成紫塞風前淚，驚破紅樓夢裏心。腸斷楚辭歸不得，劍門迢遞蜀江深。」（馮衰：子規）

「夜入翠煙啼，晝尋芳樹飛。春山無限好，猶道不如歸。」（范仲淹：子規）

「一叫一春殘，聲聲萬古怨。疏煙明月樹，微雨落花村。易墮將乾淚，能傷欲斷魂。名疆慚自束，爲爾憶家園。」（余靖：子規）

「月上半峯峯樹碧，子規啼苦月無色。壯士身邊都不聞，兒女眼中淚自滴。從軍官清吾何苦，嘉州路遠爾勿語。子規！子規！漫啼絕，斷無清淚灑向汝。」（石介：聞子規）

「花愁月恨只長啼，雨夕風晨不住飛。自出錦江歸未得，至今猶勸別人歸。」（楊萬里：出永豐縣西石橋上聞子規）

「今年未有子規聲，忽向宮中樹上鳴。告訴落花春不管，裴回曉月恨難平。斜風細雨又三日，柳絮浮雲空一生。豈不懷歸歸未得，情渠傳語故園鶯。」（前人：景靈宮聞子規）

「交疏日射房櫳曉，碧樹初開子規鳥。驚回殘夢了無歡，慘切清愁破清悄。獨宿何曾下繡帷，寧勞勸我不如歸。鶯花爛熳江南道，好向遊人醉處啼。」（孫黃閨中聞子規）

「子規啼送曉雲間，千里思親匹馬還。路出毛州草如海，天邊何處不忘山？」（日人，佚名）

「茅檐人靜，蓬窗燈暗，春晚連江風雨。林鶯巢燕總無聲，但月夜常啼杜宇。催成清淚，驚殘孤夢，又

揀深枝飛去。故山猶自不堪聽，况半世飄然羈旅。」（陸游：夜聞杜鵑，鵲巢仙）

還有方孝孺的一首聞鵲詩，係用淡描的筆墨，舒寫率直的情調，形成一首一氣直貫，異常悲憤，讀之令人奮然的作品，更是值得稱引在這裏的：「不如歸去，不如歸去。一聲動我愁，二聲傷我慮；三聲思逐白雲飛，四聲夢繞荊花樹。五聲落月照疎櫺，想見當年弄機杼；六聲泣血濺花枝，恐污階前蘭茁紫。七八九聲不忍聞，起坐無言淚如雨。憶昔在家未遠遊，每聽鵲聲無點愁；今日身在金陵上，始信鵲聲能白頭。」

至於禽言詩中，「不如歸去」尤為常用的材料：

「不如歸去，孤城越絕三春暮，故山只在白雲間，望極雲深不知處。不如歸去不如歸，千仞岡頭一振衣。」（朱熹）

「不如歸去，不如歸去；千山萬水家鄉路。今年又負故園花，來歲開花定歸否？歸去歸去須早歸，近日江湖非舊時。」（戴昺）

「不如歸去，愁絲怨紅春欲暮。汝勸行人歸，行人勸汝住；鳴聲不住良苦辛，啼得血流無用處。不如歸

去吾今歸，千聲萬聲爾何爲？（劉學箕）

「不如歸去，南山豆熟，北山有黍。」（李夢陽）

「不如歸去，他鄉不可以居住；冬苦寒，夏酷暑，江湖飄泊幾幾度？笑爾征途人，盍歸來乎！日欲暮。」

（宋杰）

「不如歸去，省我墳墓，風捲紙錢灰，烏鴉銜上樹。十載不歸來，忘卻門前路。」（金若蘭）

由「不如歸去」的正面意義上着想，即擬其音爲「思歸樂」。如唐元稹思歸樂詩云：「我作思歸樂，盡作思歸鳴。爾是此山鳥，安得失鄉名。應緣此寄跡，自古離人征。陰愁感和氣，俾爾從此生。」白居易更有詩和之：「山半不棲鳥，夜半聲嚶嚶，似道思歸樂，行人掩泣聽。皆疑此山路，遷客多南征。憂憤氣不散，結化爲精靈。我謂此山鳥，本不因人生，人心自懷土，想作思歸鳴。」

其他，更有擬之爲「謝豹」者，於義無取。張華禽經注：「子規啼苦則倒懸於樹，自呼謝豹。」雍陶聞杜鵑詩：「碧竿微露月玲瓏，謝豹傷心獨叫風。高處已應聞滴血，山榴一夜幾枝紅。」依據瑯嬛記的記載，這一個謝豹的名稱，是起源於一個戀情故事的：「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，其女親而悅之。其人聞子規啼，心動，即謝去。女恨甚，後聞子規啼，則怔忡若豹鳴也，使侍女以竹枝驅之，曰：「豹！汝尙敢至此啼乎？」故名子規爲謝豹。」

現據日人內田清之助氏的紀錄，鳴聲實作：

每每連續反覆，所以舊記錄說她是「夜鳴達旦」的。夜間，萬籟靜寂，聽起來尤覺淒然動人。

三 啼血深怨

在舊書中，還有一種啼血的傳說：

「鶯周，甌越間曰怨鳥。夜啼達旦，血漬草木。」（禽經注）

「杜鵑苦啼，啼血不止。」（埤雅）

「三四月間，夜啼達旦，其聲哀而吻有血。」（格物總論）

「人言此鳥啼至出血乃止，故有嘔血事。」（異苑）

根據這種傳說，工愁善吟的詩人，關於杜鵑鳥的悲感，不得不又增了一層：

「雨恨花愁同此冤，啼時聞處正春繁；千聲萬血誰哀爾，爭得如花笑不言。」（來鵬：子規）

「蜀魄千年尙怨誰？聲聲啼血向花枝。滿山明月東風夜，正是愁人不寐時。」（羅鄴：聞杜鵑）

或	厂	厂	厂	厂	厂	厂	厂	厂	厂
te	pe	n	ka	ke	ta	ka	ka	ka	ka
ho	n	no	n	ta	te	ta	ka		

「年年春恨化冤魂，血染枝紅壓疊繁。正是西風花落盡，不知何處認啼痕。」（吳融：秋聞子規）

「楚天空闊月沈淪，蜀魄聲聲似告人。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絨口過殘春。」（杜荀鶴：聞子規）

「國亡知幾代？啼血聲轉頻。爾自無歸處，何須苦勸人。煙深青嶂曉，花落故城春。任是心如鐵，聞時亦

愴神。」（張羽：杜宇）

「暮春滴血一聲聲，花落年年不忍聽。帶月莫啼江畔樹，酒醒遊子在離亭。」（李中：子規）

「春殘杜宇愁，越客思悠悠。雨歇孤村暮，花飛遠水頭。微風聲漸咽，高樹血應流。因此頻回首，家山隔

幾州？」（前人：途中聞子規）

此種啼血的誤解，當然起源於觀察的不精。雖然李時珍已經曉得杜鵑是「赤口」的，但「血漬草木」的觀念，人人深印腦中；所以就是到了現在，恐怕也還有一部分人這樣的相信。或則有時捕獲的杜鵑，嘴上偶有血跡，於是推想她是啼苦而出血的，並以為一般的杜鵑，當係同樣如此。日本會有說捕獲過夜間撞壁而死的杜鵑，的確見有滿口污血，不過這個實例，假如真實，也不能作為啼而出血的證據；這滿口污血，當係撞壁受傷所致。

四 杜鵑花

和啼血相關的，對於「杜鵑花」這種植物，也是很與吾人以一種特殊情感的。且看古人詠杜鵑鳥的

詩，就常常連帶說起杜鵑花：

「遊魂自相叫，寧復記前身！飛過鄰家月，聲連野路春。夢邊催曉急，愁處送風頻。自有露花血，相和雨滴新。」（賈島子規）

「杜宇竟何冤，年年叫蜀門。至今銜積恨，終古弔殘魂。芳草迷腸結，紅花染血痕。山川盡春色，嗚咽復誰論。」（杜牧杜鵑）

「蜀地會聞子規鳥，宣城又見杜鵑花。一叫一回腸一斷，三春三月憶三巴。」（前人前題）

「舉國繁華委逝川，羽毛飄蕩一年年。他山叫處化成血，舊苑春來草似煙。雨暗不離濃綠樹，月斜長弔欲明天。湘江日暮聲淒切，愁殺行人歸去船。」（吳融岐下聞杜鵑三首錄一）

「老杜聞子規，近在東西川。猶云感時物，收淚寫幽悵。今我行塞徼，子規相後先。時夏雲景晦，鳥呼搖空煙。響入樹窅窅，啼垂血濺濺。想知歧路難，不惜軀命全。千聲復萬聲，鳴我歸言湍。苟非木石心，豈免腸內煎。江南叢薄間，有花名杜鵑。開時是鳥至，相戒治春田。不歸如江水，負此今五年。風景孰云異，物情有邊。」

寄巢勿浪出，祝爾還自憐。」（柳貫李老谷聞子規）

「山前杜宇哀，山下杜鵑開。腸斷聲聲血，郎行何日回？」（木公杜鵑）

南越筆記云：「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，故名。」然杜鵑啼時所開花，並不止此一種，要亦以其色殷紅，似杜鵑啼血所漬成故耳。或則二者同在西蜀爲人所注意，是以名耳。據作者所見，現在錢塘江兩岸山谷中，亦

甚爲繁茂；初夏放舟中流，只見滿山紅色，宛如錦繡；綠蔭參差相間，猶似明霞爛漫；俗名此花爲「映山紅」，實盡得其趣。

杜鵑花在植物學的分類上，屬於杜鵑花科 (Ericaceae)，杜鵑花屬 (*Rhododendron*)，學名爲 *R. simsii* Planch (*R. indicum* var. *ignescens* Sweet)。分布河南湖北四川湖南江西蘇浙江福建廣東雲南等省。同屬植物，我國所產，據鍾心煊氏的調查，共有二百十六種，又八變種；以雲南四川二省所產爲最多。名稱見鍾氏所著中國木本植物目錄 (A Catalogue of Trees and Shrubs of China) 一書中。其詳細說明，非本文應有的範圍，當待其他機會，茲姑從略。

此花雖然絢爛可觀，而且花鏡中會有栽培方法的紀錄。雲南通志又說：「杜鵑有五色雙瓣者，永昌蒙化，多至二十餘種。」但栽培並不廣。故檀萃滇海虞衡誌說：「杜鵑花滿滇山，嘗行環州鄉，穿林數十里，花高幾盈丈；紅雲夾輿，疑入紫霄，行彌日方出林。因思此種花，若移植維揚，加以剪裁，收拾蟠屈於瓊砌瑤盆，萬瓣朱英，疊爲錦山，未始不與黃產爭勝；而棄在蠻夷，至爲樵子所薪，何其不幸也！」現在上海等處通商口岸，花卉園藝，較爲繁盛；杜鵑花種，大多來自日本；於初春嚴寒時節，和牡丹同樣，用溫室促成開花；與梅花，水仙等清芳孤標的風韻相映，其富麗華美，尤足多者。

五 日本式的風趣

我們對於杜鵑鳥的見解。如上所述：說她是哀怨的望帝的化身，說她隨時叫着「不如歸去」，說她「啼苦出血」，總之，是渾身帶着悲涼的情感。所以羅鄴聞杜鵑詩云：「花時一宿碧山前，明月東風叫杜鵑。孤館覺來聽夜半，羸童相對亦無眠。汝身哀怨猶如此，我淚縱橫豈偶然。爭得蒼蒼知有恨，汝身成鶴我成仙。」是怎樣的一種含有深怨的文字呀。此外如荆楚歲時記云：「杜鵑初鳴，先聞者主別離。學其聲，令人吐血。登廁聞之不祥。厭法，但作狗聲應之。」異苑云：「有人山行，見一羣，聊學之，嘔血便殞。」這是變作一種很可厭的生物了。又見聞錄云：「嘉祐末，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，忽聞杜宇之聲。歎曰：「北方無此物，異哉！不及十年，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？」客曰：「聞杜鵑何以知此？」康節曰：「天下將治，地勢自北而南；將亂，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氣至矣，禽鳥飛類，得氣之先者也。」此種讖緯思想，也是偏於悲觀一方的。但日本則不然，他們對於杜鵑的情趣，完全與我國異樣。如雍州府志云：「古來倭俗專愛杜鵑，愛惡與中華異。故春來早聽其音爲口實，凡嗜詩歌人特賞之，傾耳於樹林也。」和漢三才圖會云：「京洛近處多有之，以爲哀怨之鳥，然歌人喜聞初聲，此與歲時記之說異。」可見他們喜聞杜鵑的鳴聲，和我們聽鶯燕的聲音同樣。再看賴山陽的杜鵑行，更可以確定無疑了：「吾昔侍母鴨綠灣，君偶來自白河關。割雞共舉夜半酒，隔國同指暮春山。母曰：此間無杜鵑，君云關左到處聞。會怪一樣不如歸，漢人所悲和人歡。應緣騷人生輦轂，乍甌相詫自古然。君去二年寄信到，併緘一紙寫謝約。使我獻親開慈顏，雖不聞聲常見貌。上有元候題墨痕，春月併得北堂奧。候是今代裴晉公，知君綠瑩侍銀缸。夜闌言及鴨水語，呼吏爲寫啼血紅。君不見杜甫入蜀拜此鳥，爲傷世

綱方亂擾。又不見邵雍在洛聞此聲，預憂新法海宇橫。如今文教率盡一，吾自童年記君實，唯願蒼天不變公無疾，杜鵑有無非所恤。吾儕母雛安其巢，哺乳將賴陽春力，不唯此圖比穎美於陸橘。」（自序畫杜鵑行，謝白河田內月堂）

六 別名種種

本文所說的是杜鵑鳥，例證中曾雜引了「杜宇」「子規」等等名稱，都是她的異稱；杜鵑鳥的別名真多，在我們的舊記錄中，恐怕她要算名稱最多的一種鳥類了。在她那些紛歧繁雜的名稱中，有一些是屬於神話上的，有一些是擬似鳴聲的，有一些是各處各地的俗稱；又以聲音訛轉的關係，同一名稱，有各種各樣的寫法，因此愈見紛雜繁複。

杜鵑 荆楚歲時記，見前。

本草綱目：蜀人見鵲而思杜宇，故呼杜鵑；說者謂杜宇化鵲誤矣。鵲與子嵩（按音備）子規（亦作秭歸）鷓鴣（亦作鷓鴣）催歸（亦作思歸）諸名，皆因其聲似，各隨方音呼之而已。其鳴若曰不如歸去，諺云「陽雀叫，鷓鴣夾」是矣……服虔注漢書，以鷓鴣為伯勞誤矣；名同物異也；伯勞一名鳩，音決，不音桂。」

杜宇 禽經：江左曰子規，蜀右曰杜宇，甌越曰怨鳥。」

杜魄

武元衡詩：「望鄉臺上秦人在，學射山中杜魄哀。」

蜀魄

事物異名。

怨鳥

禽經，見杜宇。

埤雅：「杜鵑苦啼，啼血不止，一名怨鳥。」

冤禽

格物總論。

鷓鴣

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按：鷓鴣音啼，鴣音規。

鷓鴣

離騷：「恐鷓鴣之先鳴兮，使百草爲之不芳。」

按：鷓鴣音提。

鷓鴣

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楊雄反離騷：「徒恐鷓鴣之將鳴兮，願先百草爲不芳。」

按：鷓鴣音貴。

鷓鴣

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廣韻：「鷓鴣子規也。」

按：鷓鴣音啼，或音弟，義同。集韻作鷓，正字通作鷓。

鷓鴣 本草綱目。

田鷓 臨海異物志：「鷓鴣一名田鷓，春三月鳴，晝夜不止，音聲自呼。俗言取梅子塗其口，兩邊皆赤。上

天自言乞恩，至商陸子執，鳴乃得止耳。」

盤鷓 玉篇。

子鷓 華陽國志。

西溪叢話。

通雅。

子鳩 博雅：「鷓鴣子鳩。」

子鷓 蜀王本紀。

子規 本草綱目，見杜鷓。

禽經，見杜宇。

子歸 楊維禎五禽言：「子歸，子歸，子不歸，白頭阿婆慈且悲。子勿歸，待何時？君不見：西江處士章九華，

十年去赴丘園科，母死妻啼未還家。」

柝歸 本草綱目，見杜鷓。

高唐賦：「柝歸思歸。」

秣鳩 史記：「百草奮興，秣鳩先津。」

子嵩 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爾雅郭璞注：「子嵩鳥出蜀中。」

子鵲 廣韻：「子鵲出蜀中，本作嵩。」

嵩周 爾雅。

禽經：「嵩周子規也。」

周燕 本草綱目。

思歸 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思歸樂 見聞錄：「思歸樂鳥狀如鳩而慘色，三月則鳴。陶岳零陵記云：「其音云不如歸去」即此。」

歸去樂 南寧州府志。

催歸 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全唐詩話：「喚起窗全曙，催歸日未西。無心花裏鳥，更與盡情啼。」乃二禽鳴也。喚起聲如絡

緯，圓轉清亮，偏鳴於春曉；江南謂之春喚。催歸子規也。」

催耕鳥 曹州府志。

陽雀 本草綱目，見杜鵑。

謝豹

閩中記：「子規自呼爲謝豹。」

老學菴筆記：「吳人謂杜宇爲謝豹。杜宇初啼時，漁人得蝦曰謝豹蝦，市中買筍曰謝豹筍。唐顧

况送張衛尉詩云：「綠樹村中謝豹啼。」

和漢三才圖會：「有謝豹蟲以羞見之，則以足覆面如羞狀。是蟲聞杜鵑聲則死，故杜鵑亦稱謝

豹，轉借以爲名矣。」

鷓鴣

博雅，見子鳩。

廣雅：「子鳩也，一作雉。」

按：鷓音買，鷓音詭。玉篇以爲布穀。

買鷓

顏師古漢書注：「鷓鴣鳥一名買鷓，一名子規，一名杜鵑。」

雌鷓

廣雅，見鷓鴣。

鳩

廣韻：「古洽切，杜鵑也。」

搔羊

八閩通志。

淵明鬼

清異錄。

觀自在

同前。

寒火蟲

貴州府志。

白臉雞

訓蒙字會
廉州府志。

春瑰鳥

同前。

海南鳥

南寧州府志。

七 杜鵑何鳥

這樣在中國文學上極有地位，而名稱繁複到有四十二個的杜鵑鳥，正和她的鳴聲相同，有淒涼哀怨的情調；並不是華麗美艷，卻是

「狀如雀鷁而色慘黑，赤口」（本草綱目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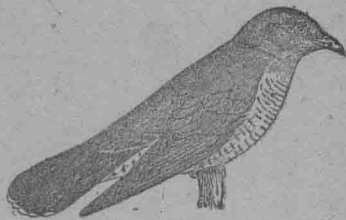
那樣一種極為暗淡的鳥類。詳言之：體大於伯勞，而小於鶉。雄鳥頭上灰黑，眼臉黃色；嘴的尖端，微微下彎，色黑，基部漸淡，略帶黃色，下嘴尤為明顯；口中鮮紅色。背部蒼黑，撥風羽黑，內側有白斑。喉部蒼灰；胸部上半微蒼，下半及腹部地色白，有多數闊約六釐的橫條紋。尾羽在中央的最長，左右逐漸減短，地色黑，有白色橫紋，對於羽軸為互生的排列；此種橫紋，極似鷹斑，惟鷹斑對於羽軸的排列是對生的；橫紋在中央尾羽者最細，左右則稍大。腳黃色，四趾，二前向而二後向。

雌鳥頭上有淡褐斑；眼臉微黃。背部略近褐黑，撥風羽外側有褐色小斑點。喉部色較淡，有細微黃褐色

橫紋；此紋延及胸腹部，逐漸加闊。腳淡黃，稍帶泥色，其餘同雄鳥。

雛鳥初孵化時，背面蒼黑，脊椎部中心，微微凹下。腹部地色淡褐黑，而現微紅。臀部較他鳥爲大。嘴根鼻孔緣甚高。孵化後經過五六日，尚不開眼；約十日，始現細縫。口腔黃色，而中央部則緋紅。漸漸成長，始生針羽；針尖白色，不久開展爲褐灰帶蒼而邊緣白色的羽毛。雌體每羽褐色稍多。尾羽殆和成鳥不生差別。自喉部至腹部，有黑橫斑，較成鳥闊而色濃。十月中雛毛脫去，頸部和背部的白緣羽毛漸漸消失，至翌年三四月中而換盡。是時雄鳥喉部和胸部上半的羽毛，已將幼小時代的橫斑除去，而純爲淡蒼色了。至第二年春，嘴才彎曲。

飛翔速率，和鷓相似，甚爲緩慢；能如鷹那樣迴翔。除繁殖期，雌鳥有時靜止於低下的樹枝間外，常棲息山間深林中；出沒於疎枝茂葉之間，色澤既陰暗不易惹目，性又狡黠懦怯，見人即逸，故甚難目見。



鳴鳩

一 催耕之鳥

杜鵑來時，正是麥黃稷熟，稻田下種的晨光。同時鳴鳩也來在田野間鳴叫了。她那

与 Y

PH

FY

PH

Ka

Ko

Ka

Ko

的聲音，好似在對農夫們叮嚀地說：「布穀呀！布穀呀！」所以爾雅的「鳴鳩鵲鶉」郭璞注云：「今之布穀也，江東呼爲穫穀。」又張華云：「農事方起，此鳥飛鳴於桑間，若云五穀可布種也，故曰布穀。」楊雄傳注云：「布穀一名買銳，蓋聞其聲，則農買銳插以布穀也。又其聲曰家家撒穀，因其聲之相似也。」杜甫詩云：「布穀處處催春種。」蔡襄稼村詩帖：「布穀聲中雨滿犁，催耕不獨野人知。荷鋤莫道春耘早，正是披蓑叱犢時。」陸游嘲布穀詩云：「時令過清明，朝朝布穀鳴，但令春促駕，那爲國催耕，紅紫花枝盡，青黃麥穗成。從今可無語，傾耳舜絃聲。」但鳴鳩何常真是有意來催耕呢？陳造說得好：「人以布穀爲催耕，其聲曰脫了潑袴。」

淮農傳其言云：郭嫂打婆。浙人解云：一百八個鳥何與人事，人以意測之耳。

鳩鳩的名稱，因聲音之轉變，時地之各異，雅俗之不同，除上述幾個外，還有許多；現在一并列下，並誌明牠最初的出處，而且略加說明：

鳩鳩 詩經曹風：「鳩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」

尸鳩 說文：「結籜尸鳩。」

山海經：「南山鳥多尸鳩。」「敦薨之山，其鳥多尸鳩。」

鳴鳩 禮記月令：「鳴鳩拂其羽。」

本草綱目：「或云鳩鳩即月令鳴鳩也；鳴乃鳩字之訛。」

桑鳩 陸璣詩疏：「一名桑鳩。」

郝懿行爾雅義疏：「桑鳩鳩鳩，亦聲相近。」

鵠鵠 爾雅見前文。

陸璣詩疏：「今梁宋之間，謂布穀為鵠鵠。」

結籜 說文見尸鳩。

結鞠 詩經毛傳：「鳩鳩結鞠也。」

結語 方言：「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，謂之結語。」

布穀

爾雅義疏：「結誥即桔鞠聲之轉也。」
散見前文。

布鷲

集韻廣韻：「布穀鳥，本作穀，俗加鳥。」

搏穀

禮記月令：「仲春鷹化為鳩。」鄭注：「鳩搏穀也。」

穫穀

方言：「江東呼為穫穀。」

擊穀

方言：「周魏之間，謂之擊穀。」

撥穀

爾雅義疏：「鴝擊穀聲相轉。」

撥穀

本草綱目：「北人名撥穀。」

爾雅翼

爾雅翼。

埤雅

埤雅。

郭公

本草綱目。

爾雅翼

爾雅翼。

埤雅

埤雅。

買鏡

見前文。

按此名與杜鵑之別名鷓鴣者同音；大概因其形態類似，故而互相混稱。

鷓鴣 玉篇「鷓鴣今之郭公。」

鷓鴣 按：鷓鴣同鷓。

割麥插禾 本草綱目「布穀名多，皆各因其聲似而呼之。如俗呼阿公阿婆，割麥插禾，脫卻破袴之類，皆因其鳴時可爲農候故耳。」

阿公阿婆 本草綱目，見割麥插禾。

脫卻破袴 同前。

脫了潑袴 見前文。

郭嫂打婆 同前。

一百八個 同前。

鳴鳩的名稱，大略已盡於此，共得二十四個，多數是擬似她的鳴聲而得名。這極爲奇怪，世界各國，所與名稱，亦復類似，與我國的郭公一名，聲音相近。例如拉丁語爲 *Cuculus*，英語爲 *Cuckoo*，法語爲 *Coucou*，德語爲 *Kuckuk*，荷蘭語爲 *Koekkoek* 等是。

至於爾雅義疏云「又謂勃姑，又謂步姑。按今揚州人謂之卜姑，東齊及德滄之間，謂之保姑。」這似乎有錯誤，蓋現在浙江名斑鳩爲鶉鳩，與這些名稱，聲音相近；想別處也必同樣。埤雅以搏黍爲鶉鳩，亦非；蓋搏黍爲黃鳥的別名，已詳黃鳥文中。更有或以爲鶉鶉，或以爲擊正，都已經人辨正。還有楊雄方言，以鶉鶉爲戴

勝，茲不贅述。

關於鴝鳩的俗名，我國文人好擬之爲禽言詩，有幾首到是很有意思的：

「布穀布穀，新陳不相續；富家笑，貧家哭。」（袁汝璧）

「家家布穀，春不布穀秋不熟，農夫哭。」（朱一是）

「割麥插禾，泥深沒腕。新婦餉飯投取螺，婦家煮糜奉阿婆。」（邵長蘅）

「割麥插禾，東田水涸，西田水多，天雨不勻將奈何。」（江權）

「脫卻布袴，布袴典錢三百數；夫要米，婦要布；催租人入門，索去袴錢兩無語。」（宋榮）

在這一類的詩中，流露着無數農民的痛苦。「索去袴錢兩無語」那樣的話，你看描寫得何等深刻；寥寥七字，可以使我們想像到，眼前彷彿有一對可憐的，貧困的，辛勤的，誠篤的，失望的，無救的農夫；癡癡地，寂然地正在那裏凝思！

一一 奇異的育雛

杜鵑鳥類，西半球所產的，能作粗拙的巢，自己孵卵育雛。東半球所產，概不作巢。此事我國古時已經曉得；故說杜鵑「不能爲巢，居他巢生子」，「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噴，仍爲餒其子」。說鴝鳩「不能爲巢，多居樹穴及空鵲巢中哺子」。（本草綱目）在歐洲也是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人已經知道。現據日人川

口孫治郎氏的研究，則杜鵑也有自己孵卵育雛的事實；這是特殊的例外，詳細情形，尙不可知；他日研究進步，能將其現象證實，自係一種有趣的新發見。至於寄育現象——即產卵於其他鳥巢中，而由他鳥爲之孵卵育雛——則川口孫治郎氏對於杜鵑，仁部富之助氏對於鳩，都有詳細的研究。杜鵑以產卵於鶯巢中爲主。〔這裏所說的鶯是前文說過的日本特產的小鳥，並不是產於我國的比較大形的黃鳥。〕鳩產卵於鳩，赤鳩，鶺鴒，剖葦，赤鷓，黃道眉，竹林鳥等巢中。杜鵑鳥卵，常模擬鶯卵，故爲茶褐色。鳩卵則以寄居鳥巢的不同，而異其色彩。寄育的習性，杜鵑和鳩大概類似；以下就仁部富之助氏及其他學者對於鳩的研究，略述一點概況。

一九〇二年，德雷斯氏於其舊北地區鳥類一書中，對於鳩會說：

「卵或許先產在地上，然後雌鳥銜於口中，放入她所選定的預備爲雛鳥作義親的巢中。」

The egg is probably laid on the ground and the female takes it in her bill and places it in the nest of the bird she has selected as a foster parent.——Dresser: *Palaearctic Birds*, 1902.

杜鵑與鳩，其體色及飛翔狀態，實爲鳥類擬態現象的一個適例；牠完全模仿着猛鷲的鷹類；列子云：「鷓之爲鷓，鷓之爲布穀，布穀久復爲鷓。」及禽經注云：「仲春鷹化爲鳩，仲秋鳩復化爲鷹。」即係不知其移徙現象，及真實形態，而引起的誤解。然而於此，正可見其擬態程度的高妙。正在孵卵的鶯等小鳥，見其飛

來，誤認爲襲擊的鷹鷂，於是倉皇飛去，鴉鴉乃得從容置卵於其巢中。但逸去的小鳥，終惦念着自己的卵，不久回巢探視，見敵害已去，而巢與卵均完好無恙，驚喜之餘，也不遑辨別卵數，就重復安然孵伏。

鴉鴉卵的孵化日數，每較其義親的卵，爲日稍短，故在巢中，必定最先成雛。此鴉鴉的雛，以其本能作用，能將同巢的卵，盡棄於巢外，而獨自占着義親的哺育。大概鴉鴉的義親，都是較鴉鴉體形爲小的種類，故爲鴉鴉雛鳥得到充足的養分起見，如此獨占一巢，甚爲必要。鴉鴉雛的排棄同巢鳥卵的動作，甚爲有趣，牠先靜止於巢的一隅，於是突然運動，臀部在巢底而直立其體，置卵於脊部中心；復廣張兩腳，頸部下抵巢底，翼自左右迴向脊上，則卵適置於兩翼和脊的中間；於是猛擡其體，掀卵至巢的邊緣；更以臀部鎮定於巢緣，反擊其體，數回反復，卵遂撞落於巢外。至此回巢稍事休息，乃再行搬出第二個卵，到搬盡而止。牠如此殘忍的排擠其同巢的義兄弟，可憐牠的義親始終不會覺察，還是辛勤來往，專心哺育這愛子的仇敵，直到牠能飛翔覓食。

古少皞氏以鳥紀官，云：「鳳鳥氏歷正也，元鳥氏司分者也，伯趙氏司至者也，青鳥氏司啓者也，丹鳥氏司閉者也，祝鳩氏司徒也，雉鳩氏司馬也，鴉鴉氏司空也，爽鳩氏司寇也，鶡鳩氏司事也。五鴉鴉民者也。」注云：「鴉鴉平均，故爲司空。」（左傳）所謂平均，指其養子，一朝從上下，暮從下上，均平如一。（詩傳）然而我們現在既已明白，鴉鴉的雛鳥，是由別種鳥類，代她孵育長大的，所謂平均云云，當然是或爲觀察的不精確，或以他鳥的現象，附會到她身上的緣故了。

三 毛蟲的仇敵

鳩在每一個小鳥巢中，只產一顆的卵；而一羽雌鳩，每年於繁殖期中，約隔三四日產卵一顆，計共產二十顆左右；每一顆卵，必犧牲其他小鳥四五羽，如是共計有百羽左右，此種小鳥，如鶯，鴉，鵲，鴿等，都是益鳥，故單從這一方面看來，似乎杜鵑類都是害鳥。但就其食餌的習性上觀察，則功罪可以相當，宜認之為益鳥而加以保護。解剖其胃，可見黏膜上常有無數刺毛，即是啄食毛蟲的痕跡。此種毛蟲，為他種鳥類所不喜食，或不敢食，所以益處特大。在中國，杜鵑類所食何種蟲類，尙未經人研究。在日本，則食松枯蠹等毛蟲。一解剖一羽的胃，有時可見三百的毛蟲。一又傍及蟬，蜘蛛，蝨，斯等物。在西洋，對於鳩，曾有這樣的記錄：

[Count Casimir Wodgicki 云：郭公為極有益於林業之鳥，彼食一種松林之害蟲，曰 *Bombix*

pinii (此蟲與歐洲大陸之松林以巨害) 郭公不僅食此蟲之卵，而且食其幼蟲，因其胃能消化 *Bombix*

pinii 幼蟲之強毛也。余猶記一八四七年，Darsin 地方 Pomeranian 村之松林，將為此害蟲破滅，得

大多數之郭公經過而被救，共二星期而奏巨功。次年，此林即無蟲害。此事曾經科學家計算矣：一鳥每五分鐘吞食一蟲，一日二十四小時，一鳥所吞之數為一六八，百鳥為一六，八〇〇矣。若害蟲之半為雌，每日一頭產五〇〇卵，百鳥防止害蟲產卵之數，為四，二〇〇，〇〇〇矣，不亦足驚乎？(辛樹幟：中國鳥類目

錄，科學 Vol. X, p. 755)

觀此，可知杜鵑鳴鳩，對於農林業上的利益，是如何巨大。只有一椿弊害，就是杜鵑喜食柞蠶，爲行柞蠶天然飼養法時一個大障礙。防禦之法，要視此後研究的努力了。

四 筒鳥

分類上杜鵑的地位，前文未曾敘明，現在補記於此。她的學名爲 *Cuculus intermedius intermedius* Vahl，屬於杜鵑目 (Cuculiformes)，杜鵑亞目 (Cuculi)，杜鵑科 (Cuculidae)。鳴鳩與杜鵑同屬，學名 *C. canorus telephonus* Heine。分布區域，鳴鳩較杜鵑爲廣闊。杜鵑在西伯利亞東南部，中國北部以及日本等處繁殖；冬季南往馬來半島、印度、非洲等處。鳴鳩則遠及歐洲東南部。另有一亞種，名雲南鳴鳩 (*C. c. bakeri* Hartert) 者，四至七月，在雲南東南部和西部繁殖；冬季南遷緬甸。

和杜鵑鳴鳩同屬的常見鳥類，還有一種筒鳥 (*C. opiatus opiatus* Gould)，分布西伯利亞東部，日本北部和我國北部；冬季南至印度、緬甸、馬來以及澳洲。臺灣產一亞種 *C. o. taiwanensis* Swinhoe 也見於我國靠近臺灣的海岸邊；五月和十月，經過廣東。

鳴鳩形態：身體上面暗灰青色。頭部稍淡。翼的撥風羽灰褐，內羽瓣有白色橫斑。尾黑，亦有白色橫斑，尖端白色。喉及上胸淡灰青，以下腹面白色，有細微黑色橫斑。喙基部暗黑色，緣部黃色，口角橙黃。腳黃色。筒鳥形態，與鳴鳩相似。杜鵑鳴鳩筒鳥三種，概形本極類似；以大小分別：鳴鳩最大，筒鳥次之，杜鵑最小。以胸部黑

色橫斑的闊狹分別：筒鳥最闊，杜鵑

之，鳴鳩最狹，又筒鳥色彩較暗，故英名為深色喀咕 (Dark Cuckoo)

同樣杜鵑較小，名為小喀咕 (Lesser Cuckoo)。至於筒鳥的鳴聲，作單純的

ㄉㄨㄛ

ㄉㄨㄛ

ㄉㄨㄛ

ㄉㄨㄛ

Pon

Pon

Pon

Pon

之音，好似竹筒吹嘯之聲，我們稱她為筒鳥，就因此故。這也是易於分別的一點。

五 光棍好過

鄭樵說：「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，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。一是以對於杜鵑鳥，詩人墨客，儘管說她是蜀王望帝所化；天天喊着不如歸去，一天到晚，一夜到亮，啼到血漬草木。但民衆並不理會這些，他們聞着杜鵑的啼聲，他們自己得到一種感興。他們自己幻想出一種神話。由這樣產生的故事，每隨地方而不同。

而且故事係由於擬似鳴聲而產生，那一個故事，指那一種鳥類，尚須經過科學的考察，才可以確實承認。現在只就文學的觀點，引錄三個故事於下：

一 有一家人家，一個母親和兩個兒子，小兒子是母親親生的，大兒子是父親的前妻所生；這在小兒子是有親娘，而在大兒子是只有晚娘的了。晚娘是最愛小兒子，而最不喜歡，最嫌惡大兒子的。她常常想設法把大兒子害死，但總沒有機會，能使她趁願。有一天，她忽然想起了一個方法，便把兩個兒子叫到跟

前，惡狠狠的對他們說：「淨喫飯，不做活，是終要窮死的；這裏有兩袋子蔬菜，你們兄弟倆，每人拿一袋去上南山種去；誰的蔬菜先出了芽，方准誰回來喫飯；不然就活活的餓死你們，去罷！」

「於是兩個孩子，便每人接了母親給與的口袋，歡歡喜喜的出門去了。到南山的路還沒有一半，兩個孩子覺着實在太累了，便在一棵大樹底下歇歇腳。這時候，弟弟無意中動一動哥哥的袋子，他覺着這袋子比自己的委實輕多了，便向哥哥說道：「哥哥，你的袋子比我的輕，咱兩個換換成麼？」「那哪有不成的呢！」於是他們換了袋子又走，不多一時，走到母親所指定的南山了。兩個孩子，便很費力的把各人的蔬菜，種到各人所選定的一塊田裏，相並的坐着，等候蔬菜發了芽，好回家見他們的母親。但是哥哥的田裏生滿了嫩綠的芽了，弟弟的田裏，連一針尖那麼大的綠葉也沒看見。於是弟弟悲哀的說：「哥哥，你先回家喫飯去吧！」「沒有的事，豈有不等着弟弟一同走，便獨自回去的呢！」哥哥這樣答。咳，可憐的孩子，他們那能知道種在這塊田裏的蔬菜，是被狠心的母親在鍋裏炒過了的呢。兩個孩子從此相並的守着這塊田，終於在蔬菜沒有發芽以前，可憐的孩子，便這樣的——臉對着臉——活活的餓死了。

「母親後來發見了這椿可痛的事，思念兒子幾乎變成一個瘋子了。所以便是到月亮將沈的深夜裏，她還出神的在大門外邊坐着，盼望兒子歸來。這時候，忽有一對小鳥飛集在對面的一棵大樹上，向着這可憐的母親歌唱起來。牠們唱的是：「苦煞，苦煞，娘炒蔬菜誰知道？」「苦煞，苦煞，娘炒蔬菜誰知道？」一直到現在，牠們還是這樣歌唱着，所以我們給牠起個名字，就叫「苦煞鳥」呵。」（顏黎明：杜鵑的故

事語絲第二十八期

「相傳在許多年之前，有一對如花似玉的姊妹倆——她們是姑嫂——她們家裏有些不周濟，所以到了麥秋的時候，她們姊妹倆個，便一同出去拾麥穗。有一天，天氣很熱，她們倆個照舊又出去拾麥穗；但是附近的麥田都割完了，因此她們得不到稍爲僻遠的地方去拾。她們一邊走着，一邊談着，走了又走，走了又走，走了很遠很遠的才好歹找得一塊麥田，而且這塊麥田不久就要動手開割；自然她們是很喜悅的。開割了，她們慌忙去拾。正拾着，忽然遠處來了一羣光棍，搶上前來，不由分說，便把那位小姑搶去跑了；爲嫂的，在漫野裏，號啕痛哭，呼救求援，但歸根都是等於零，都是失敗了。

「明明是牠（爲嫂的）領出來的小姑，於今卻被人家搶去了，她怎忍回家而且更怎敢回家？她不得不漫游各地，見人便問：『您見俺的小姑了嗎？』然而無情的人們的回答，又都給她以失望。她到處苦口喊着：『小姑，小姑……』但是到處沒有應聲。她急了，三天三夜，沒有住足，也沒有飲食！最後她說：『小姑，總算我把你來害了！你於今在那兒呢？你的靈魂有知嗎？我雖死後呀，也須常來叫喚你的靈魂，使你歸來！小姑，是我害了你呀！我死了吧，我死後變個永遠的相思鳥吧！』說完，她便自盡了！

「真個，她死了以後，變成了一隻鳥，而且那鳥就是杜鵑鳥呀，就是懷思的永不相忘的杜鵑鳥呀。每到麥秋的時候，你便到處可聽到：『光棍奪處，』『還我小姑』的呼聲，那就是她來呼喚她小姑的靈魂了。假使在她喊着『光棍奪處，還我小姑』的時候，你若問她：『你在那裏住？』她就回答你說：『俺在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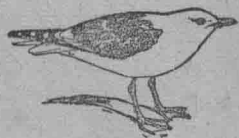
花園裏住。」那是告知你們她的住址，好叫你們把她的小姑送回家去，不至永遠漂泊於外。但到麥秋節過去以後，她就少喊了；她知道她的小姑不在坡裏了，她知道奪處的光棍，也都回家安息去了。」（谷田：杜鵑鳥麥秋節的故事，鳥的故事頁四一。）

「多年前，有一家是夫妻兩個過日子，家境不甚寬裕，豐年地裏收的僅穀喫的；若是凶歲他就出去掙錢去。這一年的春天，天久不雨，五穀眼看着就要種不上。」薪桂米珠，窮人的日子難過極啦！於是，他和她商量，又要出去掙錢去了。

「他出去已經好幾年了，竟不回來；家裏的事歸她照管。本來家裏很窮，那裏有錢雇傭工呢？所以田間的農事，都歸她自己包辦了。一天，她正在坡裏鋤地，天氣很熱，她無力了，但是她還是勉強往前鋤。這時候，從那邊來了一個輕佻的少年，眉來眼去的把她調戲起來了；過來和她奪鋤，並且擁抱着她，和她接吻。你想一個孱弱的女子，如何能抵抗這強徒呢？只好聽其所爲吧了。」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她雖然不讀書，也是知道的。她來到家中，想起這回事來，實在難過，越想越難過，便取一根繩子自縊了。

「死後見了閻王，閻王問道：『你本來不該死，爲什麼你死呢？』」有人污辱我，我羞臊難當，所以死了。我還願意變成一個鳥，來到陽世間叫喊，使一般婦女們不要再蹈我的覆轍。」她哭着說。閻王就允她變作一個鳥，來到陽世間警告大家，所以每到四五月的時候，她就「光棍奪鋤，光棍奪鋤」的叫起來了。」（仲連：「光棍奪鋤」鳥的故事，鳥的故事頁六三。）

依據祁天錫等所著的試編中國鳥類目錄，以 *C. microphorus microphorus* Could 爲俗稱的「光棍好過」。「光棍好過」與「光棍奪鋤」聲音相近。一定是指着同一種鳥類。這種鳥類，體較鳩略小。背面暗褐，頭和頸暗灰。翼的撥風羽與背同色，內羽瓣有白色橫條紋。尾羽較背面稍淡，有黑白相間的橫斑，而尖端白色。下面喉和上胸灰色，以下地色白，散布細微黑色橫斑。上嘴黑色，下嘴暗綠。口角和腳，都是黃色。繁殖於我國以及西伯利亞、朝鮮和日本。冬季到印度和南洋羣島等處避寒。



鷗

一 名稱形態種類

說文：「鷗水鴉也。」倉頡解詁：「鷗鷗也。」詩經：「鳧鷖在涇。」注云：「鷗鳧屬，蒼黑色。鳧好沒，鷖好浮，故鷖一名漚。今字從鳥，後人加之也。」禽經：「鷗信鳥也。」張華注云：「鷗如倉庚而小，羣鳴啾啾，隨潮往來，迎浪蔽日，謂之信鷗。」本草綱目：「鷗者浮水上，輕漾如漚也。鷖者鳴聲也。鷗者形似也。在海者名海鷗，在江者名江鷗，江夏人訛爲江鵝也。海中一種，隨潮往來，謂之信鳧。」又云：「鷗生南方江海湖溪間，形色如白鴿及小白雞。長喙長腳，羣飛耀日，三月生卵。」南越志：「江鷗一名海鷗，在漲海中隨潮上下。常以三月風至，乃還洲嶼。頗知風雲，若羣飛至岸必風，渡海者以此爲候。」在這許多舊記載中，名稱的歧異和演化，可暫置勿論，下列二事，試分別言之：

1 形態的記載，是否正確。

2 江鷗海鷗信鷗，是否爲同一鳥類。

古人雖然也十分說起「格物」這一類話，但他們對於事物的觀察，始終是不緻細，不正確；遺下的記

載，尤屬簡略殘缺；常在名辭方面，轉展注釋，乃愈增其迷糊。你看說鷗鳥的形態罷：一則云「如倉庚而小。」一則云「形色如白鴿及小白雞，長喙長腳。」這其間，大小的差別，須以倍計。用現在的實物爲證，當從後說。若附會地說起來，還可以稱譽前人，說他們也曉得鷗與鴿是類緣極近的鳥類呢。蓋在分類學的地位上，鷗與鴿係同屬鳩鷗目中；一爲鳩亞目，一爲鷗亞目(Lari)。現在普通的動物學書中，以 *Larus canus major* Middendorf 爲鷗，但證以舊時習性記載，如袁凱觀沙鷗詩云：「門外羣鷗我所知，終朝相見不相離。借爾橋東楊柳岸，明年春日更添兒。」那樣的棲息河湖之中，並在我國境內繁殖的，當爲黑味鷗(*L. saundersi Swinhoe*)。此鷗形體最小，較鳩鷗稍大，眼圈黑色，翕銀灰色，翼的撥風羽白色，而尖端與邊緣黑。嘴粗短而黑。其他全體白色。夏季在我國河澤間，棲息繁殖；冬季往來我國以及朝鮮西伯利亞等處的海岸。古人云：「在海者名海鷗，在江者名江鷗。」又云：「江鷗一名海鷗。」大概他們也略知在海在江，爲同一種類，所以混統稱之了。

又所云「海中一種，隨潮往來，謂之信鳥」者，大概指海濱習見的一種叫做海貓(*L. crassirostris Vieillot*)而說。此種體軀較大，翕部青灰色，翼的撥風羽自第一至第五枚黑色，惟尖端有小白點。尾羽近尖端有廣闊的黑帶，嘴黃綠色，尖端黃赤，腳赤褐色。此鳥鳴聲，宛似貓叫，因以爲名。作者曾有一次在故鄉的錢塘江邊尖山上，忽聞羣貓鳴聲，發於山下。心竊疑慮，如此荒野，何來家貓？俯視礁外水際，乃見有無數水鳥，就是這種；正在撲翼爲戲，亦有三五散居者，意態閒適，殊爲可愛。

鷗鳥身體均屬瘦瘠。如高啓鷗捕魚詩云：「秋江水冷無人渡，羣鷗忍饑愁日暮。白頭來往似漁翁，心思捕魚江水中。眼明見魚深出水，復恐魚驚鷗蘆葦。須臾銜得上平沙，鱗鬣半吞猶見尾。江魚食盡身不肥，平生求飽苦多飢。卻猜人少忘機者，海上相逢不飛下。」不論海產或陸產的食魚鳥類，大都口味腥羶，不堪食用。山海經有云：「黝股國其人食鷗。」這一種特殊嗜好，不知現在還有什麼地方存留着沒有？

二 閑客

宋代李昉嘗於園亭中畜養五禽，各以客名：鶴爲仙客，孔雀爲南客，鸚鵡爲隴客，白鷺爲雪客，白鷗爲閑客。鷗鳥潔白的羽色，確是表示着她素潔高尚的性格，如錢起鷗詩所詠：「乍依菱蔓聚，盡向蘆花滅。更喜好風來，數片飄晴雪。」令我們對於她色彩上的佳妙，無限神往。至於她的姿態又是十分閑雅；常飄浮水面，隨浪上下，似若無慮無求，與世無爭者；雖然她也須捕魚爲食，如崔道融詩所釋云：「白鷗波上棲，見人懶飛起，爲有求魚心，不是戀江水。」青異錄：「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，毛色如芙蓉。帝甚喜，置北海中，曰：「鷗字三品鳥，宜封碧海舍人。」滄海無垠，水碧於天，鷗鳥游浪其間，安居無慮，意態多麼閒適。再看的吟詠鷗鳥的詩歌，也普遍地表現這種意味。

「江浦寒鷗戲，無他亦自饒，卻思翻玉羽，隨意點春苗。雪暗還須浴，風生一任飄。幾羣滄海上，清影日

蕭蕭。」（杜甫鷗）

「泛泛江上鷗，毛衣皓如雪。朝飛瀟湘水，夜宿洞庭月。歸客正夷猶，愛此滄江閑白鷗。」（劉長卿：弄白鷗歌）

「慣向溪頭漾淺沙，薄煙微雨是生涯。時時失伴沈山影，往往爭飛雜浪花。晚樹清涼還鷗鷺，寒巢零落寄蒹葭。池塘信美應難戀，針在魚唇劍在鰓。」（陸龜蒙：白鷗）

「羣飛獨宿水中央，逐浪隨波意半傷。莫去西湖花裏睡，菱荷翻雨打鴛鴦。」（宋无：海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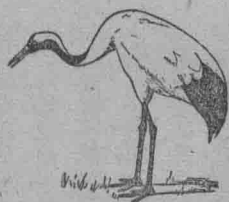
列子中關於鷗鳥，有一個故事，云：「海上之人好鷗者，每旦之海上，從鷗鳥遊，鷗之至者，百數而不止。其父曰：『吾聞鷗鳥皆從汝，好取來吾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鷗鳥舞而不下。』這一個故事，主意是在說明有無機心。後來普遍地被文人所引用，成爲通俗的典故之一。」

三 鷗與人生

鷗鳥姿容優美，飛翔湖畔海濱的時候，頻添風韻。如前所述，古來有許多吟詠的詩歌，當然就因此故。至從實利上考察起來，鷗鳥實在是一種益鳥。她常在海上礁岩的附近，羣飛鳴噪；航海者可因此而避免撞礁的危險。她還有沿港口出入飛行的習性，當航海者迷途的時候，或者濃霧瀰漫的時候，觀察鷗羣飛行的方向，追踪其跡，就容易正確地找到目的地。鷗鳥羣集湖畔海濱的時候，對於人間排除的棄物，動物的死骸，以及其他種種不潔的東西，有十分嗜好的癖性。這種清潔掃除的行爲，對人是極有利益的。

還有赤味鷗 (*L. ridibundus ridibundus limaeus*) 之類，棲息陸上的水中，對於各種害蟲，特別是直翅類昆蟲，如蝗蟲等，異常喜歡啄食。從這一點上看來，鷗真是益鳥。

最後，除上述各種利益外，在漁業上，還有一點特殊的助人之處。就是鯧鯪等魚，於某一時期中，常羣游於洋面。鷗鳥因為要捕作食物，所以也常常成羣地在富有魚類的水面上，迴翔上下。漁夫偵察她們的飛行，就可以推知魚類的出沒，漁業上受益是極大的。



鶴

一 古之好鶴者

鶴在我國歷史上，被目爲仙禽，有高人隱士之風。除爲特殊的用途，大被殺戮外，通常如有捕得，每飼養以供玩賞。毛詩義疏云：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。」這個風尚，到現在還沒有衰替。古時對於鶴，還有特別嗜好的人，留下的記載很多，最早要算衛懿公。據說：「狄人伐衛，衛懿公好鶴，有乘軒者。將戰，國人受甲者，皆曰：『使鶴，鶴實有祿位，余焉能戰？』」（左傳）懿公終因愛鶴的緣故，以致身敗名裂。後人就每每以爲前車之鑒，而引作深戒。晉時鈕滔母也非常愛鶴，從弟孝徵以爲不當，就引這件事去規箴他，他答書云：「省爾譏我以養鶴，乃戒以衛懿公滅斃之禍，斯言惑矣。吾未之取彼懿公之好，民無役車之載，鶴有乘軒之飾，禍敗之由，由乎失所。」蓋世俗之見，有些地方，是不免因噎廢食的。在晉代，大概養鶴的風習，盛行一時。羊祜是很有名的將軍，方輿勝覽說他：「鎮荊州時，江陵澤中多有鶴，嘗取之教舞，以娛賓客。」由是江陵澤名爲鶴澤，後來連江陵郡也稱鶴澤了。至如陸機爲成都王所誅，臨死時猶「顧左右而歎曰：『今日欲聞華亭鶴唳，不可復得。』」（晉八王故事）更可見他愛鶴心切。

然而，直到唐代，鶴似乎尚未與隱人逸士結緣，縱是關於仙人或成仙的傳說，已經很多。當時的愛鶴，大概多起於個人特殊的癖性或嗜好，並不似後來那樣，藉此以高尚隱逸自況的。只看這時候詠鶴的詩歌所表現的有三種思想：一是別鶴之類，喻離別的悲哀；二是通常的詠物寫情；三是敘述神仙的渺茫。關於第三項，下文還當詳論；現在只引錄第一二項的詩文若干首，以見一斑：

「雙鶴俱遨遊，相失東海傍。雄飛竄北朔，雌驚赴南湘。棄我交頸歡，離別各異方。不惜萬里道，但恐天網張。」（曹植：失題）

「遠霧且氛氳，單飛纔可分。孤鷲思嶼浦，羈唳下江濱。意惑東西水，心迷四面雲。誰知獨辛苦，江上念離羣。」（蕭綱：登板橋詠州中獨鶴）

「聞夜鶴，夜鶴叫南池，對此孤明月，臨風振羽儀。伊吾人之菲薄，無賦命之天爵。愍海上之鷲鳧，傷雲間之離鶴。離鶴昔未離，迴發天北垂。忽值疾風起，暫下昆明池。復畏冬冰合，水宿非所宜。欲棲不可住，欲去飛已疲。勢逐疾風舉，求溫向衡楚。復值南飛鴻，參差共成侶。海上多雲霧，蒼茫失洲嶼。自此別故羣，獨向瀟湘渚。故羣不離散，相依江海畔。夜止羽相切，晝飛影相亂。刷羽共浮沈，湛澹泛清潯。既不經別離，安知慕侶心。九冬負霜雪，六翻飛不任。且養凌雲翅，俛仰弄清音。所望浮丘子，且夕來相尋。」（沈約：夕行聞夜鶴）

「杳杳沖天鶴，風排勢漸違。有心長自負，無伴可相依。萬里寧辭遠，三山詎意歸。但令毛羽在，何處不翻飛。」（呂溫賦：得失羣鶴）

「分飛共所從，六翮勢隨風。聽斷碧雲外，影孤明月中。青田歸路遠，丹桂舊巢空。矯翼知何處，天涯不可窮。」（杜牧別鶴）

以上是別鶴一類的詩。以下再引關於普通狀物舒情的詩：

「依池屢獨舞，對影或孤鳴。乍動軒墀步，時轉入琴聲。」（陰鏗詠鶴）

「散下渚田中，隱見菰蒲裏。哀鳴自相應，欲作凌風起。」（司空曙田鶴）

「高竹籠雨無伴侶，亂羣雜裏有風標。低頭乍恐丹砂落，曬翅常疑白雪消。轉覺鸕鷀毛色下，苦嫌鸚鵡語聲嬌。臨風一唳思何事，悵望青田雲水遙。」（白居易池鶴）

「羽毛似雪無瑕點，顧影秋池舞白雲。閑整素儀三島近，迴飄清唳九霄聞。好風順舉應摩日，逸翮將

翔莫戀羣。凌厲坐看空碧外，更憐鼻鷲老江濱。」（李紳放鶴）

「白絲翎羽丹砂頂，曉度秋煙出翠微。來向孤松枝上立，見人吟苦卻高飛。」（劉得仁憶鶴）

「欲洗霜翎下澗邊，卻嫌菱刺污香泉。沙鷗浦雁應驚訝，一舉扶搖直上天。」（褚載鶴）

到了宋代，鶴就開始與隱人逸士爲伍；在鶴的身上，籠罩着無數隱逸的氣氛了。這個證據，仍是可以求之詩文間：

「高籠攝得意何勤，玉樹慚無可待君。只愛羽毛欺白雪，不知魂夢託青雲。孤標直好和松畫，清唳偏宜帶月聞。自有三山歸去路，莫辭時暫處雞羣。」（韓琦謝丹陽李公素學士惠鶴）

「園中有鶴馴可呼，我欲呼之立座隅。鶴有難色側睨予，豈敢臆對如鵬乎？我生如寄良畸孤，三尺長脰閑瘦軀。俛啄少許便有餘，何至以身爲子娛。驅之上堂立須臾，投以餅餌視若無。憂然長鳴乃下趨，難進易退我不如。」（蘇軾《鶴歎》）

「仙鶴在人世，長鳴思遠空，有人秋水上，倚杖月明中。玉樹三更露，銀河萬里風。徘徊意無極，遲爾出樊籠。」（張以寧《題江仲暹聽鶴亭》）

隱逸思想，見於事實者，最著爲林逋；他孑然一身，隱居杭州西湖的孤山，以梅爲妻，以鶴爲子，就這樣地度過一身；真所謂高風亮節，瀟灑塵外了。他的鶴，據說還供役用。《夢溪筆談》云：「林逋隱居孤山，畜兩鶴，縱之則飛入雲霄，盤旋久之，復入籠中。逋常泛小艇，遊西湖諸寺；有客至逋所居，則童子出應門，延客坐，爲開籠縱鶴。良久，逋揚擢而歸，蓋常以鶴飛爲驗也。」在這樣的記錄中，我們也可以窺見無數安舒和逸的氣韻躍動着。現在孤山猶有放鶴亭的勝跡，梅花雖然不少，而鶴則已經無存。

「盧守常倅陳州日，畜二鶴甚馴。一創死，一哀鳴不食。盧勉飼之，乃就食。一旦，鳴繞盧側，盧曰：「爾欲去也；有天可飛，有林可棲，不爾羈也。」鶴振翮雲際，數四徊翔，乃去。盧老病無子，後三年，歸臥黃浦溪上，晚秋蕭索，曳杖林間。忽有一鶴盤空，聲鳴淒斷。盧仰祝曰：「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，即當下。」鶴竟投入懷中，以喙牽衣，旋舞不釋。盧撫之，泣曰：「我老無嗣，形影相弔，爾幸留此，當如孤山逋老，共此殘年。」遂引之歸。盧歿，鶴亦不食死。家人瘞之，墓在丁堰。」（揚州府志）像這樣的故事，頗有一些悲劇的色彩，不忍再多寫了。

一一 鶴與神仙

鶴之形態，青臙秀逸；鶴之色澤，雪白玉潤；鶴之飛翔，翩翩雲漢；鶴之棲息，徜徉林澤；鶴之飲食，節省淡泊；鶴之性情，柔靜幽嫺；頗似一個瀟灑風塵，放浪形骸的人，所以俗名稱牠爲仙鶴；在仙人的傳說中，更往往以鶴爲伴。「王子喬見桓良曰：『告我家，七月七日，待我緱氏山頂。』」至期，果乘白鶴住山巔，望之不到。「列仙傳」此事，張仲素有詩詠之：「羽客驂仙鶴，將飛駐碧山，映松殘雪在，度嶺片雲還。清唳因風遠，高姿對水閑。笙歌憶天上，城郭歎人間。幾變霜毛潔，方殊藻質斑。蓬瀛如可到，逸翮詎能攀。」唐圖經還有另外一個故事：「費祥登仙嘗駕黃鶴返，憇於此，遂以名樓。」述異傳也說：「荀懷事母孝，好屬文及道術，潛棲卻粒。嘗東遊，憇江夏黃鶴樓上，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，俄頃已至，乃駕鶴之賓也。鶴止戶側，仙者就席，羽衣虹裳，賓主歡對，辭去，跨鶴騰雲，眇然煙滅。」這些故事，都是說鶴爲仙人所騎乘的。騎鶴昇仙，後來成爲一般人的奢望之一。某小說中說：「有客相從，各言所志：或願爲揚州刺史，或願多貲財，或願騎鶴上昇。其一人曰：『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』」欲兼三者。「現在揚州已不似往時的可戀，騎鶴當然只是一種無稽的妄念；惟有腰纏十萬貫的作用，猶未失墜；而且，豈但未曾失墜，較前更爲萬能呢。至於妄想騎鶴昇仙，還有一個笑話：「廬山九天使者廟，有道士忘其姓名，體貌魁偉，飲喝酒肉，有兼人之量。晚節服餌丹砂，躁於沖舉。魏王之鎮潯陽也，郡齋有雙鶴，因風所飄，憇於道館；迴翔嘹唳，若自天降。道士且驚且喜，焚香端簡，前瞻雲霓，自謂當赴天上

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，羽儀清弱，莫勝其載，毛傷背折，血灑庭除，仰按久之，是夕皆斃。翌日，馴養者詰知其狀，訴於公府，王不之罪。處士陳沆聞之，爲絕句以諷云：「啗肉先生欲上昇，黃雲踏破紫雲崩；龍腰鶴背無多力，傳語麻姑借大鵬。」（南唐近事）

第二說成仙的人，能化爲鶴，其例有三：一見抱朴子：「周穆王南征，一軍盡化，君子爲猿鶴，小人爲沙蟲。」一見集異記：「明皇天寶十三載，重陽日，獵於沙苑，雲間有孤鶴徊翔焉，上親御弧矢，一發而中。其鶴則帶箭徐墜，將及地丈許，欻然矯翰，西南而逝；萬衆極目，良久乃滅。益州城距郭十五里，有明月觀焉；依山臨水，松桂深寂，道流非修習精懿者，莫得而居。觀之東廊第一院，尤爲幽絕。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，風局清古，一歲率三四而至焉。觀之耆舊，因虛其院之正堂，以俟其來；而佐卿至則棲焉；或三五日，或旬朔，言歸青城，甚爲道流之所傾仰。一日，忽自外至，神爽不怡，謂院中人曰：「吾行山中，偶爲飛矢所加，尋已無恙矣。然此箭非人間所有，吾留之於壁上；後年箭主到此，卽宜付之，慎無墜失。」乃授毫記壁，云留箭之時，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。及元宗避寇幸蜀，暇日命駕行遊，偶至斯觀，樂其佳景，因過幸道室；旣入此堂，忽覩挂箭，則命侍臣取而玩之，蓋御箭也。深異之，因詢觀之道士，皆以實對，卽是佐卿所題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。佐卿蓋中箭孤鶴耳。究其題，乃沙苑翻飛，當日集於斯歟？上大奇之，因收其箭而寶焉。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。」一見於神仙傳，云：「蘇仙公者，桂陽人也，以仁孝聞。數歲之後，先生灑掃門庭，修飾牆宇；友人曰：「有何邀迎？」答曰：「仙侶當降。」俄頃之間，乃見天西北隅，紫雲氤氳，有數十白鶴，飛翔其中，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，皆化

爲少年，儀形端美，如十八九歲人，怡然輕舉。先生歛容逢迎，乃跪白母曰：「某受命當仙，被召有期，儀衛已至，當遣色養。」卽便拜辭，母子歔歔。母曰：「汝去之後，使我如何存活？」先生曰：「明年，天下疾疫，庭中井水，簷邊橋樹，可以代養；井水一升，橋葉一枚，可以療人，兼封一櫃留之，有所闕乏，可以扣櫃言之，所須當至，慎勿開也。」言畢，卽出門，踟躕顧望，聳身入雲，紫雲捧足，羣鶴翱翔，遂昇雲漢而去。來年，果有疾疫，遠近悉求母療之，皆以水及橋葉，無不愈者；有所闕乏，卽扣櫃，所須卽至。三年之後，母心疑，因卽開之，見雙白鶴飛去，自後扣之，無復有應。母年百餘歲，一旦無疾而終，鄉人共葬之，如世人之禮。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，人或挾彈彈之，鶴以爪攫樓板，似漆書云：「城郭是，人民非，三百甲子一來歸；吾是蘇君，彈吾何爲？」至今修道之人，每至甲子日，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。一道和搜神記所說的一個故事，約略相似：「丁令威本遼東人，學道於靈虛山，後化鶴歸遼，集城門華表柱。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，鶴乃飛，徘徊空中而言曰：「有鳥有鳥，丁令威，去家千年，今始歸；城郭如故，人民非，何不學仙家壘壘。」遂高上沖天。今遼東諸丁云，其先世有昇仙者，但不知名字耳。」

第三說鶴亦能成仙化人。異苑云：「晉懷帝永喜中，徐爽出行田，見一女子，姿色鮮白。爽就言詞，女因吟曰：「嚳昔聆好音，日月心延佇；如何遇良人，中懷邈無緒。」爽情既諧，欣然延至一屋，女施設飲食，而多魚，遂經日不返。兄弟追覓至湖邊，見與女相對坐；兄以藤杖擊女，卽化成白鶴，翩然高飛。爽恍惚年餘乃差。」河東 詔云：「大和中，長安城南章曲慈恩寺塔，月夜有美人從三四青衣，繞塔言笑；忽顧侍者，白院僧取筆研來，於

梁上題詩：「皇子坡頭好月明，忘卻華亭倒遠行。煙收山低翠黛橫，折得荷花遠恨生。」燭之化爲白鶴飛去。」這樣荒誕的故事，不期亦見於正史中。陶侃傳云：「侃丁母憂，在墓下，忽有二客來弔，不哭而退。服鮮潔，知非常人，隨而看之，但見雙鶴飛而冲天。」習俗相傳，認鶴是長壽的動物，與龜並稱，說他可達千歲。如抱朴子云：「千歲之鶴，隨時而鳴，能登木。其未千歲者，終不集樹。色純白，純黑，腦盡成骨。」八公相鶴經云：「鶴二年落子毛，易黑點。三年產伏。復七年，羽翮具。復七年，飛薄雲漢。復七年，舞應節。復七年，晝夜十二時鳴中律。復六十年，不食生物。復七年，大毛落，茸毛生，雪白或純黑，泥水不污。復百六十年，雌雄相視，目睛不轉而孕。千六百年後，飲而不食，鸞鳳同爲羣。」他們將鶴形容到如此長壽神奇，所以更進一步，就甚至於說牠可以化作仙人，如上云云。

第四，說鶴能夠胎產。然而相信此說的人，不過像彭淵材那樣造成笑話而已。「彭淵材迂闊好怪，常畜兩鶴。客至，誇曰：『此仙禽也。凡禽卵生，此禽胎生。』語未竟，園丁報曰：『鶴夜生一卵。』淵材呵曰：『敢謗鶴耶？』未幾，鶴展頸伏地，復誕一卵。淵材歎曰：『鶴亦敗道，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。』」（墨客揮犀錄）

第五，臨海記云：「郡西北有白鶴山，周迴六十里，高三百丈，有泄水懸注，遙望如倒挂白鶴，因爲名。古老相傳云：此山昔有晨飛鶴，入會稽雷門鼓中，於是雷門鼓鳴，洛陽聞之。孫恩時斫此鼓，見白鶴飛出，翱翔入雲，此後鼓無復遠聲。」這一則故事，倒頗有童話風味，值得記述。或者因鶴的鳴聲，甚爲高亢，由是演化而得。詩云：「鶴鳴九臯，聲聞於野。」注：「聞八九里。」當然還是過甚的形容。考鶴的發聲器氣管，因頸部特長，故

異常延長，而且突入胸部，蟠曲於胸腔之中，宛如西洋樂器的喇叭，富於共鳴作用，是以所發聲音，確較別的鳥類爲宏大。

三 鶴 舞

舊說鶴亦能舞。試先讀鮑照的舞鶴賦，以略窺舞態的大概：

「散幽經以驗物，偉胎化之仙禽；鍾浮曠之藻質，抱清迴之明心。指蓬壺而翻翰，望崑閩而揚音。匝日域以迴鶩，窮天步而高尋。踐神區其既遠，積靈祀而方多。精舍丹而星曜，頂凝紫而煙華。引圓吭之纖婉，頓修趾之洪媵；疊霜毛而弄影，振玉羽而臨霞。朝戲於芝田，夕飲乎瑤池；厭江海而遊澤，掩雲羅而見羈；去帝鄉之岑寂，歸人環之喧卑。歲崢嶸而愁暮，心惆悵而哀離。於是窮陰殺節，急景凋年，涼沙振野，箕風動天，嚴巖苦霧，皎皎悲泉；冰塞長河，雪滿羣山。旣而氛昏夜歇，景物澄廓，星翻漢迴，曉月將落；感寒雞之早晨，憐霜雁之遼漠。臨驚風之蕭條，對流光之照灼。唳清響於丹墀，舞飛容於金閣；始連軒以鳳踏，終宛轉而龍躡；躡躡徘徊，振迅騰摧，驚身蓬集，矯翅雪飛。離網別赴，合緒相依，將與中止，若往而歸。颯杳矜顧，遷延遲暮，逸翻後塵，翔翥先路，指會規翔，臨歧短步，態有遺妍，貌無停趣，奔機逗節，角睭分形，揚翹緩鶩，並翼連聲，輕迹凌亂，浮影交橫，衆變繁姿，參差瀟密，煙交霧凝，若無毛質；風去雨還，不可談悉。旣散魂而盪目，迷不知其所之；忽星離而雲罷，整神容而自持。仰天居之崇絕，更惆悵以驚思。富是時也，燕姬色沮，巴童心恥，巾拂兩停，丸

劍雙止。雖邯鄲其敢偷，豈陽阿之能擬。入衛國而乘軒，出吳都而傾市。守馴養於千齡，結長悲於萬里。

最初的舞鶴記載，稍帶神話色彩，例如穆天子傳云：「天子飲於孟氏，爰舞白鶴二八。至於巨蒐氏，巨蒐之人，乃獻白鶴之血，以飲天子。」又韓非子十過篇云：「師涓鼓新聲，平公問師曠：『此何聲也？』曰：『清商。』」公曰：『最悲乎？』師曠曰：『不如清徵。』公曰：『可得聞乎？』曠曰：『古之得聞清徵者，皆有德義之君。』公曰：『得試之乎？』曠不得已，援琴一奏，有鶉鶴二八，道南方來，集於郭門之扈。再奏而列，三奏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宮商。公大悅，提觴起焉，爲師曠壽。其後大旱。一後吳越春秋的一則記事，已脫去神話意味。至其殘忍淒涼的情況，頗足見古專制時代的黑暗：「吳王闔閭有女，王伐楚，與夫人及女會食，蒸魚，王嘗半。女怒曰：『王食我殘魚，辱我，不忍久生。』乃自殺。闔閭痛之，葬於郡西闔門外。鑿池爲女墳，積爲山，文石爲柳，金鼎，玉杯，銀樽，珠襦之寶，皆以送女。乃舞白鶴於吳市，令萬民隨觀之，遂使與鶴俱入墓門，因塞之以送死。『你想爲一愛女，而使萬民殉之，其慘酷爲何如耶？』

羊祜，如前文所述，他是養鶴的；他的鶴，也教之習舞，以娛賓客。世說云：「劉爰之少爲殷中軍所知，稱之於庾公。既見與語，劉日殊不稱，庾小失望，遂名之爲羊公鶴。昔羊叔子有鶴善舞，嘗向客稱之，客試使驅來，斃斃而不肯舞，故稱比之。」

其實所謂舞者，乃振翼徘徊之狀耳。山家清事敘其訓練法云：「欲教以舞，俟其餒而遣食於闕遠處，拊掌誘之。則奮翼而唳，若舞狀。久之，則聞拊掌而必起，此食化也。」

四 鶴的種類

現在，要談到科學的事實了。鶴屬於鵠鶴目 (Gruiformes) 鶴科 (Gruidae)，這一科的鳥類，種類極少，全世界所產，共止十九種。都是大形鳥類，頸和腳極長，嘴強大而修直。莊子所謂：「鳧脛雖短，續之則憂；鶴脛雖長，斷之則悲。」就指其腳的長。平常主羣棲於沼澤，原野或海濱以及森林中的泥溼之地。繁殖期，不再羣棲。在地上用水草稻藁，小枝等構成粗大扁平的巢。也有許多種類，並不造巢，單於地面淺凹之所，產卵其中。舊籍中記鶴的形態習性的文字，有一篇淮南八公相鶴經，其間云：「食於水，故其喙長；軒於前，故後趾短；棲於陸，故足高而尾凋；翔於雲，故毛豐而肉疎……行必依洲嶼，止不集林木……鶴之上相，瘦頭，朱頂，露眼，黑睛，高鼻，短喙，竦頰，託耳，長頸，促身，鶯膺，鳳翼，雀尾，龜背，鼈腹，軒前，垂後，高脛，粗節，洪脾，纖指。」體性狀物，尙得其實；移作科的說明，亦頗適當。

我國常見的鶴，約有五六種，最爲人所稱道者，是白鶴 (*Grus chinensis*)，舊時記述，盡屬此種。全身純白色，頭頂無羽毛，皮膚裸出，呈美麗的朱紅色；一名丹頂鶴者，卽以此故。頰，喉，自下頸以迄脊的部分，呈灰黑色。翼的撥風羽，一部分黑色，疊翼時候，適覆尾端，宛似生着一個黑尾，其實尾羽是純白色的。嘴綠而腳灰色。幼鳥前頭的赤色部，和前頸的黑色部，都呈茶褐色；全體的白色部分，均微混赤褐。繁殖於西伯利亞，冬期，南來我國境內。

第二遼鶴 (*G. leucogeranus* Pallas) 和前種相同，體色亦為純白。頭的前方並顏面無羽毛，皮膚裸出而呈赤色。翼的撥風羽黑色，嘴和腳淡紅色。形體稍小。幼鳥頭和上頸部茶色，白羽中微混茶色羽。夏期亦在西伯利亞繁殖，冬期南行至中部亞細亞，北印度以及歐洲東南部等處。

第三赤頰鶴 (*G. leucanchem* Temminck) 全身灰黑色，前額，眼周圍，以及耳的附近，不被羽毛，皮膚裸出，而呈赤色。毛詩義疏云：「蒼色者，今人謂之赤頰。」桂海禽志云：「灰鶴大如鶴，通身灰慘色，去頂二寸許，毛始丹，及頸之半，亦能鳴舞。」當均指此種。後頸和前頸的上部，都是純白色。嘴綠，腳暗紅。幼鳥眼周圍不為赤色，頭上微混茶色羽毛。分布於西伯利亞東部，我國東北部以及朝鮮日本等處。

第四白頸鶴 (*G. monachus* Temminck) 體灰黑，頭與頸大部分純白；前額和眼前部，黑色而有剛毛。其後方則裸出。嘴黃色，腳黑色。繁殖於西伯利亞東部，和我國的蒙古東三省等處；越冬於我國南部並日本。第五玄鶴 (*G. communis* Bechstein) 身體鼠色，頭上並眼尖皮膚裸出，生黑色粗剛毛。頸的後方有灰褐色的三角形斑紋，喉並頸的前方與側面，亦為同色。自眼後以迄頸側有白斑。嘴基部綠色，而尖端黃。腳黑色。幼鳥額黑色，頭上赤頰淡白，其他悉為灰褐。此種分布區域極為廣闊，所以照學名的意義，應名普通鶴。繁殖於亞歐二洲的北部；冬季到南歐，北非，西南亞洲，北印度以及我國。古今注云：「鶴千歲則變蒼，又二千歲則變黑，所謂元鶴也。」三才圖會云：「雷山有元鶴者，粹黑如漆，其壽滿三百六十歲，則純黑。王者有音樂之節則至。昔黃帝習樂於崑崙山，有元鶴飛翔。」他們未免將這種凡禽仙化了。

第六蓑羽鶴 [*Anthropoides virgo* (Linnaeus)] 形體最小。體色主爲鼠色，頭上，喉及前頸黑色。眼後有蓑狀純白色長羽毛，極爲美麗。嘴綠色，尖端紅，胸亦爲紅色。歐洲的東部和南部，西伯利亞的中部和南部並西部亞洲，爲其繁殖地；冬季到非洲東北部，印度並我國。宋書五行志云：「雍熙四年（西曆九八七年）十月，知潤州程文慶獻鶴，頸毛如垂纒。」是這種鶴在歷史上唯一的記載。

這裏對於鶴的命名，也約略可以一說。本草綱目云：「鶴字篆文象翹首短尾之形。」云白色確確，故名。原來鶴之所以爲鶴，有着這樣兩種解釋。八公相鶴經云：「鶴乃羽族之宗，仙人之驥，千六百年乃胎產。」因此又有胎仙一名。瑯嬛記又以爲「一名仙子，一名蓬萊羽士，」與胎仙之稱，意義相同。「一名沈尙書，」則不解其意義何居。禽經又謂之露禽，蓋相傳「此鳥性警，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，點滴有聲，因卽高鳴相警，移徙所宿處，慮有變害也。」（埤雅）「馴養於家庭者，飲露則飛去。」（禽經注）鶴古又與鶴通，爾雅翼辨之甚詳：「古書又多言鶴，鶴卽是鶴音之轉。後人以鶴鳴頗著，謂鶴之外，別有所謂鶴。故埤雅既有鶴，又有鶴。蓋古言鶴不日浴而白，卽鶴也。鶴名喏喏，喏喏鶴也。以龜鴻龍鶴爲壽，壽亦鶴也。故漢昭帝時黃鶴下建章宮太液池，而歌則名黃鶴。神異經：鶴國有海鶴，衛懿公好鶴，齊王使獻鶴於楚，亦列國之君，皆以爲玩。其餘諸書文，如蕙帳空兮夜鶴怨，楚辭黃鶴一舉，及田饒說魯哀公言黃鶴，或爲鶴，或爲鶴者甚多。以此知鶴之外，無別有所謂鶴也。」前述關於別鶴的詩，還漏列一首別鶴操，那是商陵牧子爲了父兄要改嫁他的妻而作的。「將乖比翼隔天端，山川悠遠路漫漫，攬衣不寢食忘餐。」（古今注）但後人引用，也作別鶴。

五 鳥類的滅絕

鶴與鷓，朱鷺，篋鷺等大形鳥類，到近代，數量日見稀少。何以致此，未能確說。大概一：形體既大，易爲獵人所注目，因此捕殺較多。二：別種鳥類，每年產卵自六七顆到十二三顆，而鶴等大鳥，僅二三顆而已。繁殖力薄弱，亦爲種族衰敗的大原因。三：形體既大，所需食物必多，易受飢餓之厄，不免因之難於暢遂生機。四：形體大，不僅容易被獵人捕殺，即自然界中，亦易招敵害。至以我國而論，素來對於鳥類，不知保護，完全是讓她們自生自滅的。古人有對於羣鶴興賦的詩，可見當時鶴類定屬繁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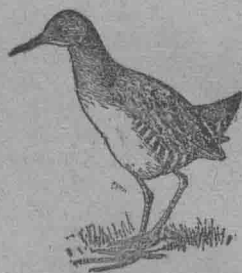
「八風舞遙翮，九野弄清音，一摧雲間志，爲君苑中禽。」（齊高帝詠平澤羣鶴）

「雲間有數鶴，撫翼意無違。曉日東田去，煙霄北渚歸。權呼良自適，羅列好相依。遠集長江靜，高翔衆鳥稀。豈煩仙子馭，何畏野人機。卻念乘軒者，拘留不得飛。」（張九齡郡中見羣鶴）

一方面，所受任意的殘殺，大量的捕戮，在歷史上，其例正復不少，是亦鶴類的大劫已：

「煬帝大業二年……課州縣送羽毛。民求捕之，網羅被水陸，禽獸有堪斃毛之用者，殆無遺類。烏程有高樹踰百尺，旁無附枝，上有鶴巢，民欲取之，不可上，乃伐其根。鶴恐殺其子，自拔斃毛投於地。」（通鑑記事）

「福建輸鶴翎爲箭羽。鶴非常有物，有司督責急，一羽至直數百錢，民甚苦之。」（宋史王濟傳）



一 秧雞

秧雞

關於秧雞的舊記載，不甚多觀。李時珍說：「秧雞大如小雞，白頰，長嘴，短尾，背有白斑。多居田澤畔。夏至後，夜鳴達旦，秋後即止。」現在以 *Rallus aquaticus indicus* (Blyth) 爲秧雞，其形態，上面，地色茶褐，各羽有廣闊的黑紋。頭部殆爲黑色，攪混少許茶褐。翼黑褐，頰灰色，自眼前通過眼直至耳羽，爲一茶褐色帶。下面，腮，喉，白，前頸並胸灰色微帶茶色。腹部，脇，腰側及下尾筒黑色，有顯著的白色橫紋。上嘴黑褐，下嘴橙赤，腳淡褐色。棲息我國北部和日本等處；冬季來到我國南部並印度。與舊記載相覆按，頰非白色，背上也無白斑，是以古之所謂秧雞者，當非此種。秧雞科鳥類，其他還有多種，「背有白斑」者，如小秧雞 [*Porzana pusilla pusilla* (Pallas)] 花秧雞 (*P. exquisita* Swinhoe) 等是，古人所見，或許是這兩種。

秧雞屬於鷸鶴目 (Gruidiformes)，秧雞科 (Rallidae)，均爲中形或小形的鳥類。嘴大小適中，鼻溝甚長。頸與腳都很長，趾細長，而爪鉤曲。常在河邊雜草中或河沼的泥溼地並水田中。以其身體側扁，所以善於潛

行叢莽間繁殖時，在地上草叢間，以雜草營巢，產六個至十二個的卵。卵地色黃，白或淡褐，有褐黑等色顯著斑點。當繁殖期，發着如啄物那樣特異的鳴聲，在日本頗爲俳人雅士所激賞。源氏物語中，就有關於她的記載；詩歌作品，更是極多。我國，則以秧雞爲題的文學作品，作者還沒有見過。

一一 姑惡鳥

「湖橋東西斜月明，高城漏鼓傳三更；釣船夜過掠沙際，蒲葦蕭蕭姑惡聲。湖橋南北煙雨昏，兩岸人家早閉門，不知姑惡何所恨，時時一聲能斷魂。天地大矣汝至微，滄波本自無危機，秋菰有米亦可飽，哀哀如此將安歸？」（陸游：夜聞姑惡）在這樣的詩裏，我們可以了解所歌詠的是一種水鳥。但或者以爲她就是伯勞，如云：「苦鳥大如鳩，黑色，以四月鳴，其名曰苦苦，又名姑惡，人多惡之，俗以爲婦被姑苦死所化，頗與伯奇之說相近。」僅以「頗與伯奇之說相近」爲證，而名之爲伯勞，殊不足靠。然則姑惡究屬是一種什麼鳥類呢？范成大姑惡詩序云：「姑惡水禽，以其聲得名……余行茗書，始聞其聲，晝夜哀厲不絕。」這和秧雞作着 *Ka a Ka a* 的鳴聲，在密雲天和夜中，更其連續淒厲，哀鳴不斷的情形，實相符合。但科學上，沒有確實的證據時，總以不下斷語爲是，所以雖然從鳴聲和習性上考察起來，確乎可以說姑惡就是秧雞，但我們對於姑惡鳥還未採到過標本，寧可暫且存疑，說她是秧雞的一種，庶不致陷於武斷。

各種禽言詩中，姑惡爲一極普遍的題材。但此種文字，微寓教訓口吻，只在姑惡或姑不惡等意義上，反

反覆覆地縷述陳言，所以並無十分價值。試看范成大的姑惡詩：「姑惡水禽，以其聲得名。世傳姑虐其婦，婦死所化。東坡詩云：『姑惡姑惡，姑不惡，妾命薄。』」此句可以泣鬼神。余行茗嘗始聞其聲，晝夜哀厲不絕。客有惡之，以爲必子婦之不孝者，余爲作後姑惡詩曰：「姑惡婦所云，恐是婦偏僻。姑言婦惡定有之，婦言姑惡未可知。姑不言，婦不死，與人作婦亦大難，已死人言尙如此。」然而在此這樣的詩歌中，我們可以隱隱窺見中國家族制度的裂痕和舊禮教的崩潰，試再舉幾首一讀罷，雖然這樣沒有文學風趣的東西，讀了也並沒有多大的意義。

「姑惡姑惡姑不惡，妯娌冒余姑怒作。欲姑喜，事妯娌。」（周顯槐禽言）

「姑惡，姑惡，小姑索羹臙，小姑嘖嘖姑怒作，小姑歡喜姑亦樂，姑不惡。」（趙俞禽言一章）

「姑惡姑惡家道立，汝爲人婦供婦職。婦德婦功汝不能，抱恨歿身空怨抑。不化秋柏實，不化山頭石，化作春鳴鳥，號奴何苦極。」（劉學箕姑惡）

下列二首，所表現的思想，尤爲惡劣，可以說是將我國國民的劣根性，完全暴露了。

「姑惡姑惡，新婦畏婆，不如小姑。小姑呢呢激婆，嗔朝作苦，夜莫停，婦怨不出口，看姑他日爲人婦。」

（朱一是禽言）

「芳池月陰春草碧，有鳥有鳥鳴不息，千聲萬聲道姑惡，新婦低回淚痕落。姑惡姑惡姑不惡，努力聽前勤織作。嗟爾小鳥胡不思，新婦會有作姑時。」（陳靖遠姑惡行）

姑惡二字，本是擬似鳴聲而想象得之；所以或者說她在叫「苦苦」也極相似。用苦苦做詩材的，多是描寫農民生活，富含社會思想，那一類詩，比較的還有意義。

「苦苦，舊年鷺牛犁，今年典妻子，屋裏無人淚瀾瀾。」（邵長蘅：《顏黃公六禽言》）

「苦苦，東媪生髭，西媪出乳，長吏頭爲魚，使君化成虎。」（顧景星：《六禽言》）

三 苦呀鳥

我們鄉間，暮春初夏，即當蠶忙的時候，水濱蘆葦叢中，有一種黑色的小水鳥，鳴聲作「苦呀，苦呀」，慘急綿續，晝夜不絕。俗就名之爲苦呀鳥，與范成大所說「余行茗嘗始聞其聲，晝夜哀厲不絕」者相合。關於她，相沿有一種傳說，友人唐蔚如查開良兩兄都會爲我將這個故事記錄寄來，現在就轉錄在這裏：

「從前有一個婦人，伊的丈夫在外邊做生意，家裏只有伊和伊的兒子，並一個愚笨的姑娘，住在一起。伊的兒子，年紀很小，但是非常伶俐活潑；又只有這一塊肉，所以寵愛得怎麼似的。」

「一天，伊的母親病了，寄信來叫伊去；伊得信之後，不用說心裏很是着急，就整理了些隨身要用的東西，預備動身；只是伊的小寶貝，素來沒有出過門，又是到有病的人家去，怎麼可以同去呢？伊左思右想，沒有法子，只好交託伊的姑娘了；並且再三的囑咐伊，叫伊小心保護，撒離罷了，給伊洗洗清爽，曬乾，千萬不要糟塌他。」

「伊到了母家，見伊母親的病，沒有十分要緊，心裏又因牽掛着愛兒，便急急的回來了。到了家裏，不見伊的寶貝，那愚笨的姑娘，卻正正經經的走來說道：『小孩子撒癩罷了，已給伊洗乾淨，曬在園裏了。』伊聽了，心裏驚的一怔，趕忙去看，只見伊的兒子，已被剖開了肚子，洗得很潔白的曬在籬上了。伊慘痛到不可言狀，倒在地上，哭個死去活來。伊的丈夫知道了，也趕回家來，都因此悲傷而死。」

「從此世上便多了一隻可憐的苦呀鳥，每在淒涼的夜裏，一聲聲的苦呀苦呀，在水邊狂叫，不知她叫到幾時才止。」

林蘭女士所編的鳥的故事，收錄周健的苦、不過、谷鳳田的姑姑、苦君詔的苦哇三則故事，大概也就是講這種鳥類，一並錄下：

「從前有一個婆婆，折磨她的小媳婦（童養媳），一天到晚做苦工都不說，夜裏還要績麻到五更半夜，才能去睡。一天，她從田間回來，遇着一個仙人，（在她眼裏卻是個陌生人。）問她要些什麼，他是仙人，可以幫助她。她說：只要脫離了婆婆的拷打，變個鳥都情願。」

「到家已是黃昏了，飯也沒有喫的，預備掃淨地面，坐下來績麻。瞌睡不住地往眼皮上壓，她不覺唱道：『瞌睡神，瞌睡神，睡來了不由人，惟願婆婆早些死，一夜睡到大天明。』恰爲她婆婆聽見，怒不可遏，問她說些什麼？她連忙改口道：『瞌睡神，瞌睡神，瞌睡來了不由人，惟願婆婆永不死，把我小媳婦教成人。』她這樣被饒恕了，不獨免打，還有竈頭半碗貓飯（指貓喫之飯也）拿去喫了。她端起貓飯，眼淚忍不住

湧出來。待將半碗飯泡着咽下，她就不能說話了。忽然想起仙人，就向外面跑，跑入塘內變了一種黑色水鳥般的小鳥，我們叫她苦娃子。

「她的未婚夫回家，到處找尋，找到塘邊，聽見他妻的聲音，叫道：『苦不過，苦不過，』他哭喪着回來。

……（鳥的故事，頁二二）

「相傳有一女子，在她很小的時候，她的父母不幸就死掉了，只得依賴哥嫂爲活。但是她的哥嫂們又都是天賦來那不仁慈的心腸，對待小姑異常苛虐：不滿十歲的幼女，哥嫂們就強迫着她推磨搗碾，洗衣刷筲。這幼女受不得這些折磨，每到夜間就自己號哭。後來幼女剛長到十五歲的時候，她的哥嫂就給她找了一家窮人家去作童養媳。然而童養媳的生活更苦了。她要到山上去打柴，要到河裏去挑水，她的公婆還有時不給她錢，要她能空手買了油鹽來！她想，這真不能過了，倒不如一死的痛快。所以有一夜，她高唱着，「公又打，婆又罵，沒有糧米空教把水打，這樣生活過得嗎？跳到黃河死了吧！」死的戀歌，就跳到黃河裏淹死了。後來，她的公婆知道她跳河死了，連忙到黃河撈了上來，又請了她的哥嫂來看着成殮。在成殮的時候，忽然從那童養媳的腦門前飛出來一隻鳥，伸長了脖子叫着：「姑姑……」童養媳的嫂子聽了，對她大聲叱道：「姑什麼姑？你孤我不孤。」那鳥連着又叫：「姑姑——苦！姑姑——苦！」（同前，頁三五）

「許多年許多年以前，有一個農家寡婦，在擦杯摸席的生涯中，把她丈夫留給她的一個遺腹子帶

到能夠自立的時候，自己爲着悲哀過度，把一雙眼睛瞎了。不過這兒子是很爭氣而又很孝順，所以也過活得很快活。不到幾年，兒子有了媳婦了，消費的多，不得不多耕田，所以奉養盲母的責任，概交在他的女人手裏。時當三四月之交，農事忙得很，他仍如前一樣，每天由田裏捉得鰍魚回來，交給她女人煮給盲母喫。——從前沒有女人時，當然要自己煮。——他的母親雖然喫時覺得有點異味，然而雙睛不見，也沒有想到自己喫的並非鰍魚。

「兒呵！今天的黃鰍爲什麼有泥氣而且腥得很呢？」她聽她兒子回來時對他說，同時告訴他牀頭還剩得有喫不完的。她兒子一看，原來碗中是一條一條的大蚯蚓，他於是發覺了他的女人把鰍魚自己喫了，而代以蚯蚓去哄母親。他揪着她的頭髮，結實的打了一頓，把她壓在一個空禾桶底下。

「一日二日過去，已經七天了，他把禾桶掀開來，『苦XY』一聲，她變作一隻禾雞飛去了，以後，她祇在半夜三更的水禾裏淒聲哀號，直到她眼中叫出血來了，才有一條蚯蚓出來給果腹。」（同前，頁

三八）

苦呀，苦哇，苦不過，姑姑苦，以及姑惡，苦苦等，聲韻相近，大概因時代和地域的不同，乃多歧異變化，而所說的鳥，則就是一種。如君韶的苦哇鳥的故事中說：「變作一隻禾雞飛去了，」更可爲假定苦呀鳥即秧雞的證據。我們曉得，秧雞的俗名，有些稱爲稻雞，有些也稱爲禾雞；蓋秧，禾完全是同意義的字，都表示她是田野水邊的一種鳥類罷了。

四 鷓 雞

本草綱目云：「一種鷓雞，亦秧雞之類也。大如雞而長腳紅冠。雄者大而色褐，雌者稍小而色斑。秋月即無，其聲甚大。」此種鳥類，似乎就是現今普通動物學書上所說的鳧翁〔*Gallicrex cinereus* (Gmelin)〕。蓋鳧翁體色黑，脊以下的羽毛，有廣闊的灰色緣。翼的撥風羽黑褐，翼緣及第一初列撥風羽的外羽瓣白色。尾羽黑色有褐緣。體下面均純黑，僅腹部中央及下尾筒，混生少許白羽。嘴黃色，其基部及額上的骨質板赤色，即所謂「紅冠」是也。腳蒼綠色。雌鳥色彩大異，體上面各羽的中心黑褐，復有淡褐色的邊緣。腰部羽毛，其緣甚細。尾羽有同樣的色彩。翼羽褐色。顏及頸側黃褐色，腮白色。以下的下面都為黃褐，而散列細微的黑色橫斑。分布區域極廣，遍及印度南洋日本和我國全境。

友人朱守仁兄，在浙江各地，採集鳥類。一天講起苦呀鳥的形態問題，他說確是鳧翁一類的鳥類。



鷓鴣

一 形態與習性

鷓鴣「似雌雉……黑白成文。」（禽經注）「頭如鶉，臆前有白圓點如眞珠，背毛有紫赤浪文。」（本草綱目）今以雷鳥科（Tetraonidae）中學名 *Francolinus chinadannus*

chinadannus (Scopoli) 者爲此鳥。大如鳩，頭頂暗紫赤色，體上面灰色至灰褐，嘴紅，頰和喉帶黃褐；眼近旁有橫走的黑條紋。覆耳羽赤褐，肩羽茶灰，尾羽中央灰褐，在外側者羽尖暗赤褐。腹部帶黃，下尾筒和腹部同色。腳深紅。

棲息地上，常成小羣。以昆蟲蚯蚓等爲食餌。營巢土穴中，以草葉等造成。舊說：「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。」（古今注）「鷓鴣有時夜飛，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。古箋云：「偃鼠飲河，止於滿腹；鷓鴣銜葉，才能覆身。」此之謂也。」（埤雅）云云，想係此種造巢習慣所引起的誤解。每產卵約十五六枚，淡黃褐色，經二十餘日而孵化。雄鳥也盡保護幼雛的責職。分布我國南部，緬甸安南暹羅及婆羅門等處。

禽經云：「隨陽越雉鷓鴣也。」晉安曰：懷南，江左曰遂影。「北戶錄」云：「又名鴉。」瑯嬛記云：「鷓鴣一

名內史，一名花豸。異稱大概盡於此了。一鳴常自呼，一鷓鴣就是她的鳴聲。越雉宮以形似雌雉，並產於南方之故。懷南一名，下文詳之。其餘諸名，未審何義。

一一 飛必南翥

禽經云：「飛必南翥，晉安曰懷南。」張華注云：「鷓鴣其鳴自呼，飛必南向，雖東西迴翔，開翅之始，必先南翥，其志懷南，不徂北也。」北戶錄引廣志云：「鷓鴣鳴云，但南不北。」如是云云，定由人想像其鳴聲的沈怨，而後意造成之。埤雅以為亦「胡馬嘶北之義」，於是將鷓鴣變作一種深負幽恨哀思的鳥類；在我國文學上，也就占了一個相當的位置。詠鷓鴣的詩真多呢，好的也不少，不妨盡量的抄錄幾首在這裏，而且我們決不至於因為多讀了就生厭的。

「苦竹嶺頭秋月輝，苦竹南枝鷓鴣飛。嫁得燕山胡雁婿，欲銜我向雁門歸。山雞翟雉來相勸，南禽多被北禽欺。紫塞嚴霜如劍戟，蒼梧欲巢難背違。我今誓死不能去，哀鳴驚叫淚沾衣。」（李白：山鷓鴣詞）

「可憐鷓鴣飛，飛向樹南枝。南枝日照暖，北枝霜露滋。露滋不堪棲，使我夜常啼。願逢雲中鶴，銜我向寥廓。願作城上烏，一年生九雛。何不舊巢住，枝弱不得去。何意道苦辛，客子常畏人。」（韋應物：鷓鴣啼）

「山鷓鴣，朝朝暮暮啼復啼，啼時露白風淒淒。黃茅岡頭秋日晚，苦竹嶺下寒月低。畝田有粟何不啄，石楠有枝何不棲。迢迢不緩復不急，樓舟中聲聞入夢鄉。遷客展轉臥，抱兒寡婦傍徨立。山鷓鴣，爾本此

鄉鳥，生不辭巢不別羣，何苦聲聲啼到曉。啼到曉，惟能愁北人，南人慣聞如不聞。」（白居易山鷓鴣）

「湘江煙水深，沙岸隔楓林，何處鷓鴣飛，日斜斑竹陰。二女虛垂淚，三閭枉自沈。唯有鷓鴣啼，獨傷行客心。」

「越岡連越井，越鳥更南飛，何處鷓鴣啼，夕煙東嶺歸。嶺外行人少，天涯北客稀。鷓鴣啼別處，相對淚沾衣。」（李涉鷓鴣詞）

「好倚青山與碧溪，刺桐毛竹待雙棲。花時遷客傷離別，莫向相思樹上啼。」（羅鄴放鷓鴣）

「暖棲煙蕪錦翼齊，品流應得近山雞。雨昏青草湖邊過，花落黃陵廟裏啼。遊子乍聞征袖溼，佳人纔唱翠眉低。相呼相喚湘江闊，苦竹叢深春日西。」（鄭谷鷓鴣）

「江天梅雨溼江蘼，此處香煙是此時。苦竹嶺無歸去日，海棠花落舊棲枝。春宵思極蘭燈暗，曉月啼多錦幕垂。惟有佳人憶南國，殷勤爲爾唱愁辭。」（前人候家鷓鴣）

「畫中曾見曲中聞，不是傷情卽斷魂。北客南來心未穩，數聲相對在前邨。」（張詠聞鷓鴣）

「綠樹殘春外，雙飛錦翼齊。長沙有遷客，莫向雨中啼。」（王恭鷓鴣）

鄭谷卽以鷓鴣詩得名，時人稱他爲鄭鷓鴣，與崔鶯鶯張孤雁袁白燕，同爲文學上有名的逸話。

三 行不得也哥哥

鷓鴣的鳴聲我們將牠擬似起來，照上文所說，已有二種，一爲自呼，卽「鷓鴣」；一爲「但南不北」。而南越志云：「鷓鴣其名自呼杜薄州，一亦鷓鴣之音略轉耳。此外還有一個最普通的記錄，則爲「鈎輮格磔」。本草綱目云：「鷓鴣生江南，鳴曰「鈎輮格磔」者是。有鳥相似，不作此鳴者，則非矣。」故李羣玉「九子坂聞鷓鴣」詩云：「落照蒼茫秋草明，鷓鴣啼處遠人行。正穿屈曲崎嶇路，又聽鈎輮格磔聲。會泊桂江深岸雨，亦於梅嶺阻歸程。此時爲爾腸千斷，乞放今宵白髮生。」又韋莊鷓鴣詩云：「南禽無侶似相依，錦翅雙雙傍馬飛。孤竹廟前啼暮雨，汨羅祠畔弔殘暉。秦人只解歌爲曲，越女空能畫作衣。懊惱澤家非有恨，年年長憶鳳城歸。」自注：「懊惱澤家鷓鴣音。」「鈎輮格磔」四字，似僅擬其聲而已，不生什麼意義；「懊惱澤家」韋莊個人所擬用，倒是音義雙關的。後來通擬作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乃與「飛必南羈」同樣寓有哀怨的意思，廣爲文人所稱引：

「山雞之弟竹雞兄，乍入雕籠便不驚。此鳥爲公行不得，報晴報雨總同聲。」（黃庭堅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）

「鷓鴣鷓鴣，不知春色何負汝？每到春來聲更苦。百年不得此身安，尙憶當時在行旅。爾不學大鵬一舉培風，兩翼如雲垂；又不學籬邊斤鷓，翹翅飛躍蓬蒿枝。黃陵廟前幾春草，空遺怨恨傳新詩。江南二月煙花亂，子子孫孫自呼喚。說盡人間行路難，淒風苦雨心腸斷。」（馬臻鷓鴣篇）

「湘江兩岸無茅宇，湘竹陰陰覆江渚。春來未聽一聲鶯，只有鷓鴣啼暮雨。憐渠亦是他鄉客，苦向人

啼行不得。縱教行得也消魂，那個行人不頭白。」（楊基鷓鴣）

「鷓鴣新啼啼且急，草根露重聲如塞。昔聞爾名未相識，今聞爾啼長歎息。試問哥哥行不得，何用一身生兩翼？羅浮遙遙雲似墨，山高水深道多棘。鷓鴣鷓鴣，爲爾淚沾臆。」（戴冠丁丑道中聞鷓鴣）

如此「行不得也哥哥」一詞，大約起源於宋代。本草綱目云：「多對啼，今俗謂其鳴曰行不得也哥哥。」可見在明時猶流行於民間。大概此爲民間的諧音，到宋代乃見於記錄。禽言詩中，此題尤爲廣用，茲引數首如下：

「行不得，喚阿兄，向晚夕，猶悲鳴。坦坦之途萬人履，跛躄不休跬千里，汝行不上可奈何？日暮途遠無蹉跎！」（劉學箕行不得哥哥）

「行不得也哥哥，瘦妻弱子羸特馱，天長地闊多網羅，南音漸少北語多，肉飛不起可奈何？行不得也哥哥。」（鄧光薦行不得也哥哥）

「行不得也哥哥，未曙登程日已蹉，腹飢足趺可奈何，前山雨暗豺虎多。」（任士林禽言）

「行不得也哥哥，千呼萬喚奈爾何，黃陵花落暗春雨，湘江水深生素波。奮衣出門天地窄，仗劍欲往旌旂多。行不得，早歸來，只今誰掃黃金臺。」（桂璨禽言）

「行不得也哥哥，十八灘頭亂石多，東去入閩南去廣，溪流湍駛嶺嵯峨，行不得也哥哥。」（丘潛行不得也哥哥。序金兵追宋隆祐后至漳巖，幾及之，時人有詞曰：「天晚正愁予，春山啼鷓鴣。」蓋言行不得也）

也。

「行不得哥哥，天荆滿，地棘多，含沙鬼域伺人過，奈若何？」（車林鳥言序：「行不得哥哥，君子遭讒懼禍也。」）

「行不得哥哥，行不得哥哥，天下到處皆風波。」（袁汝璧禽言）

四 飼養與應用

鷓鴣廣供食用，本草綱目云：「南人專以炙食充庖，肉白而脆，味勝雞雉。」閩部疏云：「閩人為之語曰：『山食鷓鴣，海食馬鮫。』」蓋禽類的肉，小形種類，每較細膩。而鷓鴣又極肥腴，故味極佳。現在日本已於數年前，向我國採取野鳥，攜歸放養於東京附近，使之繁殖，以供食用。我國的飼養，舊記載有宋代「零陵李宗古居士，唯一妻一女，垂老病足，養鷓鴣鸚鵡以樂餘年。」這是完全為玩賞性質，並不是為實利的。除外，也有飼作鬪鳥的，夢溪筆談這樣的記錄：「嘗有人善調山鷓，使之鬪，莫可與敵。人有得其術者，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，久之，望見其鷓，則欲搏而食之，此以所養移其性也。」

捕取之法，搜采異聞錄云：「鷓鴣性好潔，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，稍散穀於上，禽往來行遊，且步且啄，則以糲竿取之。」而酉陽雜俎則云：「鷓鴣飛逐月數，如正月一飛而止，但伏巢中，不復起矣。十二月十二起，最難捕，南人設網取之。」網取一法，大概是最普通的。



雁

雁白雁朱雁

江南木落草衰，月白風清之夜，寥廓的長空中，隨時可以遇見一列或二三列的雁陣，自北向南地飛行。有時還可以聽見她們嗚嗚的鳴聲。她們是從漠北帶來了秋風，使我們從此感到蕭颯的景象。她們也是一種普通的鳥類，和燕雀、烏鶻等鳥同樣，自古即為我所熟知；你看，古代有着這許多的紀錄；而且在禮節上，作為一種重要的物件：

「雛雛鳴雁，旭日始旦。士如歸妻，迨冰未泮。」（詩經）

「父親醮子而命之，迎男先於女也。子承命以迎主人，延几於廟，而拜迎於門外，壻執雁入，揖讓升堂，再拜奠雁，蓋親受於父母也。」（禮記昏禮）

「飾羔雁者以纘。」注：「畫布為雲氣，以覆羔與雁，為相見之贄也。」（曲禮）

「大天相見以雁，飾之以布，維之以素，如執雉。」（士相見禮）

方言云：「雁自關而東謂之鳴鵝，南楚之外謂之鵝，或謂之鵝鳴。」禽經云：「鵝以水言，自北而南，鵝以

山言，自南而北。」注云：「鴉音雁，隨陽鳥也；冬適南方，集於江干之上，故鴉字從干，鴉亦音雁，春寒盡，雁始北鶩，燕代尙寒，猶集於山陸岸谷之間，故字從斤。」或云一名翁雞，一名鴻鶩，一名鶩，都不知意義何居。

在動物學上，雁屬於雁鼻目 (Anseriformes)，雁鼻亞目 (Anseres)，雁鼻科 (Anatidae)，雁亞科 (Anserinae)，雁屬 (*Anser*) 種名 *A. albifrons* (Scopoli) 大小似鵝，形態也是同樣。體背面暗灰褐色。頭的前方，即上嘴基部的周圍，有廣闊白色部分；這一部分的廣狹，因雌雄、年齡並個體的不同，而互生差異。翼的覆羽灰褐色而有污白緣，體下面，地色白，脇呈灰褐色，胸和腹部有粗大而不規則的黑斑。嘴和腳橙黃，而爪白色。雌鳥形體稍小，前頭的白色部分也狹。幼鳥缺前頭的白色和胸腹部的黑斑。分布區域很廣，亞歐美三洲的大部分，都見其蹤跡。夏季在北方繁殖，冬季避寒於南方。旅程遼遠者，遠及非洲北部。

還有一種，稱爲弱雁 (*A. minutus* Naumann) [*A. erythrophus* (L.)] 形態與雁十分相似，惟體略小，因以爲名。色彩較濃，嘴周圍的白色部分，較前種廣闊，達於頭頂的中央。分布歐亞兩洲北部，冬季遷移到中南二部並埃及等處。其個體數，大較普通的雁爲稀少。

爾雅翼以爲「淮南鴻烈」云：「雁乃兩來，仲秋鴻雁來，季秋候雁來。」候雁比於鴻雁而小，故說詩推雁爲鴻雁，而別以此爲雁也。……今月令及周書，乃不復有鴻雁候雁之別。月令則云：「八月鴻雁來，九月鴻雁來賓。」周書則曰：「白露之日鴻雁來，寒露之日又來。」既是一種，何得前後不齊如此，似不應爾。許叔重注二雁，則以爲仲秋時候之雁，從北漢（當作漢）中來，過周雒，南去至彭蠡；季秋時候之雁，從北漢中來，南之

彭蠡。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；是月來者，蓋其子也，羽翼稚弱，故在後耳。『鴻雁即雁，容在下文再詳論。所謂候雁者，爾雅翼乃指一種白雁。同書云：『今北方有白雁，似鴻而小，色白，秋深乃來，來則霜降，河北謂之霜信。蓋曰霜降五日而鴻雁來，寒露五日而候雁來，候雁之來，在霜降前十日，所以謂之霜信也。』唐杜甫曰：『故國霜前白雁來，』蓋謂此爾。古者執贄雖用鴻雁，然當亦適用此小者。故春秋曹伯陽好田弋，曹鄙人公孫蠶獲白雁獻之。漢武帝太子昏，得白雁於上林以爲贄，卽此物也。』惟據此則候雁——卽白雁——之來，較鴻雁早半月，與前說相反，不知爾雅翼作者，何以在同一書中，竟顯露着這樣的矛盾。原來雁的種類很多，要以來的先後爲標準去分別種類，似太無根據。候雁二字，是否可以當作一個種名，是否卽是白雁，都不能斷然地說。現在就只專論白雁罷。

白鵲，白燕等鳥，古人皆視作祥瑞，白雁本不是普通雁的白化個體，而是另一獨立雁種，我們現在所知的雪雁 (*A. hyperboreus Pallas*) 就是。所有遺下的舊記載，只有一則，且略近於神話。『龍頭山在城二十里，白雁泉水出焉，相傳漢高帝伐楚，過此山，士卒渴甚，見白雁驚起，得清泉其下，衆因以濟。』(《澆州府志》) 還有一個有趣的寓言，顯然是以白雁爲一種普通的平常的鳥類，見於新序，云：『梁君出獵，見白雁羣。梁君下車，彀弓欲射之。道有行者，梁君謂行者止，行者不止，白雁羣駭。梁君怒，欲射行者。其御公孫襲，下車撫矢曰：『君止！』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：『襲不與其君，而顧與他人何也？』公孫襲對曰：『昔齊景公之時，天大旱三年，卜之曰：『必以人祀乃雨。』景公下堂頓首曰：『凡吾所以求雨者，爲吾民也。今必使吾以人祀乃且雨，』

寡人將自當之。一言未卒，而天大雨方千里者，何也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。今主君以白雁之故，而欲射人，襲謂主君言，無異於虎狼。」梁君授其手與上車，歸入廟門，呼萬歲曰：「幸者，今日也！他人獵得皆禽獸，吾獵得善言而歸。」

關於白雁的文藝作品，直到宋代的中葉，才見記載。想是個體稀少，與人平常接觸，普通詩人少能見及的緣故。

「波淨影逾白，霜新鳴更哀。乾坤雙鬢老，風雲一聲來。林迴隱猶見，天長去復回。物情嫌太潔，莫使羽毛摧。」（趙秉文：白雁）

「北風初起易水寒，北風再起吹江干。北風三起白雁來，寒氣直薄朱崖山。乾坤噫氣三百年，一風掃地無留錢。萬里江湖想瀟灑，佇看春水雁來還。」（劉因：白雁行）

「出塞風沙不浣衣，要分秋色占鷗磯。遠書玉宇傳霜信，斜落銀箏映冷暉。楚澤雲昏無片影，湘江月黑見孤飛。當年繫帛還蘇武，漢節仍全皓首歸。」（徐舫：應教題白雁）

「萬里西風吹羽儀，猶傳霜翰向南飛。蘆花映月迷清影，江水涵秋點素輝。錦瑟夜調冰作柱，玉關曉度雪沾衣。天涯兄弟離羣久，皓首江湖猶未歸。」（顧文煜：白雁）

「燕山榆葉望秋稀，雪羽瀟瀟向楚微。夜雨蘆花看不定，夕陽楓樹見初飛。影隨漢騎營邊落，夢遶胡兒笛裏歸。君到石城霜漸冷，暮雲聲斷欲沾衣。」（王恭賦得白雁送人之金陵）

漢書武帝本紀：「太始三年（公曆九四年）二月，行幸東海，獲赤雁，作朱雁之歌。」郊祀志：「宣帝以立世宗廟，告祠孝昭寢，有雁五色集殿前。」冊府元龜：「貞元十一年（七九五年）二月，同州獻五色雁。」這兩種特殊的雁類，不知合於現在的何種鳥類，記載不詳，無從考證了。

二 雁 鳴

秋冬景物所給與我們的感興，總是極爲寂寞：不論露濃霜重，寒氣森森；不論月白風淒，清光冷冷；不論落葉陣陣，山空野曠，令人黯然魂銷；不論衰草離離，一望無垠，促人悵然遠思；凡觸於目者，無不足以動人離思，增人愁感。還有那雁啊，遠飛高空之中，翩翩雲霄之上，偶然發着「二」的嘹唳的鳴聲；經過大氣的激盪，空闊的共鳴；越過雲霞的阻礙，變作又悠遠，又淒厲的音調，傳到我們的耳鼓中。更加或在冷月的深夜，或在朦朧的黃昏，或在迷茫的晨曉，時既清寂，人復多思，聞此哀鳴，能無多感？

「飊金高，露玉冷，黃簾垂，碧幕靜；屬文書之燕閒，與親友以笑詠。闕其何聲，隱若可聞；始縹緲以甚遠，繼嘹唳以漸近。如故人之好音，將客夢以呼醒。乃呂后之來賓，始漢頌之遇順。僕本壯夫，頓有秋思；感機絨之不停，嗟歲月之易逝；彼倉庚兮春蘭，及啼鳩兮夏至，會爲日之幾何，而此物者至矣。乃因人情，載想物意。其來也，豈從龍荒朔幕之墟，將自狼居姑衍之地，過西域之玉門，亦尚記於漢壘；應長安之銅駝，抑曾飲於渭水。麥芾芾兮何如黍離離兮奚似？諒山河之無恙，今風景之不異。爾能爲予而一鳴，予亦將有以告乎爾。」

久之，有聲從天而來，如怨，如訴，如悲，如哀，物若是有情，人胡爲乎忘懷？雖至於無可奈何者已，是得不爲之長太息也哉。於是乃告之曰：伊蜀山之千重，去吳天之萬里，巫峽高入於雲端，岷峨深在於雪際，恐繪弋之過憂，非羽翼之得計。吾聞晚煙蒼梧，夜月青草，洞庭橘柚之鄉，松江蘋蓼之島，厥有稻梁，亦有蘆葦，爾不彼去，胡過於此？又聞暮雨滕閣，西風楚樓，鸚鵡黃鶴之境，鳳凰白鷺之洲，可以迴翔，可以棲止，爾不彼去，胡過於此？爾其有中原之信音，又胡不詣上林而報天子於時，桂影沈夜，桐聲響秋，既感物之可感，又憂人之所憂，其有窮征絕塞，遠戍他州，念百戰之已老，苦數奇之不候，如李廣班超之徒，聞此之聲，安得不髮怒而眉愁？其有纒絳河梁，投老遐陬，思故國之越吟，作他鄉之楚囚，如李陵蘇武之徒，聞此之聲，安得不涕垂而淚流？或有遭時擯斥，與世沈浮，逐汨羅之漁父，盟江上之沙鷗，如屈平賈誼之徒，聞此之聲，安得不含憤而懷羞？或有隨牒千里，寄情一丘，動尊鱸之佳興，賦松菊之西疇，如淵明季鷹之徒，聞此之聲，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？或有瑩雪案前，風雨牀頭，誓擊楫以自厲，痛枕戈之未酬，如劉琨祖逖之徒，聞此之聲，又安得不咎命而時尤？又有閨房蕩子，江湖遠遊，倚日暮之修竹，望天際之歸舟，如瀟湘溢浦之婦，聞此之聲，又鮮不寓心於伉儷，托興於綢繆。或又有月冷金殿，霜淒錦裘，恨敝履之已棄，悲絃扇之不收，如長門卓郡之人，聞此之聲，又鮮不寄言於賦詠，屬意於悲謳。凡若人兮，此心何求？是亦猶聞烏而唾，聞鵲而喜，聞子規而思歸，聞隣雞而思起，非無故而偶然，蓋不能以自已，而況於斯，云胡不然。然則衡陽以北，代地以南，千萬人之心不同，又豈一人之心可擬。是蓋不玩義經之漸陸兮，思出處之大義；詠周雅之集澤兮，味還定之深旨。或訝其

所聞者一，而所思者殊，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。（李會伯聞雁賦）

這一首八百餘字的長賦，是將雁聲所給與我們的感想，曲折細密地統盤寫出了。還有一首長詩聞雁，李士允所作，也是佳作，可以一讀。

一秋思人間正紛紛，秋聲天外忽驚聞。情類斷猿悲落月，響如離鶴怨愁雲。憐渠南北無寧翼，天隅海曲傳消息。別去終期得再逢，歸來頗似會相識。別去歸來道路難，何如凡羽一枝安。金河陣發聲聲急，玉塞書回字字寒。蒼梧白雲秋色遠，洞庭瀟湘木葉晚。風緒遙搏度嶺輕，煙羅不避衝波險。幾度心驚歲序更，幾人腸斷月華清。二毛聽切潘郎感，九辯哀催宋玉成。暮砧亂鳴何太苦，羌笛相和倍淒楚。顧影爰思澤中集，旅音應到衡陽阻。越王臺畔鷓鴣飛，蜀帝魂依杜宇歸。度月萬山揮別泪，隨風千里促寒衣。憶在長安憐場翮，同聞會和同聲客。搖落深增白髮悲，沈吟忍對清秋迫。望鄉今日幸歸來，憂國何年抱始開。青女降霜偏引恨，素娥乘月重銜哀。君不見蘇武使胡持漢節，李陵對泣沾衣血。丹心長望灞陵雲，白羽遙飛上林雪。又不見昭君出塞抱琵琶，託心明月對龍沙。願附遐征還漢闕，空將清泪滴胡笳。別有放臣并怨女，別有懷人兼別侶。音傳頓使夢驚秋，影落能教泪如雨。卻憐中路忽分翔，悲鳴憔悴不成行。寄言霄漢冥冥者，莫向風波覓稻粱。

詠雁的詩歌，短篇作品，更多關於雁鳴的一類。而且那些都是詩人真情直感的寫照，有淒麗的思想，有哀婉的情素，有淡泊的描寫，有潔淨的文字，較上引的長賦和長詩，又另具一種風韻。

「天月廣庭輝，遊雁犯霜飛。連翩辭朔氣，嗟嘆獨南歸。夜長寒復靜，燈光暖欲微。悽悽不可聽，何況觸秋機？」（蕭子範：夜聽雁）

「故園渺何處，歸思方悠哉。淮南秋雨夜，高齋聞雁來。」（韋應物：聞雁）

「故人久不見，乍見雜悲喜。新雁如故人，一聲驚我起，把酒不能觴，送目開行李。層雲行路難，空濛千萬里。塞北多關山，江南渺雲水。風高吹汝瘦，旅伴今餘幾？斜行不少駐，滅沒蒼煙裏。羈遊吾亦倦，客程殊未已。扁舟費年華，短纜繫沙尾。物生各有役，冥心聽行止。江郊匝地熟，場圃平如砥。歸期且勿念，共飽豐年米。」（范成大：九月三日宿胥口始聞雁）

「遠客驚秋雁，高樓復異鄉。聲兼邊月苦，影落楚雲長。此夜頭堪白，他山葉又黃。年年洞庭浪，飄泊更無行。」（嚴羽：聞雁）

「最苦思鄉淚，今宵爲汝多。秋陰連海嶽，歸路識星河。未信銜蘆葉，眞能捍網羅。楚雲一萬里，故渚擬須過。」（王誦：秋夜聞雁）

「客子起常早，月明珠可親。一聲沙嘴雁，匹馬渡頭人。願侶鳴偏切，悲秋興轉眞。蘭闥夢迴處，應憶客邊身。」（蘇澹：鹽河聞雁）

「嘹唳關河遠，徘徊旅思長。一天秋似水，滿地月如霜。念爾心千折，憑傳札十行。不堪遊子淚，人北雁南翔。」（張位：夜聞雁有感）

「一葦秋橫渡，三江雁引羣。北來應幾日，消息可相聞。嘹唳孤雲迴，蕭疏夜色分。當前渾欲訴，木葉落紛紛。」（周鳳翔：舟中聞雁）

「北風夜泊蘆花渚，篷底青燈雁啼雨。水宿雲翻路幾千，更闌月落知何處。風塵瀕洞誰非客，憐汝南飛霜霰隔。哀鳴卻似長繒織，舉翅何能傳尺帛。嶺樹重重是故鄉，故園諸弟日相望。寒宵聽汝應欵枕，兩地相思魂夢長。」（梁有譽：湖口夜泊聞雁）

「秋風秋雨雁紛紛，無那羈愁入夜聞。不似寒砧聲歷亂，如將落葉影紛紜。盤江路險書難寄，雪苑人歸夢易分。老我燕山頻見訊，恨無羽翼可同羣。」（侯恪：聞雁）

「枕斷煙波曉夢餘，雁聲悲切過匡廬。離人久望平安字，何事江東不寄書。」（謝承舉：聞雁）

「萬里翩翩度碧虛，月明送影意何如。也知一向郎邊過，自是多情少寄書。」（楊宛：聞雁）

末了，試引一首詞，以結束此段文字：「秋寒初勁，看雲路雁來，碧天如鏡。湘浦煙深，衡陽沙遠，風外幾行斜陣。回首塞門何處？故國關河重省。漢使老，認上林欲下，徘徊清影。江南煙水暝，聲過小樓，燭暗金貌冷。送目鳴琴，裁詩挑錦，此恨此情無盡。夢想洞庭飛下，散入雲濤千頃。過盡也，奈杜陵人遠，玉關無信。」（康伯可：喜遷鶯，聞雁）

雁是候鳥，如前文所說，這個現象，古人也早已明瞭。而且寒天南來，熱天北去，更是一種極平常的事跡，似乎沒有多大討論的必要。但是鳥類移徙的現象，異常複雜，不妨趁此機會，敘述一下。而舊記載中，關於雁的來去，頗富興趣濃厚的詩歌和別種事實，也可以在這裏轉述一些。

我們曉得雁是在北方生育子女的，所以那些地方，可以說是她們的家鄉。爲寒威之故，傾家南徙，猶如遷客旅人，開始作飄零流浪的生活了。「秋空萬里靜，嘹唳獨南征。風急翻霜冷，雲開見月驚。塞長憐去翼，影滅有餘聲。悵望遙天外，鄉愁滿目生。」（錢起：送征雁）若是秋空萬里，風霜雲月的情調，安得不興起我們無限的幽思愁慮呢。又這樣初次南翔的雁，我們稱她爲新雁或早雁，尤足以感人：

「暮天新雁起汀洲，紅蓼花疎水國秋。想得故園今夜月，幾人相憶在江樓。」（杜荀鶴：題新雁）

「湘浦波春始北歸，玉關搖落又南飛。數聲飄去和秋色，一字橫來背晚暉。紫閣高翻雲幕幕，灞川低渡雨微微。莫從思婦臺畔過，未得征人萬里衣。」（吳融：新雁）

「塞月程程遠，星河字字疎。不眠沙外水，恐溼足間書。倦翮支風去，悲聲落枕初。秋清人易感，政自不關渠。」（武衍：新雁）

「叢桂開還未，遙空有雁聲。一行初著眼，萬里最關情。邊月隨身久，江風振羽輕。會從相見後，秋思動蕪城。」（黃霽：揚州早雁）

這些新雁，經過怎樣一條路飄零到南方，而且到什麼地方爲止呢？請先看古人的答語。山海經云：「雁

門山雁出其間。一荊州圖經云：「沮陽縣西北有雁浮山，是山經所謂景山也。高三十餘里，周迴三百里，修巖遐互，擢幹干霄。雁南翔北歸，偏經其上，土人由茲改山名焉。」一荊州記云：「雁塞北接梁州汝陽郡，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；雲飛風翥，望崖迴翼。唯一處爲下，翔雁達塞，矯翼裁度，故名雁塞，同於雁門也。」此種山名，甚覺有趣，只事實上，與雁的來去，未必真的能生十分關係。衡山是我國南方的高山；衡山以南，氣候也較爲煥燠，古人就以爲雁只飛到衡山爲止。他們說：「衡州有回雁峯，雁至此不過，遇春而回。」（楚志）元與恭詠之云：「官路迢迢野店稀，薄寒催客早添衣。南分五嶺雲天遠，雁到衡陽亦倦飛。」不過這也不是事實；這種意見，不知起源於何時。唐會要云：「大曆二年（西曆七六七年）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嘗管懷集縣陽雁來，乞編入史，從之。先是，五嶺之外，翔雁不到，浩以爲陽爲君德，雁隨陽者，臣歸君之象也。」這要算最早的破舊記錄的文字；至於辭句間所表現的無稽的思想，自然不是現在所要論列的，可以暫且不提。到宋代，寇準有春陵聞雁詩一首，也說雁是南過衡陽的：「危欄秋盡偶來憑，霜落秋山爽氣澄。誰道衡陽無雁過，數聲殘日下春陵。」現在我們確知，冬季雁一直到達臺灣閩廣等處，所謂「雁到衡陽亦倦飛」的話，自然應該更正了。

雁類南來以後，經過霜雪的嚴冬；待春之消息，微微透漏，她們的歸期，又在目前了。這時候她們重復離開雲水縹緲的三湘洞庭，回到塞外漠北去，我們稱她爲歸雁，形之於詩歌，也儘有極好的作品：

「洞庭春水綠，衡陽旅雁歸。差池高復下，欲向龍門飛。」（劉孝綽賦得始歸雁）

「萬里人南去，三春雁北飛。不知何歲月，得與爾同歸。」（韋承慶南中詠雁）

「萬里衡陽雁，今年又北歸。雙雙瞻客上，一一背人飛。雲裏相呼疾，沙邊自宿稀。繫書無浪語，愁寂故山薇。」

「欲雪遠邊地，先花別楚雲。卻過涇渭影，高起洞庭羣。寒北春陰暮，江日色曛。傷弓流落羽，行斷不堪聞。」（杜甫歸雁）

「萬里衡陽雁，春來又北征。誰憐失羣影，故作斷腸聲。朔漠風猶勁，關山月自明。素書吾欲寄，須到雒陽城。」（陸光宙歸雁）

關於雁類來去的途徑，在舊記載中，始終不能講得明白；現在可以引用科學上的材料，來補足這一方面的缺憾。賴吐稅氏在我國沿海各地，研究多年鳥類；他對於我國鳥類移徙的途徑，比較所知最多；他以爲「鵝的旅行路途，常與沿海並行飛去，但不在海邊而稍在內地。」他又以爲「鵝從不渡海而來。」又蘇厄比氏說：「這是的確的，野鵝冬季常在揚子江流域，北至黃河流域及其支流間，及陝西中部，河南，山西，直隸南部的平原上。這宗候鳥，有的方向大概正向北去，渡戈壁沙漠；別的則向東北。揚子江下流的蕪湖縣地方，冬季白面鵝是極多的；陝西，山西，直隸諸省，別種鵝類都有看到，但這種鵝卻沒有。然則這種鳥類取那一條路到西伯利亞生產地去的呢？據我的意見，他是過黃海到高麗或日本，再從那裏從東海濱省海岸及薩哈連島，或千島羣島及堪察加半島而到西伯利亞的。」（周喬峯譯：鳥類的移徙和他的航路。按雁英

名 *Cooze*，故周氏譯作鵝。除外，照現在的知識程度，我們不能更有什麼好說了。

這裏不妨帶便提及幾項與雁的來去略有關係的瑣事：第一酉陽雜俎云：「臨邑縣有雁翅泊，泊旁無樹木。土人至春夏，常於此澤羅雁鳥，取其翅以禦暑。」臨邑縣不知是現代何地，大概總在北方；取翅禦暑，想必是用以製成現在的鵝毛扇一類東西了。第二南康記云：「平固縣有覆箭山，上有湖，周迴十里；有一石雁，浮出湖中。每至秋天，石雁飛鳴如候時也。」潯陽記也說：「廬山頂有三石雁，霜降則飛。」此種神話，大概與古人藉飛鳥以辨節候的習慣，略有關係。蓋原人時代，沒有記時的方法，常視禽鳥的來去，以推歲序的更遞。如抱朴子所說：「金人據鴻雁以正時，」就是關於這一方面極有價值的記錄。第三對於各種飛鳥，如燕與鶴，古人常有爲人遞信攜書的傳說；雁是這樣來去有序的候鳥，似乎很可以產生這類的傳說；然而竟是沒有，卻只有一個假托的故事：「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，使牧羝。昭帝即位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；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。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有陳道，敎使者謂單于言：「天子射上林中得雁，足有繫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」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；單于視左右而驚訝漢使曰：「武等實在此。」於是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，凡隨武還者九人。」

四 銜蘆的傳說

在雁之來去的現象中，古人還有一個奇怪的傳說；他們以爲「雁自河北渡江南，瘦瘠能高飛，不畏縮

繳江南沃饒，每至還河北，體肥不能高飛，恐爲虞人所獲，嘗銜蘆長數寸，以防繒繳焉。」（古今注）這當然決非事實，維園鉛撻亦早已辨之：「推篷寐語：『雁北歸必銜蘆，越關則輸之。』淮南子以爲『雁愛氣力，銜以避繒繳。』俗傳以爲『過海投蘆爲杼，以息氣力。』或云『輸蘆以供稅。』供稅之說誕矣。過海爲杼之說，何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？蘆避繒繳之說，不知來時何以爲避。且使上林射雁，蘆何能避耶？予考雁從風而飛，春多南風故北飛；秋冬朔風故南飛。秋冬過南，食肥體重，故借蘆以助風力耳。塞北風高，則無事此，故投於雁門關。姑識之以俟明者焉。」作者的懷疑精神，極可佩服；只是他總打不破舊觀念，還在圈子裏轉；非但不能將舊說推翻，自己又建立一個不可靠的假定。照現在推想起來，雁類自江南還河北達塞外，適當營巢育雛的時節，所以銜蘆拾草，是事實上所可有的現象；不過決不會用以避繒繳或助風力耳。

爲杼供稅二說，現在還沒有找到別的記錄；日本有雁浴並另一傳說，與此相類，想即係轉化而成。據云：「興州的邊界，每年秋季，海中渡來的雁，均在此處落下一尺許長的樹枝。此種樹枝，是她們用在遼遠的行程中，假如遇到疲倦，就浮於水面，棲其上而休息。到達日本的時候，樹枝已非必要，於是盡行捨去，極多極多的堆積起來；鄉人集爲燃料，以煮浴湯，是爲雁浴。」另一傳說，說是日本渡海的中國人所傳去：「中國北方、山西的北邊，每年鴻雁來時，常常落下口銜的枯木細枝。土人集枝爲薪以出售，每年價值達白銀五萬云。」除銜蘆一說外，雁與蘆葦，還有着密切的關係；正如燕子與楊柳，在詩歌中，在繪畫中，我們常是將她們連合在一起的。誠以雁來江南的時候，景物已經很是蕭條；她們所棲息的曠野湖澤的環境中，我們所最感

興趣的自然物，只有將殘的紅蓼，飄雪的蘆花，互相掩映而已。——其實這並不是花，如絮如雪的蘆花，乃是蘆葦的種實，然而我們已經稱慣了，的是蘆花，就不妨仍以蘆花名之。

「塞南秋水陂塘，蘆葉蕭蕭半黃，直北飛來鴻雁，端疑個是瀟湘。」（賀鑄：《秋水蘆雁》）

「江風飄塵白如練，征翰遠赴蘆花岸。寒霧昏昏漁火明，欲飛不飛行陣亂。相從萬里多崎嶇，呼鳴警察夜有奴。衡陽路遠速歸去，未可容易來江湖。」（葉因：《平沙落雁》）

「拍天煙水接瀟湘，蘆葦秋風葉葉涼。何處漁郎夜吹笛，雁羣驚起不成行。」（王澤：《蘆雁》）

「風起蘆花如醉，歷歷雁行成字。一點一聲寒，霜重曉楓羣碎。知未知未？只在淺深河際。」（王衡：《如夢令·蘆雁》）

「塞門雲，湘浦樹，畢竟故鄉何處？楓葉落，蓼花磯，水深繪繖稀。蓬萊闕，扶桑島，極目茫茫煙草。蘆荻老，稻梁空，月明江上楓。」（劉基：《更漏子·詠雁》）

夠了，再看畫吧。然而詩是可以轉錄的；至於畫，我們不能選擇幾幅作爲插圖以當例證；只好仍用題畫的詩來作替代品：

「孤味雙翎睡古香，蘆花水淺海雲黃。城頭未落三更月，夢入青天萬里長。」（任士林：《四雁圖》）

「江岸蘆花秋簌簌，江頭旅雁羣相逐。啄者自啄宿者宿，昨夜南樓聞北風。天長水闊雲濛濛，何當舟一葉，躍入蘆花叢。」（楊一清：《畫雁》）

中：

「蘆花瑟瑟水茫茫，落月沈沙夜未央。離思不禁天外雁，孤舟燈火客三湘。」（何澄：題畫雁）

五 雁陣和雁字

雁在遷徙時節中的飛行，每合羣而成整齊的行列；這些行列，我們古人稱之爲雁陣，甚多形容於詩歌

「絕塞霜早，陰山葉飛。有翔禽兮北起，常遵渚以南歸。一一彙征，若陣行之甚整；嗷嗷類聚，比部曲以相依。當乎朔野九秋，湘天萬里，風蕭蕭兮吹白草，雁噤噤兮向寒水。單于臺下，繁笳之哀韻催來；句踐城邊，兩槩之幽音驚起。頡頏交相，翩翩迭翔；似魚麗之布列，若鵝鸕之舒張。疎密有緒，高低載颺；天空而殘月鋪影，水闊而微雲間行。應遵丹鳳詔書，咸增躍躍；雖是蒼蒼鷲勇，敢擊堂堂。觀其戾青霄，橫碧落，歷江渚，達沙漠；來若羽林騎士，聞一鼓以爭前；去如翊衛材官，聽縱金而稍卻。豈天陣地陣之能詢，何圓陣方陣之足云？但見乘夕鷲，拂朝雲，羽翼自高，不讓於漢家飛將；煙霞遠沒，疑沈於胡土孤軍。宜乎後伍先偏，聲交影接；當塞上之飄霜，值江阜之墮葉。縱橫勢定，陣圖按牧野之師；綽約體輕，兵法試吳宮之妾。惟有淮之北，漢之南，山如畫，水如藍，離離而霞彩旁襯，一一而波光遠涵；旋成偃月之形，悠颺可愛；忽變常山之勢，首尾相參。乃知接武煙鴻，追蹤霜鶴，既橫空而似陣，自違寒而順煥，北方遠兮南圖，遙雲飛兮水宿。」（田錫：雁陣賦）

一渡江秋影又南征，折葦銜枚夜不驚。冷聚圓沙盤地軸，曉浮寒水落天衡。風馳截破湘煙闊，雲擁斜

衝塞月明。洲渚網羅應有伏，橫空千里不留行。」（謝宗可雁陣）

雁陣的排列法，或單行橫空，宛如寫着一個「一」字；或雙行相交，恰好形成一個「人」字；這些，我們稱之爲雁字，當然也是詩歌的材料：

「草木落兮雁來賓，揚清音兮凌紫氛；迤邐而齊舒勁羽，聯翩而宛類崩雲。幾陣斜飛，認初成於鳥跡，數行高翥，疑上雜於天文。時也秋風高，秋氣淨，雖離而奮翮彌遠，肅肅而排空逾勁。初同灑翰，如絲之密雨輕籠；幾訝書紳，似練之澄江下映。莫不魚貫星聯，踈而復連；極望而迴鸞宛若，仰觀而返鵲依然。常因避繳以橫飛，畫開飛霧；幾爲隨陽而上擊，點破青天。理翰方遙，傳書更遠。銜蘆而倒薤宜並，遵渚而偃波相混；暮穿霞綺，依稀而寶氏迴紋；曉拂雲羅，髣髴而仲尼華袞。徒觀其一一成列，翩翩上騰，自得羽書之妙，固非蟲篆之能。拂巖岫以徊翔，宜刊翠琰；觸網羅之縈絆，可代結繩。寧假染濡，自隨騰翥；精研靡在於形管，凌厲皆伴於玉筋。水宿近葭葭露下，垂露勢全；雲飛經蟠螭橋邊，題橋象著。堪銘鴛序，可志鵬程；比人文而雖異，紀鳥道以惟明。不識不知，皆類效奎而制；自南自北，悉同取史而成。是何羽族之中，斯禽有異；違朔塞而整翮，颺秋天而成字；彼蜚冠之與蟬綉，非吾族類。」（文彥博雁字賦）

「一隻隻銜蘆背曉霜，盡隨鴛鴦立寒塘。曉來漁棹驚飛去，書破遙天字一行。」（王奇詠雁）

「蘆花月底寄秋情，陣影南飛勢不停。一畫寫開湘水碧，半行草破楚天青。雲箋冷印蟲書迹，煙墨濃模鳥篆形。題盡子卿心事苦，斷文無數落寒汀。」（謝宗可雁字）

現在我鄉的兒童，見雁陣橫空時，常拍手呼之：「雁鵝接長來，排個人人字；雁鵝圍飯團，到我衣抖裏。」前兩句的意義很是明瞭；後兩句大概要叫她們排作一個圓陣，飛到地下來。有時雁聽了呼聲，真的會將她們的陣勢，變換一下，這是如何的可以鼓起兒童興趣的啊！此種雁陣，以清晨傍晚或月明之夜，所見最多；蓋不但是雁，各種候鳥的行動，多在夜間。歐洲人自昔以爲秋季雁從月中下來，春季又回月中去，就完全因爲在月光中多見雁的來去，乃有如是誤解。

六 雁 奴

最早有禽經說：「夜棲川澤中，千百爲羣，有一雁不眠，以警衆也。」不知到什麼時候，就演爲雁奴的傳說，說這羽警衆的雁，乃是羣中的孤雁。玉堂閒話，記之已詳；徐芳的雁奴說，描寫更爲精細；其間頗露故事遷變轉化的痕跡。一并錄在這裏，以資比較：

「雁宿於江湖沙渚中，動計百十；大者居中，令雁奴圍而警察。捕者俟陰暗無月時，藏燭器中，持棒者數人，屏氣潛行。將及，則略舉燭，便藏之；雁奴警叫，大者亦警，頃之復定。又復前舉燭，雁奴又警。如是數四，大者怒啄雁奴。秉燭者徐逼之，更舉燭，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。乃高舉其燭，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，所獲甚多。」

「雁之性善睡，宿於野，恐人謀已，則使孤者司警；有所見，高鳴憂憂，若傳呼然，羣雁輒隨之起，謂之雁

奴。有黠者，貯火竹管中，潛行至近處搖之，火星歎出爛然，旋輟而伏。奴見火至，謂有寇，矍然而叫；羣雁鼓翅交應；久之，寂然無所覩，於是怪奴欺已，小啄之，復就宿。少頃，伏者再起，舉火搖動，奴又輒叫，羣雁又輒應，已又寂然，則益怪，啄之加甚。如是數四火，即數四驚，又數四啄。奴見火之無害，而啄不勝苦也，意稍快，不敢復警，羣雁亦不復應。於是張網遍其宿處，謀而攻之，羣雁夢中起，盡在網中，不可復脫……」

照徐芳這樣記載，已經是一篇極好的文學作品。他續又說：「自後捕雁者皆用其術。愚山子曰：設警固將以防患也，今更以其警罪之，固不如無設矣，欲不罹得乎？至駢頸就繫，而後歎奴之忠而聽之不早也，則何及矣！吾非悲睡雁也，悲奴之屢啄而又以俱網也。」誠然，這更是一則頗有意義的寓言，乃給我們以無上的教訓。

這個傳說，現在還是流行在民間：

「沙洲上，蘆叢中，寒星的夜裏，雁兒們是一對對交着頸子睡着。佢們睡了，就絕不願意關心歡娛以外的事。」

「孤雁於是接收着一種非禮的待遇。」

「『孤雁，好好地守着更罷。有惡人來了，便聲張起來罷！』」

「『就是呵。』孤雁伶伶地答了。寒星照在蘆葦上微微發光，猶如沾着了眼淚，風來，便真地嚙嚙啜泣了。孤雁斂着翅子，側着頭小心地向四周偵望。心懷裏覺得悲涼。」

「忽然間，看見蘆葦後火光一閃了。一會，又一閃，又一閃。孤雁底心一緊張，便立刻引吭呼叫了起來。一對對交着頸子睡眠着的雁也都醒來了。看一看，卻絲毫沒出什麼事。大家於是發了怒，怒孤雁平空撒個什麼說，生生地將他們底蜜夢擾醒了。啄！啄！——被啄的孤雁，在被非禮着的瑟縮裏，乃不禁引咎又自悲了。」

「寒寂的星兒照着。一對對的雁兒們，又都交着頸子蜜蜜地入睡了。孤雁靜觀蘆葦欵擺，靜聽蘆葦唼唼；欵着翅子，側着頭小心地向四周偵望。悲涼，悲涼，悲涼……」

「忽然間，又看見一閃的火光。『別再無端打擾了人家呵，』鎮定着，然而，接着又一閃，接着又一閃了。這一次，可總靠得住了吧。孤雁底心於是更惶急，呼叫的也就更為嘹唳了。」

「『夏姑夏姑！幸福者們呀，起來，起來，夏姑！』然而，還是沒出什麼事。」

「『守的是什麼更！』」

孤雁自然又得被啄了。而且啄的更厲害，被認為幸福底搗亂者了。

「孤雁於是着實覺得委曲。」

「獵人拿着香炬在空中閃着，一次又一次。巨大的人影，也矗立在眼前了，孤雁於是急急鼓着翅子，破着喉嚨，只是叫喚。然而一對對交着頸子歡眠的雁兒們，卻真乃懶得來理會這些閒事了。」

「寒星的微光裏，獵人們拿着網籬，越走越近，蘆葦也給挨的啞啞價響了起來。孤雁乃慌的拍地飛起在空中，卻還是急急地在拚命叫喚着，

「『夏夏！幸福者們呀，醒醒罷！醒醒罷！夏夏！』

在這可怕的喧聲裏，一對對歡眠着的雁兒們底睡興，還是濃濃地。

「一對對幸福的雁兒們行將就擒。狡猾的獵人伸出殘酷的手，將一隻隻熟睡着的雁兒放進了網籬，孤雁於是在空中瘋了似地迴繞着，夏夏地慘哭起來了。及至滴下了沈重的眼淚，才將這幸福隊中的一隻兩隻打醒了；說是逃脫了生命，然而，卻已是多半成爲「孤雁」了。「孤雁」從此也就多起來了。」

（朱企霞孤雁，載北新第四十五六期合刊。引錄於此，略有刪易。）

七 孤 雁

現在，我們可以對於孤雁的一般現象，加以敘述了。金元好問，有一首極有名的調寄邁陂塘的雁丘詞。楊果和李冶，都有和作。據元氏的序云：「大和五年乙丑歲，赴試并州，道逢捕雁者，云：『今日獲一雁，殺之矣。其脫網者，悲鳴不能去，竟自投於地而死。』予因買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；累石爲識，號曰雁丘。」他們的三首詞如下：

「問世間，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許。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翅幾回寒暑。歡樂趣，離別苦，就中更有癡兒

女。君應有語，渺萬里層雲，千暮雪，隻影向誰去？橫汾路，寂寞當年蕭鼓，荒煙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？山鬼暗啼風雨。天也妒，未信與、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，爲留待騷人，狂歌痛飲，來訪雁丘處。」

「悵年年，雁飛汾水，秋風依舊蘭渚。網羅驚破雙棲夢，孤影亂翻素波。還碎羽，算古往今來，只有相思苦。朝朝暮暮，想塞北風沙，江南煙月，爭忍自來去。埋恨處，依約并門舊路，一丘寂寞寒雨。世間多少風流事，天也有心相妒。休說與，還卻怕，有情多被無情誤。一杯會舉，待細讀悲歌，滿傾清淚，爲爾酹黃土。」

「雁雙雙，正分汾水，回頭生死殊路。天長地久相思債，何似眼前俱去。摧勁羽，倘萬一幽冥，卻有重逢處。詩翁感遇，把江北江南，風嘹月唳，并付一丘土。仍爲汝，小草幽蘭麗句，聲聲字字酸楚。拍江秋影今何在，宰木秋迷隄樹。霜魂苦，算猶勝，王嬙有冢眞娘墓。憑誰說與，對鳥道長空，龍腹古渡，馬耳淚如雨。」

「悲鳴不能自己，竟自投於地而死。」云云，眞實與否，我們自然不能肯定地說。但「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。隻影向誰去？」那樣的情景，眞所謂生離死別，極人世的悲哀了。考雁的配偶習性，與鴛鴦相同，係一夫一妻制；所以失偶的孤雁，猶如孀婦寡女，淒涼哀怨，單調落寞，易使多感多愁的詩人，激起無限同情，而發舒於文辭之間。尤其雁是秋南春北的定期的候鳥，對於飄零羈旅的人，最易受感與愁，并且假設她或許能爲人傳遞信息。「霜風漸緊寒侵袂，聽孤雁，聲嘹唳；一聲聲送一聲悲，雲淡碧天如水，披衣告語雁兒住，聽我些兒心事。」塔兒南畔，城兒裏，第三個橋兒外，瀕河西岸，小紅樓，門外梧桐雕砌。請教且與低聲飛過，那裏有人人無寐。」（古今詞話無名氏御街行）這樣的癡想，這樣的愁念，當然我們是不能再繩以理智的架鎖。

我們只覺得沈浸於悲涼之中；我們彷彿看見一個飄零萬里的旅人，在秋夜霜風之中，聞着孤雁的哀鳴，感着無限憶家懷鄉的離情，幽怨而難於自己。這種情懷，很普遍地留在人間心上，所以在無數的詩歌中，都表現着這類同樣的思想：

「憐孤雁之偏特兮，情悵焉而內傷。尋淑類之殊異兮，稟上天之休祥。含中和之純氣兮，赴四節而征行。遠嚴冬於南裔兮，避炎夏以朔方。白露淒以飛兮，秋風發乎西南。感節運之復至兮，假魏道而翱翔。接羽翮以南北兮，情逸豫而永康。望范氏之發機兮，播織繳以凌雲。掛微軀之輕翼兮，勿頹落而離羣。旅朋翬而鳴逝兮，徒矯首而莫聞。甘克君之下廚，膏函牛之鼎鑊。蒙生全之顧復，何恩施之隆博。於是縱軀歸命，無慮無求，飢食稻粱，渴飲清流。」（曹植離繳雁賦）

「天霜河白夜星稀，一聲雁嘶何處歸？早知半路應相失，不如從來本獨飛。」（梁簡文帝夜望單飛雁）

「失羣寒雁聲可憐，夜半單飛在月邊；無奈人心復有憶，今隕將渠俱不眠。」（庾信秋夜望單飛雁）

「孤雁不飲啄，飛鳴聲念羣。誰憐一片影，相失萬重雲。望盡似猶見，哀多如更聞。野鷗無意緒，鳴噪自紛紛。」（杜甫孤雁）

「孤雁暮飛急，蕭蕭天地秋。關河正黃葉，消息斷青樓。湘渚煙波遠，驪山風雨愁。此時萬里道，魂夢遶滄洲。」（儲嗣宗孤雁）

「八月悲風九月霜，蓼花紅澹葦條黃。石頭城下波搖影，星子灣西雲間行。驚散漁家吹短笛，失羣征戍鎖殘陽。故鄉聞爾亦惆悵，何況扁舟非故鄉。」（鄭谷雁）

「孤雁來何處？殘聲靜夜飄。江空音淅淅，雲重影蕭蕭。慣向風前急，偏從聽處遙。秦川織錦婦，掩淚憶征遼。」（張備聞雁）

「楚天空晚，悵離羣萬里，恍然驚散，自顧影欲下寒塘，正沙淨草枯，水平天遠，寫不成書，只寄相思一點。歎因循誤了，殘氈擁雪，故人心眼。誰憐旅愁荏苒，謾長門夜悄，錦箏彈怨。想伴侶猶宿蘆花，也會念春前去程應轉。暮雨相呼，怕驀地玉關重見。未羞他，雙燕歸來，畫簾半捲。」（張炎解連環孤雁）

張炎就因這首孤雁詞，馳名爲張孤雁。而在張炎以前，更有一個鮑孤雁，見於續詩話：「鮑當善爲詩，景德二年進士及第，爲河南府法曹。薛尚書映知府，當失其意，初甚怒之。當獻孤雁詩云：『天寒稻粱少，萬里孤難進；不惜充君庖，爲帶邊城信。』薛大嗟賞。自是遊宴無不預焉，不復以椽屬待之。時人謂之鮑孤雁。」鮑氏的詩，確是另闢蹊徑；他的思想和前引數首的幽怨哀涼全不相類，卻有抑鬱率直的氣概，活現在紙上。

如元好問所說的那種情形，好像不十分近於事實；然而同樣的記載，其他還有呢。眞耶？虛耶？何古人關心孤雁之甚也？

「宗室振菴，市得一雁，羽毛摧落而聲甚哀；憫而飼之。踰時，羽毛全矣；忽雲中雁過，與此雁相應而鳴，聲漸急漸哀。知其雌雄也；縱之，比翼和鳴，徘徊良久而後去。越歲，二雁復來，環振菴舍飛鳴，若報主人使相。」

知也。」（長治縣志）

「應山有字雁媒者，宿媒沙中，諸羣雁聞其聲而至，則掩取之，三年矣。一日中，匹雁哀鳴而下，與媒交其項弗釋，併死之。」（續文獻通考）

「萬曆初，北郭有崔伯通者，好鳥畜。一雁踰歲頗馴，乃有一雁解羣而下，交頸哀鳴，如泣如訴，觀者狎至不驚，飲食之不顧，相持兩晝夜，竟俱斃。」（定興縣志）

「有婁生以繪弋爲業。一日，捕得隻雁，閉置籠中。其雌盤空叫，聲甚苦，久之，自投而下，雄自籠伸頸就之，交結死。婁之叢薄間，破罨斷繳，改業終其身。又江南一寺僧，羅得一雁，籠置窗前。秋夜，聞月中有孤雁聲，與籠雁相隨鳴答。俄而撲拉簷下，僧亟啓視，則二雁交頸俱斃籠旁矣。惜此僧從羅刹中來，不若婁能自懺其業也。」（揚州府志）

八 幾則寓言

「齊田氏祖於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獻魚雁者，田氏視之，乃歎曰：『天之於民厚矣！殞五穀，生魚鳥，以爲之用。』衆客和之如響。鮑氏之子年十二，預於次，進曰：『不如君言。天地萬物，與我並生類也。類無貴賤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爲而生之人。取可食者而食之，豈天本爲人生之？』」（列子說符篇）

「莊子行於山中，見大木枝葉盛茂，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。問其故，曰：『無所可用。』莊子曰：『此

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」夫子出於山，舍於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豎子殺雁而烹之。豎子請曰：「其一能鳴，其一不能鳴，請奚殺？」主人曰：「殺不能鳴者。」明日，弟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終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；先生將何處？」莊子曰：「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。」（莊子山木篇）

「天下合從，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：『君有將乎？』曰：『有矣！僕欲將臨武君。』魏加曰：『臣少之時好射，願以射譬之，可乎？』春申君曰：『可。』加曰：『異日者，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，仰見飛鳥，更羸謂魏王曰：『臣願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。』魏王曰：『然則射可至此乎？』更羸曰：『可。』有間，雁從東方來，更羸以虛發而下之。魏王曰：『然則射可至此乎？』更羸曰：『此孽也。』王曰：『先生何以知之？』對曰：『其飛徐而鳴悲；飛徐者，故瘡痛也；鳴悲者，久失羣也；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。聞弦者音烈而高飛，故瘡隕也。』今臨武君嘗爲秦擊，不可爲拒秦之將也。』（戰國策）

「昔人有觀雁翔者，將援弓射之，曰：『獲則烹。』其弟爭曰：『舒雁烹宜，翔雁燔宜。』競鬪而訟於社伯，社伯請剖雁烹燔半焉。已而索雁，則凌空遠矣。今世儒爭同異，何以異是？」（賢弈）

這一段文字，已經寫到一萬多字，也不必再多事引證；可以就此結束了。不論什麼舊記載，要找科學的材料，當然是絕無僅有；而這些足資談助的寓言、逸事、傳說、神話等類，實是多至不可勝計。若有人細心地搜羅採輯，用美麗的近代文字來複述一過，演成幾冊中國寓言、中國神話、中國物語之類的書，給兒童或一般人鑒賞，我想，倒也是一樁有意義的工作呢！



鴛鴦

一 戀愛之鳥

「宋時潮州有富人，江行見二子美貌，曰：『一兄一妹，雙生也；早失怙恃，養於舅氏，舅母不容，丐以度日，年十三矣。』因攜以歸。兄能捕魚，風雪不倦；得魚獻主之外，分爲二子啖焉。妹專繡刺鴛鴦，毫毛俱備，極其工巧。居三年，女長，富人欲犯之，輒辭年幼不可彊，題詩其襦間云：『覓得如花女，朝朝依繡牀，百花渾不愛，只是繡鴛鴦。』兄曰：『依人爲難，不如去之。』女題詩於壁曰：『終日繡鴛鴦，懶把蛾眉掃，且歸水雲鄉，百年可借老。』化雙鴛鴦飛去。」（江湖紀聞）你看鴛鴦是這樣神韻飄然的少年男女的化身，是一對不懌於勢利的高尚純潔的戀愛者的替身，對於她，我們怎能不低回吟詠其綢繆旖旎的戀情呢？

「朝飛綠岸，夕歸丹嶼；願落日而俱吟，追清風而雙舉。時排蒼帶，乍拂菱花；始臨涯而作影，遂蹙水而生花。亦有佳麗自如神，宜羞宜笑復宜嘔；既是金閨新入籠，復是蘭房得意人。見茲禽之棲宿，想君意之相親。」（蕭綱鴛鴦賦）

「兩兩珍禽渺渺溪，翠冷紅掌淨無泥。向陽眠處莎成毯，踏水飛時浪作梯。依倚雕梁輕社燕，抑揚金距笑晨雞。勸君細認漁翁意，莫遣絙羅誤穩棲。」（韓偓：玩水禽）

「蘋洲花嶼接江湖，頭白成雙得自如。春晚有時描一對，日長消盡繡工夫。」（曹組：鴛鴦）

「蘆葉青青水滿塘，文鴛晴臥落花香。不因光管鶯飛起，三十六宮春夢長。」（汪廣洋：鴛鴦）

鴛鴦能被人用這樣豔麗和諧的筆墨來描寫者，實由於她是雌雄相匹的一夫一妻制的鳥類。古人見她們在清波明湖之中，鶉鶉鳴啞，啾啾並游的神情，以為雖誓生死不相離異的熱戀的情侶，亦無以過之。所以在這個習性上，形容過甚的，就說「人獲其一，則一相思而死。」（古今注）而淮安府志，更有一則似乎是實事的記錄：「成化六年十月間，鹽城大蹤湖，漁父弋一雄鴛，剝割置釜中煮之。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，漁父方啓釜，即投沸湯中死。」這假如真的實有其事，那末人間古有殉節的烈女，這可諡之為烈鴛鴦了。

然而這世界，本來是一個悲苦的世界；我們人類，更是一種最愁慘的生物；而戀情的足以厄人，尤為必然的事實。視彼小鳥，乃反多一頭白成雙得自如之一樂；就不免易於引起人不如鳥的感想。於是，死於戀情的人，自來每多目之可以化作鴛鴦，例如搜神記中，有一個故事：「宋康王舍人韓憑，娶妻何氏，美，康王奪之。憑怨，王囚之，論為城旦，俄而憑乃自殺。其妻乃陰腐其衣，王與之登臺，妻遂自投臺；左右攬之，衣不中手而死。遺書於帶曰：『王利其生，妾利其死，願以屍骨賜憑合葬。』王怒弗聽，使里人埋之，冢相望也。王曰：『爾夫婦相愛不已，若能使冢合，則吾弗阻也。』」宿昔之間，便有梓木生於二冢之端，旬日而大盈抱，屈體相就，根交於

下，枝錯於上。又有鴛鴦，雌雄各一，恒棲樹上，晨夕不去，交頸悲鳴，音聲感人。宋人哀之，遂號其木曰相思樹，相思之起於此也。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。一長詩孔雀東南飛的結尾亦云：「兩家求合葬，合葬華山傍；東西植松柏，左右種梧桐，枝枝相覆蓋，葉葉相交通。中有雙飛鳥，自名為鴛鴦；仰頭相向鳴，夜夜達五更；行人駐足聽，寡婦起徬徨。」

在這樣的意義上，鴛鴦就也成爲一種深怨幽哀的動物；雖然看她是鸚鵡嗎，融然陶然；但似乎她的內心，卻有甚多的惆悵呢。試讀幾首滿含此種深意的詩歌：

「南山一樹桂，上有雙鴛鴦；千年長交頸，歡慶不相忘。」（古詩）

「君不見：昔時同心人，化作鴛鴦鳥，和鳴一夕不暫離，交頸千年尙爲少。二月草菲菲，山櫻花未稀，金塘風日好，何處不相依。既逢解佩遊女，更值凌波處妃。精光搖翠蓋，麗色映珠璣。雙影相伴，雙心莫違，淹流碧沙上，蕩漾洗紅衣。春光兮宛轉，嬉游兮未反。宿莫近天泉池，飛莫近長洲苑；爾願歡愛不相忘，須去人間網羅遠。南有瀟湘洲，且爲千里遊，洞庭無苦寒，沅江多碧流。昔爲薄命妾，無日不含愁；今爲水中鳥，頡頏自相求。洛陽女兒在青閣，二月羅衣輕更薄，金泥文彩未足珍，畫作鴛鴦始堪著。亦有少婦破瓜年，春閨無伴獨嫋娟，夜夜學織連枝錦，織作鴛鴦人共憐。悠悠湘水濱，清淺漾初蘋，菖花發豔無人識，江柳逶迤空自春。惟憐獨鶴依琴曲，更念孤鸞隱鏡塵。願作鴛鴦被，長覆有情人。」（李德裕鴛鴦篇）

「雌去雄飛萬里天，雲羅滿眼淚潸然。不須長結風波願，鎖向金籠始兩全。」（李商隱鴛鴦）

「江雲碧靜霧煙開，錦翅雙飛去又迴。一種鳥憐名字好，祇緣人恨別離來。暖依牛渚江莎媚，夕宿龍池禁漏催。相對若教春女見，便應攜向鳳凰臺。」（羅鄴：鴛鴦）

「翠翹紅頸覆金衣，灘上雙雙去又歸。長短死生無兩處，可憐黃鵠愛分飛。」（吳：鴛鴦）

「繡纓霞翼兩鴛鴦，金島銀川是故鄉。只合雙飛便雙死，豈悲相失與相忘。煙花夜泊紅蕖膩，蘭渚春遊碧草芳；何事遽驚雲雨別，秦山楚水兩乖張。」（吳融）

「盤中一箸休嫌瘦，如骨相思定不肥。」（山家清供）

一一 鴛鴦與鸚鵡

現在以 *Aix galericulata* (L.) 爲鴛鴦，其詳細形態是：雄鳥額與頭上金屬綠色，後頭銅赤並金屬綠，這一部分的羽毛，向後延長作冠狀。頭的側面：眼上方白色，下方並喉，頸等部，羽毛細長，作赤褐色。頸以下：背面粉攪綠有光澤；翼的初列撥風羽外羽瓣灰白色；次列撥風羽金屬綠色，而末端白；內側撥風羽外羽瓣金屬青色，內羽瓣栗色，十分發達，成爲扇形，微向上翹，特名爲銀杏羽。胸紫青色，側部有黑白的二橫條，胸以下的腹面白色。脅黃褐，有細微的蟲蠹狀斑。嘴和腳黃赤色，蹼則微微帶黑。雌鳥頭上並頸鼠色，其背面橄欖褐色。眼圈，從眼後方放射出的一紋並喉白色。胸部褐色，有多數白點。腹部白色。舊記載所云：「大如小鴨，其質杏黃色，有文彩。紅頭，翠鬣，黑翅，黑尾，紅掌。頭有白毛，垂之至尾。」（本草綱目）除大小符合外，形態好像

不類；而另一種所謂鸛鷺者，反極近似。爾雅翼云：「今婦人閨房中，飾以鸛鷺，黃赤五彩者，有縷者，皆鸛鷺耳。然鸛鷺亦鴛鷺之類，其色多紫。」李白詩所謂：「七十紫鸛鷺，雙雙戲亭幽。」謂鸛鷺也。「埤雅」云：「溪鷺五色，尾有毛如船拖，小於鴨，沈約郊居賦所謂：「秋鷺寒鷺，修鷺短鷺」是也。」今之鴛鷺，胸爲紫色，與爾雅翼所說「其色多紫」相符。翼有銀杏羽，與埤雅所云「尾有毛如船拖」相當。考之古今圖書集成所繪圖，也顯然鸛鷺卽爲今之鴛鷺。蓋圖中雙翼確有上翹的羽毛一對。惟羽形長方，緣邊作圓鋸齒，且自翼的下側上豎，將撥風羽蔽住；是乃圖畫的錯誤；正如其嘴，畫作普通鳥的圓錐形，而不作鳥類的扁平狀，同樣失於察物不精耳。頭上有後向的冠毛一叢，則是很顯明地表示着鴛鷺的特徵。至於鴛鷺一圖，概形爲一對普通的小鴨，與今之鴛鷺，實大不類。如是，對於鴛鷺和鸛鷺，我們可以有兩個假定：

1 鸛鷺卽鴛鷺，鴛鷺爲古名，鸛鷺爲後起之名。

2 鸛鷺卽今之鴛鷺，舊所謂鴛鷺者，係另有其鳥，但今不易確指。

試先就第一假定論之。詩小雅有「鴛鷺于飛，畢之羅之。」一鴛鷺在梁，戢其左翼。」云云，由是可知鴛鷺之最初記載，乃見於周代。而鸛鷺的名稱，則後千餘年，才見記錄。謝惠連有鸛鷺賦云：「覽水禽之萬類，信莫麗乎鸛鷺。服昭晰之鮮姿，糅玄黃之美色。命儔侶以翺遊，憩川湄而偃息。超神王以自得，不意虞人之在側。羅網幕而雲布，摧羽翮於翩翩。乖沈浮之諧豫，宛羈畜於籠樊。」這大概可算最早的關於鸛鷺的文字。察文意，當時畜養的風習很通行。至於鴛鷺的畜養，大概在漢代已經盛行，如瑯嬛記云：「霍光園中鑿大池，植五

色睡蓮，養鴛鴦三十六對，望之爛若披錦。一鳧類中，除鴛鴦外，實在沒有別的更美麗的鳥類，可供玩賞；所以謝賦所云鸚鵡，或許即是南邊某地方，對於鴛鴦的俗稱，自經記載，遂和鴛鴦之名，一起廣被人所採用。

但蕭綱李德裕皮日休諸氏，都是將鴛鴦和鸚鵡，分別爲詩題詠；若同是一鳥，何以採用兩個名稱呢？蕭綱的鴛鴦賦並李德裕的鴛鴦詩，已見於前；其餘四詩，引錄於此：

「飛從何處來，似出上林隈。口銜長生葉，翅染昆明苔。」（蕭綱詠鸚鵡）

「清江雙鸚鵡，前年海上雛。今來戀洲嶼，思若在江湖。欲起搖荷蓋，閑飛灑水珠。不能常泛泛，惟作逐波鳧。」（李德裕鸚鵡）

「雙絲絹上爲新樣，連理枝頭是故園。翠浪萬迴同過影，玉沙千處共棲痕。若非足恨佳人魄，即是多情年少魂。應念孤飛爲別宿，蘆花蕭颯雨昏昏。」

「細鏡雕鏤費深功，舞妓衣邊繡莫窮。無日不來湘渚上，有時還在鏡湖中。煙濃共拂芭蕉雨，浪細雙浮齒著風。應笑豪家鸚鵡伴，年年徒被鎖金籠。」（皮日休鴛鴦）

「鏤羽雕毛迴出羣，溫磨飄出麝臍熏。夜來曾吐紅茵畔，猶似溪邊睡不聞。」（皮日休和魯望玩金鸚鵡戲贈詩）

細繹這幾首詩意，我們一些也找不到鴛鴦即鸚鵡的證據。再如陸龜蒙玩金鸚鵡戲贈龔美詩云：「曾向溪邊泊暮雲，至今猶憶浪花羣。不知鏤羽凝香霧，堪與鴛鴦覺後聞。」李中鸚鵡詩云：「流品是鴛鴦，翻飛雲水

鄉風高離極浦，煙冥下方塘。比鷺行藏別，穿荷羽翼香。雙雙浴輕浪，誰見在瀟湘。盧弼鴛鴦詩云：「雙浮雙浴，傍苔磯，蓼浦蘭皋繡帳帷。長羨鴛鴦能潔白，不隨鵝鵝鬪毛衣。霞侵綠渚香衾煖，樓倚青雲殿瓦飛。應笑隨陽沙漠雁，洞庭煙暖又思歸。」是則確認鵝鵝與鴛鴦爲二種不同的鳥類。又如開元天寶遺事，亦將二名並舉，當然也是認爲異種鳥類，其文云：「五月五日，明皇避暑遊與慶池，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。宮嬪羣攔欄倚檻，爭看雌雄二鵝，遊於水中。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，謂宮嬪曰：「爾等愛水中鵝，爭如我被底鴛鴦。」」

如是關於這個命名的問題，我們現在實是已經不能確定地加以整理。舊記載的歧出，紊亂矛盾，並模糊，實由於第一：當時詩經之所謂鴛鴦，究屬是指何種鳥類，我們不能起古人於地下而問之，完全不能確知；所有各家的注釋，也不過以意會得之，並非全然可靠。第二：謝惠連之所謂鵝鵝，他當時還是明知即是鴛鴦而採用新名，還是不知即是鴛鴦而採用此名，還是確知鴛鴦與鵝鵝實爲異種鳥類，我們現在都已無從考證。第三：數千年來，對於名實的關係，背離紛歧，各物皆然；詩人雖然描寫歌詠，但實物之目擊否，文字之真實否，均屬難於斷言。第四：形態的舊記載，概屬極爲簡略；間有一二點可以符合於實物外，餘均爲無足重輕的筆墨，據之亦不足以核對今之實物。大概降及近世，照一般通俗的見解，鵝鵝一名已被遺忘，所謂鴛鴦，則就是 *Aix galericulata* (L.) 一鳥了。馬賁有鵝鵝圖，黨懷英爲之題詞：「雙眠雙浴水平谿，共看秋光臥兩堤。誰信瀟湘有孤雁，冷沙寒葦不成棲。」諸如此類的古畫，我們若有相當的收集，對於這個問題，或許再可作一種新的研究。

現在只好丟開這個難解的問題，再來討論一下鴛鴦和鸚鵡命名的起源及其異名。鴛鴦命名，據說有兩種意義：「終日並遊，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。或曰：雄鳴曰鴛，雌鳴曰鴦。」（本草綱目）古今注又給他一個別名匹鳥，因為他常雌雄相匹的緣故。涅槃經謂之婆羅伽隣提，則是梵名的譯音。

鸚鵡亦作溪鶯，亦單作鶯，亦名紫鶯鴛，均見前文。遯齋閒覽云：「鸚鵡能勅水，故水宿而物莫能害。」淮賦云：「溪鶯尋邪而逐害，一命名之意在此。或更以為一其游於溪也，左雄右雌，羣伍不亂，似有式度者，故說文又作溪鴛。」（本草綱目）照這樣，鸚鵡的習性和鴛鴦十分相像，所以關於鸚鵡的詩歌，也多表現戀情：

「雙鸚鵡，錦毛斑斕長比翼，戲繞蓮聚迴錦臆，照灼花叢兩相得。漁歌驚起飛南北，繚繞追隨不迷惑。雲間上下同棲息，不作鶯禽遠相憶。東家少婦機中語，翦斷迴文泣機杼，徒嗟孔雀銜羽毛，一去東南別離苦，五里徘徊竟何補？」（李紳憶西湖雙鸚鵡）

「錦羽相呼暮沙曲，波上雙聲憂哀玉。霞明川靜極望中，一時飛滅青山綠。」（李羣玉鸚鵡）

「翠羽紅襟鏤彩雲，雙飛常笑白鷗羣。誰憐化作雕金質，從倩沈檀十里聞。」（張賁玩金鸚鵡和陸魯望）

「於越城邊楓葉高，楚人書裏寄離騷。寒江鸚鵡思儔侶，歲歲臨流刷羽毛。」（包佶答顧况）

在唐代，大概鸚鵡的飼養，特別盛行，所以陸龜蒙有玩金鸚鵡戲贈龔美詩，而皮日休張賁均和之。杜甫有一首鸚鵡詩，也是對於飼養個體而吟詠的，詩云：「故使籠寬織，須知動損毛。看雲莫悵望，失水任呼號。六

翮曾經翦，孤飛卒未高。且無鷹隼慮，留滯莫辭勞。一而玄宗，即唐明皇，尤其爲了楊貴妃的緣故，對於各種水鳥，十分蒐羅。只要看唐書倪若水傳，若水以「賤人貴鳥」爲諫，其時捕畜的熾盛，可以想見。一玄宗遣中人捕鴝鵒瀾瀾南方，若水上言，農方田，婦方蠶，以此時捕奇禽怪羽，爲園籙之玩，自江嶺而南，達京師，舟水陸齎，所飼魚蟲稻粱，道路之言，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？又唐書地理志有一河南道蔡州汝南郡土貢雙距溪鶩的記載。可見當時對於此鳥十分注重，所以能觀察到如是瑣細的地方。鶩類本不生距，後趾極小，不着於地。此處所謂雙距，大概是偶然的生理上的畸形，生了兩個後趾，和六指的人，多生一指同樣。因其稍在上，所以目爲距了。

前文敘述鴛鴦的形態，還有一些未盡之處：即雄鳥夏季的羽毛，類似雌鳥；胸部斑點，不爲白色，而爲赤褐。古人不常經見自然物，不能瞭解變色的現象，遂目爲祥異，特加記錄，例如宋史五行志云：「慶元三年春，池州銅陵縣，鴛鴦雄化爲雌。」

鴛鴦的分布區域，爲西伯利亞、日本朝鮮以及我國。本草綱目謂：「南方湖溪中有之，」實則北方也有產出。春季在山地營巢育雛。舊說「棲於土穴中，」不知確否？

鴛鴦亦有目之爲神異祥瑞之鳥者，如拾遺記云：「蓬萊山有鳥名鴛鴦，形似雁，徘徊雲間，棲息高岫，足不踐地，生於石穴中。萬歲一交則生雛，千歲銜毛學飛。以千萬爲羣，推其毛長者，高竊萬里。聖君之世，來入國郊。」

既然講到鴛鴦被目爲神鳥，還有一個故事，見於玉壺記中，與說王謝到志衣國，同樣意趣，也就順便錄下罷。「元和初，有元引柳實者，俱從父爲官，竄於夔州，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。至廣州，艤舟於合浦岸，飄風歛起，漂舟入於大海，抵孤島而止。二公謂南溟夫人，夫人曰：「子有道，歸乃不難。」命侍女曰：「可送客去。」二子感謝拜別，夫人贈以玉壺一枚，題詩曰：「來從一葉舟中來，去向百花橋上去；若到人間扣玉壺，鴛鴦自解分明語。」二子因詰使者：「夫人詩云：『若到人間扣玉壺，鴛鴦自解分明語。』何也？」曰：「子歸有事，但扣玉壺，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。」二子回岸，問道將歸衡山，中途因餒而扣壺，遂有鴛鴦語曰：「當欲飲食，前行自遇耳。」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，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。」

三 雜談

鴛鴦既爲止則相偶，飛則相雙的戀愛者，我們富於藝術思想的古人，就在這個意義上，非常珍視他。如白孔六帖云：「古人圖鴛鴦於繡衣上，以其貞且義也。」古詩云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，文彩雙鴛鴦；裁爲合歡被。」現在仍多用鴛鴦的圖形，繡在枕衾衣鞋等上。古名刺繡的器具爲鴛鴦機；如錢起詩云：「誰家少婦事鴛鴦。」李商隱詩云：「幾家綠錦字，含淚坐鴛鴦。」大概就因刺繡的圖案，多有鴛鴦，乃以爲名吧。

此外以鴛鴦爲名的物件，還有許多；漢代有所謂鴛鴦被者，（見西京雜記）已不知若何形式。五代有鴛衾，據輟耕錄云：「孟蜀主一錦被，其闊猶今之三尺帛，而一梭織成，被頭作二穴，若雲板樣，蓋以扣於項下，

如盤領狀，兩側餘錦，則擁覆於肩。瓦亦名鴛鴦瓦，大概是起源於一個無稽的故事。文帝問宣曰：「吾夢殿屋兩瓦墮地，化爲雙鴛鴦，何也？」宣對曰：「後宮當有暴死者。」帝曰：「吾詐卿耳。」宣對曰：「夫夢者意耳，苟形言，便占吉凶。」言未卒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。（魏志周宣傳）

植物中有一種鴛鴦草，「春晚葉生，其稚蘗在葉中，兩兩相向，如飛鳥對翔。」（蜀中方物記）究屬何種植物，一時只好存疑。忍冬因其「花黃白相半，故有鴛鴦〔藤〕之名。」（本草綱目）同樣，「菊花常相偶」者，名鴛鴦菊。（見劉蒙菊譜）雞冠花「一朶而紫黃各半」者，「名鴛鴦雞冠。」（見植物學大辭典）其他更有鴛鴦桃，鴛鴦梅等，不再枚舉。

關於鴛鴦的意義，友人徐鼎臣兄曾指示兩層意思，頗足採錄，他說：

「1 鴛鴦之音，近似陰陽；蓋鴛與陰，鴦與陽，均爲雙聲字。紫黃各半的雞冠花，名之爲鴛鴦雞冠，也可以說是陰陽雞冠的訛轉。

「2 鴛鴦鳥雌雄不同色，我鄉俗語，即以鴛鴦名事物之成雙而形式或色彩不相同者。例如若有二人，他的面孔，左右微現大小，就名爲鴛鴦面孔。或是一人，右足穿着一隻緞鞋，而左足穿着布鞋；或者左足爲白襪，右足爲黑襪，就可以說他著了鴛鴦鞋子或鴛鴦襪。這個稱呼，不知別處也有沒有？」

末了，再引一個文學上的故事來作結罷。唐時崔珣以賦鴛鴦得名，時人就以鴛鴦名之和袁白燕張孤雁鄭鷓鴣，同樣著名。

「翠鬢紅毛舞落暉，水禽情似此禽稀。暫分煙島猶回首，祇過寒塘亦並飛。映霧乍迷金殿瓦，逐梭齊上玉人機。採蓮無限蘭橈女，笑指中流羨爾歸。」

「寂寂春塘煙晚時，兩心和影共依依。溪頭日暖眠沙穩，渡口風寒浴浪稀。翡翠莫誇饒彩飾，鸚鵡須羨好毛衣。蘭深芷密無人見，相逐相呼何處歸？」

「舞鶴翔鸞俱別離，可憐生死兩相隨。紅絲毳落眠沙處，白雪花成蹴浪時。琴上祇聞交頸語，聽前空展共飛詩。何如相見長相對，肯羨人間多所思。」

附錄 參考書目

- [一] La Touche: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. London, 1925—7.
[二] La Touche: The Birds of the Province of Fohkien
[三] Gist Gee and Lacy I. Moffett: A key to the Birds of the Lower Yangtse Valley. Shanghai, 1927.
[四] Gist Gee, Lacy I. Moffett and G. D. Wilder: A Tentative List of Chinese Birds. Peking, 1927.
[五] Sowerby: 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. 1923.
[六] W. L. Dawson: The Birds of California.
[七] Nettie Blanchan: The Nature Library: Birds. 1926.
[八] O. T. Miller: The First and Second Book of Birds. Boston.
[九]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. Shanghai.
[一〇] Birds and Nature. Chicago.
[一一] Bird Lore. New York.
[一二] 内田清之助: 日本鳥類圖說
[一三] 内田清之助: 鳥類學講話
[一四] 内田清之助: 四季鳥類



- [一五]
- [一六]
- [一七]
- [一八]
- [一九]
- [二〇]
- [二一]
- [二二]
- [二三]
- [二四]
- [二五]
- [二六]
- [二七]
- [二八]
- [二九]
- [三〇]

川口孫治郎：杜鵑研究
 間島謙一：鷓鴣與鶉
 鷹司信輔：飼鳥
 金井紫雲：花與鳥
 科學知識
 古今圖書集成
 淵鑑類函（清以前記載鳥類的舊文獻，上列二書，大部分都有輯入。）
 郝懿行：爾雅義疏
 郝懿行：燕子春秋
 陳均：畫眉筆談
 林蘭編：鳥的故事（北新書局）
 賈祖璋：鳥類研究（商務印書館）
 賈祖璋：普通鳥類（商務印書館）
 賈祖璋：鳥類概論（商務印書館）
 杜亞泉等：動物學大辭典（商務印書館）
 周建人編：自然界（商務印書館）